

馬克斯學說批判

惟平

吳惟平著

馬克斯學說批判

東方學會籌備會出版

# 馬克思學說批判目錄

## 第一章

### 緒論

一——三八

### 一 作者立場

### 二 馬克思學說的要點

### 三 馬克思學說的缺點

### 四 馬克思學說的地位

## 第二章

### 唯物史觀

三九——七二

### 一 唯物史觀的內容

### 二 人類與社會

### 三 社會的推動力

四 社會的革命期

第三章

剩餘價值

七三一—一六六

一 剩餘價值的內容

二 剩餘價值的背理

三 不等價物交換

第四章

階級鬥爭

一一七—一六二

一 階級鬥爭的意義

二 資家與工人

三 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

第五章

世界革命

一六三—一三四

一 馬克思的世界革命說的錯誤

二 西方帝國主義之侵畧

三 東方革命勢力的勃興

四 農工羣衆之分工合作

## 第六章

被壓迫階級的要求

……………二二三

一 關於廢止私有財產的批評

二 建設社會的三大原則

三 保障個人之四大均等

## 跋

……………二六九——二七二

# 馬克斯學說批判

## 第一章 緒論

### 一 作者立場

1 問：甚麼是立場？

答：立場就是思想，言語和舉動的一種中心。凡是一個健康的人，他的一切思想，言語和舉動，無形中總有一個體系，並不是雜亂無章的，換句話講，都是從一個中心放射出來，並不是偶然的。不過在這亂糟糟無秩序不統一的社會裡面，因為充滿了各種各樣互不相同的環境，致使那種中心不能統一，結果，各人都有各人不同的立場，例如擁護資本主義而從事于資本活動的人，就有他的資本主義的立場，信仰革命而從事于革命運動的人，

又有他的革命的立場，不過各人的立場，有時自覺有時不自覺，有時顯明有時不顯明而已。

2 問：爾是有爾的立場的嗎？

答：自然有。馬克斯也有他的立場，要批評他的學說，如果自己沒有一個堅固的立場，那是不會得到什麼的。過去一切加于馬克斯學說的抨擊，依我看來，統統沒有損掉馬克斯學說的毫毛，推其原因，皆係抨擊者自己的立場站不穩固。所以我不但有立場，而且有個極其堅固的立場。

3 問：那末，爾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

答：這是要分出幾個方面來說的：第一，我認爲全部歷史，都不過是物質，物力和生命的繼續不斷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這物質，物力和生命又是一種「物」的三種「形態」，換句話說，全部歷史除了一些綜錯複雜的物的關係以外，便沒有其他任何別的東西，所以就我對於事物的認識講，我便站在唯物的立場上；第二，社會的進程，同其他事物發展的過程一樣，有時漸進，有時突進，社會進到突進的階段，便成爲革命的階段，現在社會恰恰走在這種革命的階段上，所以就我對於社會的認識講，我便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第

三，現在的革命與從前的革命不同，從前的革命是限于國家的，現在的革命是超越國家的，是一切國家或整個世界協同一致的革命，所以就我對於革命的認識講，我便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上。把這種種方面合成一句話，就是：我站在「革命的科學化」或「科學化的革命」的立場上。

4 問：你這立場與資本主義的立場有何區別？

答：這是很明白的事情，資本主義是被革命的，我是革命的，彼此的立場正相反對。自然，馬克斯學說也同資本主義處在正相反對的地位，在我批評馬克斯學說的時候，難免有些短視的資本主義者會立在旁邊拍手叫痛快，不過這是一時的，用不到我們去顧慮牠。

5 問：你這立場與改良主義的立場有何區別？

答：改良主義是不革命的，並且在牠那種庇護資本主義來壓迫革命的意義上講，還是被革命的，和我的立場自然不同。不過馬克斯學說也是改良主義的反對物，難免有些奸滑的改良主義者會一時的把我的話斷章取義拿去充作反革命的利器，這也只好聽他去吧。



6 問：你這立場與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有何區別？

答：這也是很明白的事情，無政府主義是唯心的，而且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我是唯物的，而且是反個人主義的，彼此的立場當然不同。依我看來，無政府主義還趕不上馬克斯主義，牠雖然也同資本主義反對，但只不過是反資本主義戰線上的一些最落後的散兵而已。

7 問：你這立場與國家主義的立場有何區別？

答：國家主義一方面既與改良主義同樣的擁護資本主義，同時又是不合時代精神的一種變態的或畸形的東西。牠沒有整個的思想體系，不過是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一度大紛擾之後，與那國家的地位驟然改變相伴而生的一種極其簡單的愛國觀念或極其簡單的反應作用而已。這種觀念或作用，嚴格的說，不成其為主義，所以和我的立場也是不同的。

8 問：那末，你這立場與馬克斯的立場又有什麼區別？

答：我的立場和馬克斯的立場不同之處，不在於彼此的出發點上，而在于彼此的歸着點上。出發點相同而歸着點各異，這件事一點用不到驚奇，比方甲乙丙三人同是從天津

趁津浦車出發，甲至濟南便轉向膠濟路，乙至徐州又轉向隴海路，只有丙直至浦口，這樣的事情是極其平常的。馬克斯和我都是唯物物的，可是他的唯物和我的唯物却有不同；馬克斯和我都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可是對於革命的認識，彼此又有差異；馬克斯和我都看出有世界革命那一回事，可是對於世界革命的認識，彼此也不相同。總而言之，馬克斯和我都是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社會，批評社會，所不同的，馬克斯的科學已經受了時代的淘汰，已經變成科學的反對物了。我的科學是比較進步的，有了這進步的科學，自然要請他那種近似科學而非科學的東西讓位。實在說來，也只有這樣，方才可以指摘他的錯誤，方才能夠從根本上推翻了他。

## 一一 馬克斯學說的要點

9 問：甚麼是馬克斯學說？

答：馬克斯學說就是替無產階級如何謀解放的一種學說，明白此講，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一種革命的學說。

10問：甚麼是無產階級？

答：馬克斯所說的無產階級，就是社會中那些自己沒有生產工具，專靠出賣自己的勞力以謀生活，並且還是賣給資本家而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從事於生產的勞動者，簡單些說，就是近世的產業工人。產業工人以外的一切勞動者，例如奴隸，農奴，佃農，自耕農，小手工業者，以及各種苦力，幫工，學徒，教書匠，醫師，藝員等等，都不是無產階級。所以馬克斯主義，可以說牠就是一種工人革命的主義。這一點我們是要牢牢記住的。

11問：甚麼是資產階級？

答：馬克斯所說的資產階級，就是近代的那些從事於資本的活動，佔有大規模生產的生產工具例如機器工廠之類的所有權的資本家。所以他所說的資產階級，只是限于一，金融資本家，例如銀行的行主；二，工業資本家，例如工廠的廠主；三，商業資本家，例如百貨商店的大股東；四，新興地主，例如工廠所在地的地皮所有者；五，握有大宗貨幣投資于各種資本生產的貨幣資本家。此外一切坐食現成的人，例如封建地主，封建商人，

封建貴族，以及掘地藏金的守財奴或吃高利的高利貸者，等等，都不是近代的和無產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

12問：馬克斯何以見得有這種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

答：這是從他的唯物史觀上演繹出來的。他以爲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例如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東和學徒，總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古至今，沒有不站在相反的地位，繼續着有時隱秘有時公開的鬥爭。由中世紀的農奴裏面，適應于生產力的推進，漸漸的發生了一種都市的市民，這是資產階級最初的種子。這種市民最初是用行會的組織把持工業的生產，後來因爲市場漸次擴大，這種組織已不能應付新市場的需要，乃有工場手工業的發生。工場手工業一發達，行會的行東就被工場的製造家擠倒了。可是市場的擴大仍然繼續不已，不久工場手工業也不復能應付新的需要了，于是又有蒸汽及大機器出來演了一場產業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又取了工場手工業的地位，握有這種產業所有權的資本金家便將封建時代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的推倒了。資產階級不但在經濟方面擠倒了封建時代的支配階級，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把專制

的君主推翻，將政權拿到自己或自己的囑托人手上，以保障他們的貿易自由，財產自由。於是乎資產階級便成了支配的階級，支配了社會的一切。可是，資產階級一方面勢如破竹的繼續推倒了一切封建勢力，同時却又有如術士召喚魔鬼似的，召了一些力大難制的魔鬼在他身邊，來摧毀他自己。這魔鬼便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原先本是窮人，不過常常都有一點小小的生產工具，例如手織機和小塊的土地之類，後來因為種種機器的發明，一切手工業的技術和腕力皆漸次歸于無用，從而崩毀下來，成了一些赤條條毫無所有，不能不在有害的條件下出賣其勞力于資本家以求生存的無產階級。自從機器生產發達以後，不但這樣的窮人變為無產階級，而且因為一切小規模的生產皆為大資本的生產所擠倒，一切小資產階級，例為小商人，工匠和農夫等等，也都漸次淪為無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的數量，適應于資本生產的發達而激增起來，成了一個很大的階級。社會有了這麼兩個階級，便漸次吞併了其他一切的階級，把階級弄成簡單化，換句話講，由許多對立的階級變成只有兩個對立的階級了。這兩個階級，資產階級是壓迫者，無產階級是被壓迫者，因而社會中便紮成兩個對壘的營寨，互相鬥爭起來，資產階級既盡情的去壓迫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也不

客氣的要革資產階級的命了。

13 問：馬克斯何以見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這樣對立的？

答：這是從他的經濟理法中演繹出來的。他以為資本家所得的全部的利潤，完全是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簡單的說，就是：無產階級的勞動力的價值，恰恰和其他商品的價值等于作成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一樣，而等于作成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即等于作成無產階級維持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可是無產階級的勞動，除了作成他們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以外，還有剩餘，這剩餘的勞動所作出的便是剩餘價值；並且，生產力越進步，作成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便越少，即剩餘勞動越多，因而剩餘價值便越發加多。這種剩餘價值一點一滴都移歸資產階級所有，無產階級則絲毫沒份。這樣，很顯明的，資產階級是以榨取無產階級的利益為生，而無產階級是被資產階級所榨取的一個階級，因而勞資兩方面的利益正相衝突，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就不能不處在互相對立的位置了。

14 問：馬克斯以為勞資間這種利益的衝突，有沒有方法可以調和？

答：沒有方法可以調和。因為資產階級不但是榨取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以為生，並且還要繼續不斷的加重這種榨取，方才能够維持他的存在。其原因就是各資本家在那瓜分剩餘價值的時侯，所用的方式是自由貿易或自由競爭，在那自由競爭場中，決定彼此勝負的，完全在於資本的大小，資本越大則勝利亦越大，反之，資本越小便越受威脅而不能存在，所以資產階級不能不以繼續增大資本為他生存的條件，要繼續增大資本，其法無他，即繼續增大剩餘價值，換句話說，即繼續不斷的去加重對於無產階級的榨取。資產階級既不能不這樣加重其榨取，同時，無產階級因受資產階級的榨取而生活漸漸降低，降到水準以下，便不能維持其生存，所以也不能不起來為他的生命掙扎，去抵抗資產階級那種有加無已的榨取。這樣一來，兩方面的利益就不但無法可以調和，並且為了各自的存續起見，還不能不進一步，去拚個你死我活了。

15 問：馬克思以為勞資間這種火併的結果，是兩方並倒，還是有一方可以得到勝利的？

答：資產階級必然坍塌，勝利必然屬於無產階級。這也是從他的唯物史觀和經濟理法中演繹出來的。他以為由怎樣的一個社會轉變到怎樣的一個社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的，不是人力所能够挽回的。一個社會的發展，就是包含在她裏面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某種物質生產力發展到當初與那生產力相伴而生的社會關係發生矛盾之時，舊社會就必然轉變成爲一種新的社會。所以對於時代的認識，必需從那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去說明。當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在封建社會裏面漸次發達起來的時候，那種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便漸次不能與那正在發展的生產力相適合，變成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結果，封建制度就被資產階級一手推翻，從而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便代替了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現在社會的生產力又發展到與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了，因爲資本社會基礎的生產關係是自由競爭，這自由競爭，從前是資產階級所賴以發展其生產力的，現在却又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試以經濟恐慌爲例：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發生週期的經濟恐慌，在那恐慌發生之時，最顯明的事實就是一種生產的過剩，這生產過剩的意義是什麼？就是宣佈生產力太過發達，要救濟這種恐慌，只好一面用強力毀壞生產力的大部分，一面開闢新市場，並盡量掠奪舊市場，這便很明白的證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現在這種矛盾已經長大到使資本社會無論如何也包容不住，所以資產階級不能不像他從前顛覆封建社會的支



配階級一樣，而被無產階級所顛覆了。並且無產階級已經有了充分的實力，足夠推倒資產階級，足夠接收資產階級的地位，簡單些說，各種物質條件業已齊備，革命就要成功了。

16 問：這種革命的成功，是限于某個國家之內，還是全世界一致的呢？

答：馬克斯以為乃是全世界一致的。因為資產階級利用了進步的生產方法，造出價廉物美的商品輸進世界各國，摧毀了一切幼稚的生產，世界各國為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不能不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換句話講，資產階級按照他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致使一切國家內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或速或慢的成了社會上最重要的兩個階級，因而世界各國都有同樣的革命，不過各國適應于各自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稍有先後緩速的差別而已。所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必然普遍及于全世界，就是世界革命。這世界革命是從一國一國入手的，不過因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利益相同之故，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需彼此互相呼應；同時，那些生產比較落後的，還正走在末期的封建社會的階段上的國家，無產階級也要加入革命的活動，先使資產階級急速的奪得政權，然後再急速的將資產階級推倒。

17 問：既然是這麼一種革命，那末除了無產階級或產業工人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的被

壓迫階級，例如村落農民一項，就佔了全人口中絕對的多數，馬克斯對於這些廣大的被壓迫者究竟是怎樣看待的？

答：只有工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其他勞動階級，不論是農民抑是工匠，都是保守的，不革命的，而且簡直還是反動的。何以故？因為這些人雖然也要反抗資產階級，但其目的僅是在於保持他們自己的中等地位，並且常常企圖把歷史的機輪向後退轉。即以農民為例：農民生活比較安定，其富有保守性那是不消說了，就是有時起來鬪爭，他的目的也無非是取得土地，要把自己變成有產者而參加自由競爭的場合罷了。工人却不然，他自己一點財產都沒有，無所用其保守，並且他的目的，並不是想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只是推翻從前的一切分配方法，並廢止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因為只有如此，他們才可以得到解放，才可以陞為社會生產力的主人翁。現在社會的進程，恰恰走到私有財產的生產關係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階段，必然要轉變為一個共產的新社會，所以只有那樣要求廢止私有財產的工人，方才算得是真正的革命階級。

18問：馬克斯以為私有財產是可以廢止的嗎？

答：不但是可以，而並是必然的。現在社會的財富，大部份都落在極其少數的資產階級手裏，十個人當中已然有了九個人沒有私產的了，把那少數人的私有財產移歸社會所有，換句話講，把那少數人所佔有的生產工具移歸社會所有，一點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地方。不但如此，私有財產的消滅，乃是歷史演進的結果，非人力所能够挽回的。過去的一切財產關係，都不斷的影響到歷史狀況的變遷，成了歷史變遷的主因。從前封建式的財產關係，不能與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相適合，因而自然趨于消滅，現在這種龐大無比的生產力，業已超越資產階級的私產制度，不復爲資產階級所能控制的了，所以也不能不與封建式的財產關係同樣的趨于消滅。從這財產關係的觀點上講，馬克斯的理論，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廢止私有財產。

19 問：廢止私有財產的結果如何？進一步說，馬克斯主張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成功後，建設一個怎樣的新社會？

答：馬克斯曾經堅決的聲明，他不是要完成任何一種空想的社會制度，只是去理解表現在我們面前的社會變遷的過程而已，所以他對於革命成功後的新社會的建設，不但沒

有具體的說明，而且還是避免這種說明的。不過他以「基于事實的預見」的態度，對於廢止私有財產的結果或影響，也是津津樂道的。茲舉其大者，略述數種如下：第一，私有財產廢止後，社會的生產由無秩序的變為統一而有計畫的生產，分配則由交換的方式變為直接的分配，從而生產力越進步，則勞動者的生活越擴大，越豐富，越向上，不復再有發展的障礙了；第二，在那新社會裏面，人人都是勞動者，各盡其能，各取所需，並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對立，即根本無所謂階級，因而一切互相仇視的態度皆歸消滅；第三，國家是壓迫階級所用以壓迫別人的一種工具，那時候既沒有階級的存在，國家也自然沒有存在的餘地，從而國家掠奪國家的事情沒有了，民族和民族間也不會互相仇視了。總而言之，人類的野蠻的前史從此終結，全體人類都走進光華燦爛的「自由王國」中去了。

20問：這樣的新社會是可以一步走到，還是要繞一個什麼灣兒才可以達到的？

答：資產階級推倒之後，還要經過一度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一方面把一切反動勢力鎮壓下去，同時急速的造成新社會中所必需的種種基礎，以為過渡。在這過渡期中，將一切大規模的生產工具例如土地，工廠，機器之類皆收歸國家管理，漸次擴大生產，以求滿

足勞動者之需要，務使人人各盡其能，各取所值，是謂「社會主義」的社會。由這社會主義的社會，再進一步，便是如上所述的新社會或共產主義的社會。

### 三 馬克斯學說的缺點

21問：馬克斯學說的缺點何在？

答：馬克斯作成他的學說，是有一種前後一貫的方法的。他的缺點，從大體上說，不是在於他所用的方法上，而是在於方法的運用上，明白些講，他所用以說明社會的那種方法並沒有很大的錯誤，只是把那方法運用得不高明，終於沒有真確的說明社會。這件事用不到驚異，比方一個粗心的小學生演算一道數學，加減乘除的方法他是知道的，可是一不小心，把那數目字弄錯了，致使答案錯誤，徒勞而無功，這是極其常見的事情。馬克斯學說的錯誤就是這樣的錯誤，所以我並不是指摘他所用的方法，只是指出他的那種方法的運用上的錯誤，進一步說，我指摘他的錯誤，用的正是同他一樣的方法。

22問：那末，你所用的或馬克斯所用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方法？

答：唯物辯證法。我所說的唯物辯證法，與現在一般人所知道的唯物辯證法，根本上沒有什麼區別。這唯物辯證法，簡單說來，有下述幾個要點：一，萬事萬物，變動不居，並且是一種永續的螺旋形的變動，並非循環反覆的變動，所以觀察事物，必須從牠永續的變動的狀態中去觀察，這就是說，必須從進化的觀點上去觀察；二，一切變動都不過是物質的新陳代謝的作用，即一切變動都有牠的物質的因果關係，並不是偶然的，所以要觀察事物的變動，必須從那物質的因果關係中去觀察，不能於物質的因果關係之外去求其他的東西；三，物質的因果關係，是一切物質的極其複雜而且包括縱截面和橫截面的交互作用上作成的，即任何一種事物，都是由那全體事物作成的一個浩大無比的洪流中的一部份，與全體事物都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所以要觀察事物的因果關係，又必需從那事物的全體性上和全聯繫上去觀察；四，這種因果關係的演進，是在矛盾中進行着的，即事物在牠的發展的過程上，每一瞬間，一方面是發展牠自己，同時又是消滅牠自己，這種發展和消滅，常常是由對立物的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所以要把握事物的進程，又必須從那矛盾的發展和對立物的鬥爭中去把握；五，這種發展的過程，有二種形態，即漸次性的進

行和飛躍性的進行，所謂飛躍，就是異乎漸進的一種突進，例如以手拉繩，漸拉漸緊，緊至無可再緊的時候，即被拉斷，這便是飛躍，無論何種事物的進展，皆有此種飛躍的階段，所以要認識事物進展的過程，又不能不注意這種飛躍的形態。

23 問：把這唯物辯證法運用到社會上，其最困難或最宜注意之處何在？

答：第一，因為事物的變動，是在牠的全體性和全聯繫上變動着，所以觀察社會必須從社會的整個性上去觀察。這整個的社會，範圍既甚廣大，內容又非常複雜，觀察之時，偶一不慎，非忘于彼，即蔽于此，往往只能看到社會的半面，不能看到社會的全面，因而不能真確把握社會的進程，這是運用唯物辯証法第一個最困難而又最宜注意之處。第二，社會中的矛盾和對立物的鬥爭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統一的，這意思就是說，多方面的矛盾之中有一個矛盾的總樞紐，許多對立物裏面亦有牠的對立的中心，一切矛盾和對立，都是從那總樞紐和中心上放射出來的。這一總樞紐和中心要從牠的多種多樣的形態中區別出來，抽拔出來，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能真確把握住這一件事，必至倒果為因，不能認識社會的趨向，所以這也是最宜注意之點。第三，社會的進展由漸次性轉變而

爲飛躍性，這飛躍究竟是在何種條件之下出現，明白些說，究竟將在什麼時候來臨，這也不是容易把握得住的，如果把握不住，必至演成悲劇，因爲社會的飛躍往往演成流血的革命，所以運用辯証法，必須慎而重之，不可隨便亂用。總而言之，唯物辯証法是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的法則，運用之時，到處都有困難，隨時皆宜注意。

24問：那末，馬克斯運用這種唯物辯証法，究竟有何錯誤？

答：最大的錯誤，落在社會的全面性的探求上。馬克斯誤將歐洲當作世界的中心去觀察，先把歐洲的大門關了起來，去分析歐洲的社會，然後再用所得的結果去估量整個的世界，並不知道歐洲的社會時刻皆與歐洲以外的其他社會同時存在，而且是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上存在着的。這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倘使把歐洲（是指一切資本先進國而言）的大門關起來看，則資本的生產關係的確早已代替了封建的生產關係，那些殘留的封建關係的確已經被擠到無足重輕的地位了；然而，倘使把歐洲的大門開了出來，把歐洲當作世界的一部分來看，則除歐洲以外，尚有許多至今仍爲封建的生產關係所支配着的社會存在着，並且還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上存在着。進一步說，如果沒有這種封建社會同時存在，則歐



洲的資本社會亦不能存在，即能存在，也必然是另外的一個式樣。因此之故，若就歐洲社會的縱截面講，則資本制的生產與封建式的生產彼此間的關係已成過去，若就歐洲社會的橫截面或整個世界的橫截面講，則資本制的生產與封建式的生產彼此間還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不把封建式的生產放入在資本制的生產中去觀察，則必不能說明資本社會的內容。馬克斯僅僅說明了資本社會與封建社會間的縱截面的關係，並沒有真確把握住資本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橫截面的關係或彼此的依存關係，所以我們面前這個有史以來所未有的「世界社會」便跳出在馬克斯的掌握之外，不是馬克斯所能够說明的了。

25問：你說馬克斯忽略了資本社會與封建社會的依存關係，究竟有何證據？

答：這證據極其顯明：現代的資本制生產的存在既以封建式生產的存在為前提條件，則握有資本制生產的所有權者或資本家，與那從事於封建式生產的勞動階級，尤其是殖民地或與殖民地類似的國家中的村落農民，必然有其存立于經濟理法中的極其重大的直接關係，這關係，馬克斯連一個字都沒有說明。或許會有人這樣質問道：馬克斯早已說明了資產階級不能不在殖民地上取得其原料，並且不能不擴大其市場于殖民地，何以說他連一

個字都未曾說明？我說，這不過是資本先進國與殖民地間的關係的一種外表形式，並非資本家與村落農民（包括一切生產落後的勞動者，後皆類此）間的關係的真實內容，明白些說，我所指摘的，是馬克斯沒有把那資產階級之奪取原料和擴張市場這兩件事與殖民地的村落農民的直接關係加以說明，更明白些說，馬克思沒有說明殖民地的這些廣大的村落農民正是資產階級的榨取的對象。馬克斯根本沒有知道這麼一回事。

26問：馬克斯這一錯誤的結果如何？

答：由這個重大的錯誤，必然的又引出另一個更重大的錯誤。那錯誤就是把這世界社會中的對立的階級弄錯了。單以歐洲的社會說，與資產階級對立的，誠然是無產階級或產業工人，但以整個的世界說，則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不是產業工人，而是其他生產落後的勞動階級，尤其是殖民地的村落農民。并且，與村落農民對立的，也不止是資本家，與資本家同時存在着的一切封建支配階級例如封建軍閥，封建地主之類，也都包括在內，不過以資本先進國中的資產階級為對立的尖端罷了。至於產業工人的地位，不過是這對立中的一小部分，產業工人之與資本家和村落農民之與資本家比較起來，前者是相對的對立，

後者是絕對的對立，若說前者是對立，則後者便是對極。就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現代的革命常常是由村落農民發動的。革命勢力的主體，不是像馬克斯所說的那個無產階級，確是如上所述的村落農民。這件事只要看看西方的無產階級屢屢投降改良主義的旗幟之下，而為改良主義者利用，東方的村落農民則常常站在革命的最前線，而為革命流血最多的血，就可以完全明白。馬克斯把他自己鎖在他們歐洲的大門內，硬說只有無產階級是革命的，而且硬說村落農民是反動的，真是可惜，可惡，而且可恨！

27問：馬克斯說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是從他的經濟理法中的剩餘價值證明出來，難道你根本否認剩餘價值的說明嗎？

答：馬克斯所說的那種剩餘價值，完全是憑空虛構而不合于事實的一種杜撰。這件事後頭還要詳細申說，這裏不過簡單的提一提。剩餘價值是在等價物交換的前提下成立的，這等價物的交換，又必須全社會的生產系統變成資本制的生產，至少也要最大部份已經變成資本制的生產，才有可能，我們面前這個現實的世界社會，如上所述，還有極其廣大的封建式的生產存在着，決沒有那種等價物的交換。馬克斯撞進他的一個理想的世界，那個

世界的一切生產，統統是資本制的生產，而且生產力都是一律同等的，個個握有生產的所  
有權者，都能够從容不迫的計算他的利潤，因而得出等價物的交換，而有所謂剩餘價值。  
殊不知現實的世界不是這麼一個世界。資本家不但不在等價物交換的條件下得到剩餘價值  
，而且正是以不等價物的交換為條件而生存的，其所以然，完全是因為西方的資本社會與  
東方的封建社會同時存在之故。馬克斯只知道「東洋屈服于西洋」，却不知道西洋的資本  
社會正立在東洋的封建社會的基礎之上。

28問：甚麼是不等價物的交換？

答：這裏也只能簡單的說牠幾句。商品的價值，誠然如馬克斯所述，是等于生產商  
品時所融化在商品中的必要社會勞動，然而正因其如此，不等價物交換的秘密才被揭穿。  
原來自從資本制的生產發達以來，社會的生產物無形中劃分成爲兩大部份：一部份是生產  
力進步了幾千百倍的生產方法所製成的；另一部份是生產力進步得很小，甚而數千年來尚  
毫無進步的生產方法所生產的。前者為資本家所有，後者則為生產落後的勞動者尤其是村  
落農民所有。這兩部份的生產物因為社會的分工之故，不能不互相交換，不等價物的交換

即由此而生。因為資本家一方面既因佔有進步的生產方法，可用少量的勞動作成多量的商品，同時又有大規模的組織，可以從容計算其利潤；反之，那些生產落後的村落農民，一方面既沒有進步的生產工具，不能不以多量的勞動作成少量的生產物，同時又因生計逼迫，不能不將其產物肩挑手攜送進市場，賤賣其產物，絲毫沒有計算利潤的機會，結果，資本家便得以少量的勞動換取農民的多量的勞動，這便叫作不等價物的交換。資本家的利潤，差不多全部都是從這不等價物交換中得來的，換句話講，資本家所攫得的東西，大部份都是從村落農民的身上榨取下來的。這種不等價物的交換，有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形式：直接的就是村落農民與資本家直接的交換；間接的就是農民所有的財物經過其他坐食現成的人，例如封建官吏，封建地主，高利貸者等等之手而轉給資本家的一種交換。因此，這個世界社會裏面，便現出一種向所未有的極其複雜的經濟連鎖，即一切生產關係，皆緊密的互相關聯着，成爲一個渾然整個的總的關係。從而各種坐食現成的人都統統團成一塊，在其互相依存的意義上作成了一個渾然整個的坐食階級；同時，一切從事于生產的勞動者，也統統結做一起，在其互相聯絡的意義上作成一個龐大無比的勞動階級，互相對立着，

互相鬥爭着。並且，佔有最進步的生產方法的國際資本家與僅有最落後的生產方法的村落農民，成爲對立的兩極，不能不以決死的精神相鬥爭，世界革命便是由這兩極間的鬥爭推動的。

29 問：那末，馬克斯所指示的世界革命的方式也是錯誤的了？

答：自然是錯誤的。依馬克斯的見解，資產階級依照他自己的模型造成了整個的世界，世界各國都要或速或慢的起一個同樣的革命，即同樣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並且說，這就叫作世界革命。我們先退一步說吧，就算世界各國真有這種傳染病似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如果說這就是世界革命，那末，十八至十九世紀，那種所謂民治也者的革命，由美國獨立開其端，法國繼之，轉瞬間普及于歐洲，不久又普及于全世界，這也是一種世界革命了！把世界革命這個名詞拿來這樣用法，本可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不過毫無意義罷了。其實，像馬克斯所說的那樣的革命，根本就不會實現。因爲資本制的生產關係完全立足在封建式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上，即資本主義的國家是以掠奪生產落後的殖民地爲其生存條件的，倘使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世界，則世界各國統統變成掠奪者，好比全世界十八萬萬人，個個都成了土匪，試問還向何處去掠奪？如何求其一日的生存？資

本制的生產關係絕對不能普及到整個的世界，世界各國，至少是佔有大半個世界的殖民地和類似殖民地的各國，絕對不能達到如同現在的資本先進國那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成爲社會中最重要階級，明白些說，殖民地的無產階級絕對不會站上最重要的地位，不但現在未曾站上，而且永遠站不上，因爲事實上待不到他們站上，這個世界社會早已變了式樣了。這件事，只要看看各殖民地或與殖民地類似的各國，除了像五六十年前的日本那樣乘帝國主義一時的不備，偷偷插進了資本主義的行列以外，現在無論如何也走不通資本主義這條路，就可以完全明白。我不曉得馬克斯有什麼撒豆成兵的法術，能够在這些生產落後的國家裏面，憑空造出大量的無產階級，先使他們站上社會的最重要的地位，然後再叫他們去實行其革命？老實的說，這個向所未有的世界革命，的確早已在急劇的進行中了。這世界革命，就是一切殖民地和類似殖民地的國家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革命，亦即村落農民對於國際資本家的一種革命。所以這革命，是在各地村落農民的互相聯絡上作成的一個整個個的革命，並非一國一國入手，由各國的無產階級所作成的那種傳染病似的同樣多個的革命。

30 問：你所說的這種世界革命，是憑空幻想出來，還是有歷史根據的？

答：當然有歷史的根據。革命就是社會關係進程中的一種轉變，革命的範圍不能不與社會關係的範圍同其大小。很明顯的，社會關係的範圍先由羣團擴大而為部落，再由部落擴大而為國家，現在又由國家擴大而為世界了。所以革命的範圍也不能不跟着由國家擴大而為世界，這是一層。從有真確的歷史起，社會便有兩個階級，一個是坐食現成的坐食階級，一個是從事生產的勞動階級。坐食階級先是榨取部落內的勞動階級以為生，因而便有部落的勞動階級對於部落的坐食階級的革命；後來坐食階級變成國家的榨取者了，于是又有一國的勞動階級對於一國的坐食階級的革命；現在坐食階級又變成世界的榨取者了，而且是超越國家的一種互相聯絡而成的榨取，所以全世界的勞動階級也不能不衝破國界，互相聯絡作成一種大規模的對於世界的坐食階級的總革命，這又是一層。資本家利用進步的生產方法，先是榨取國內的生產落後的勞動者，榨取到不能再榨取或不能滿足其榨取的時候，便不能不變成帝國主義而榨取世界；現在全世界又被瓜分盡淨了，榨取盡淨了，再沒有可以給牠榨取的新的對象了，于是乎不能不歸於消滅。同時，帝國主義者在那盡情榨取



的時候，只曉得用他的少量的勞動換取殖民地的大量的勞動，不知不覺連他那種賴以護身的武器也拿來作了交換品，賣給殖民地的村落農民，於是乎消滅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也給帝國主義自己製造成功了，這又是一層。最後，農民在歷史上的進化，先由奴隸漸進而為農奴，再進而為佃農及自耕農，他們的物質生活雖然漸次降低，而其自覺力却一天比一天增大起來，現在已經增大到可以去造成偉大的革命勢力，解放他們自己了。並且很奇怪，他們還跟着帝國主義的發展，分了一部份的兄弟姊妹們（產業工人或無產階級）深深插入帝國主義的臟腑裏面，無異是在帝國主義的背後埋了一支伏兵，作為革命時的內應，真可謂物質條件業已齊備，世界革命就要爆發了。試看看呀！一切殖民地，尤其是東方的殖民地裏面，砲聲已經繼續不斷的響起來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喚聲已使一切被壓迫者的腔血沸騰了，那不是村落農民的世界革命是什麼？

31問：那末，爾是否認物質的生產力為社會的推動力了？

答：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或生產方法一改變，社會關係當然也要跟着改變；但是生產方法不改變，社會關係未必就不會改變。其所以然，就是因為人類社會不是自古以來就是統

一的，牠是由多個的社會變成不多個數的社會，再由不多個數的社會變成像現在這種單個的世界社會。在這變化的過程上，必然的有許多並立着的社會互相接觸，互相影響，因而每一個社會的進展，都有牠的內在的和外在的二種推動力。某一社會的內在推動力，誠如馬克思所述，是包含在牠內部的物質生產力；然而這是指過去的人類尚不能駕馭他們自己的社會之時而言的，一到人類有了駕馭自己的社會的能力，則雖生產方法沒有改變，也可以改變他自己的社會關係了。至於某一社會的外在推動力，則與牠自己的生產方法簡直沒有直接的關係。例如一四九二年那時候的新大陸，不能不說牠也是一個社會，這社會如果說牠也是由牠內部的生產力所推動，那末無論如何牠總不會把牠自己推進到根本覆滅的地步；然而事實上，那個社會，那個印第安人的半共產的社會，的確被歐洲的野蠻民族用強力摧毀了，使牠根本歸于覆滅了。又如一八四〇年以後的中國，如果沒有外來的帝國主義的暴力所推動，要靠自己內部的生產力的自然推進，那便時至今日，必然還是一個純粹的封建社會，決不會造出這種畸形的社會關係來。由此可知，這外在的推動力比較內在的推動力還要來得重要。馬克斯沒有明白這種外在的推動力有其特殊的意義，所以對於世界革

命發出一種奇怪的論調，說：經濟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應該先去幫助資產階級急速的奪得政權，然後再急速的去推倒資產階級。這無異一個救火隊，以為救火必須先有火災，因而急速的先去放火，然後再急速的把火撲滅了。再不然，就是他會翻開科學的發達史，看見了火車是先由狹小的進化而為寬大的，從而便斷定中國要造火車，也不能不先急速的去造起狹小的火車，再急速的把軸擊碎，然後又再急速的造起寬大的火車來！

32 問：那末，爾是不承認私有財產為現在生產力發展的障碼了，尤其是不承認私有財產的廢止了？

答：所謂私有財產，如果僅僅是指那些進步的或大規模的生產工具的私有而言，那末的確是生產力發展的大障碼，非廢止不可的。這種廢止，不只是工人的要求，農民也有同等的要求，而且一般被壓迫者都有這種要求，馬克斯硬把農民除外，那是閉着眼睛的一種胡說。又如果所謂私有，是指一切物品即包括一切生產工具與日常的消費資料而言，並且還以廢止這種私有為其終極的目的（馬克斯的意見確是如此），那便是一種最笨最蠢的說法。倘使物質的條件不合於廢止這種私有，則雖欲廢止而亦不能廢止；反之，倘使

物質的條件適合於這種廢止，例如食料已經由動植物改變而爲電氣，並且又由一個總發電機送給全體的人，那末食料的私有雖不廢止也自然歸於廢止了；又比如將來一場大戰，或一次兇猛的傳染病，把這十八萬萬人消滅到了只剩一兩千人，疏散落落的分散在世界各地，像北平這樣一個大都市，只有兩口青年夫婦，那便不消說，一切都無所用其私有了。可知廢止私有這件事，無須要求，更無須以此爲目的。總之，私有與公有，只是社會組織上的一種活動的手段或方法，什麼東西公有較私有爲便利，則收歸公有，什麼東西私有較公有爲便利，則劃歸私有，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用不到像馬克思那樣板起愚蠢的面孔，說：「共產主義就是廢止私有財產」。依我看來，現在只能改變私有財產的式樣，而且是不能不改變的。古代社會那種私有的式樣，到了不合於社會的需要之時，自然要變成封建社會的私有式樣；封建社會的私有式樣再到了不合需要之時，則又變成資本社會的私有式樣；現在這種式樣又不合於社會的需要了，所以也不能不再變成一種新的式樣。但這不過是式樣的改變，並非根本的消滅。我們只能要求我們自己所需要的式樣，至於我們幾百代後的子孫所需要的式樣，不管牠是一切公有，還是一切都不公有，都與我們絲毫無干，

而且我們也不應該越俎代庖，替他們代擬，因為要代擬，就是一種唯心的幻想。

#### 四 馬克思學說的地位

33問：然則馬克思學說是一錢不值的了？

答：這倒不然。差不多誰都知道，中世紀的歐洲正同秦朝以後的中國一樣，經過了一段很長的黑暗時期。在這黑暗的時期，社會裏面無論是下層建築抑上層建築，統統沉在半停滯的狀態之中。這種半停滯的狀態，一方面是那時候的薄弱的下層建築反映出唯心的上層建築，同時又由這唯心的上層建築去束縛了下來層建築的發展，這樣循環反應所造成的。例如歐洲的上層建築陷在宗教的掌握裡面，中國的上層建築落在儒學的支配之下，同樣的把歷史的機輪向後退轉，至少是不讓牠前進，以致演成烏煙瘴氣的世界，一切下層建築的發展都受限制而遲緩了。所以唯心論是違反進化的規律，最要不得的東西。直至十八世紀，才由法蘭西的唯物論者開其端，德國承其後，復由繼續不斷的各種科學的發明繼其窮，一致向唯心論下總攻擊。唯物論者先把上帝神逐出在自然界之外，隨後又把那種

超然獨立的精神透出了現實的世界，最後，連那唯心論者的大本營（社會及思想）也把牠轟毀了，於是這個侵佔過歷史一大段的唯心論便失了憑藉，普天之下不復有牠立錐之地，從而歷史的機輪又得望前推進了。馬克斯就完成了這最後的過程。馬克斯不但有這驅逐唯心論的功勞，而且還把唯心論者那種有如妖怪鍊丹似的鍊了千餘年甚而數千年所得的一種成果（辯証法），拿來同唯物論貫串起來，造成他的辯証唯物論和唯物辯証法，這是他的最偉大的發現。這發現雖不能歸功于馬克斯個人，但不能不說是馬克斯集其大成的。馬克斯發現了這辯証唯物論和唯物辯証法，他自己雖然還沒有運用得適當，沒有說明整個的社會，却給了後人一種說明社會的利器，即以我爲例，倘使沒有他的這種發現，我就無法可以指出他的錯誤，尤其是無法可以拆穿社會的秘密，所以馬克斯的功績，無論如何也是不會磨滅的。

34 問：馬克思僅僅發現了一個抽象的說明歷史的方法，一點具體的事實都沒有說明嗎？

答：這也不然。歷史的現象，馬克思已經說明的部分，與他未曾說明的部分，差不

多有同等的分量。歐洲封建社會的發生，發展及其消滅，他已經說得十分明白而且十分真確。資本社會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尤其是與此相伴而生的各種層建築，也有一部分給他真確說明了。例如交換的發生，資本的形成，商品的價值，資本制生產與交換過程上所發生的各種必不可避免的病態，以及與此病態相伴而生的政治，法律，倫理，教育等等畸形的現象，皆給他確切的說明了。不但如此，而且我還可以保證：馬克思學說用在帝國主義內部，全部都妥適有效，連一個字都是不會錯誤的。

35問：這倒奇怪了！你上面已經把馬克思學說的精華，一點一滴都摧毀無餘了，這裏何以又說牠用在帝國主義內部，連一個字都不會錯誤？

答：這件事一點都用不到奇怪。因為每一種事物，皆有牠的多種的屬性，每一屬性都是那事物的內容，但又不是內容的全部。例如一座正方形的建築物，牠裏面有橢圓形的會客室和長方形的寫字間之類，這會客室和寫字間都是那建築物的內容，你在會客室裏所發現的橢圓形和在寫字間中所發現的長方形，都是真確的，不過與那整個建築物的形式却不相同，而且相反罷了。這個現實的世界也是一樣，牠裏面有侵略的歐洲，又有被侵略的

殖民地，立在歐洲上去看資本主義，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一種屬性或一個式樣，立在殖民地上或整個的世界上去看，又可以看出帝國主義的另一種相反的屬性或另一個相反的式樣，這兩種看法所看出的結果，同樣是正確的，同樣是沒有錯誤的。馬克思站在他們的歐洲內去觀察一部分的資本主義，我站在整個的世界上去觀察整個的帝國主義，彼此所得的結果當然不同，但不能因此不同，就失却馬克思學說的真實性和適用性。試舉剩餘價值一事來說：我上面對於剩餘價值已經從根本上把牠推翻了，但那是在世界的立場上去推翻的，若撇開世界，單就歐洲而言，則剩餘價值並沒有錯誤。這件事好比站在廚房裏面，眼望着廚司把米從米袋裏傾了出來，說道：「米是由米袋中傾出來的」，這句話，站在廚房內說，一點都沒有錯誤，而且除了這樣說，便沒有其他更正確的說法。不過，這種說法只能適用於廚房裏面，如果把牠用到別的地方就要成爲笑柄了。舉此一例，可概其餘。由此可知，馬克思學說雖不能普遍的適用於全世界，但亦仍然有其相當的地位。不過這件事不屬於本書的範圍，往下不再加以申說。

36 問：馬克思學說的這種真實性，在革命的實踐上有何意義？



答：這意義很重大。馬克思學說既在帝國主義內部含有牠的真實性，那就自然適用於帝國主義的內部，明白些說，牠可以領導帝國主義內部的革命。上面我已經說過，農民早已在帝國主義背後埋了一支伏兵，世界革命爆發時，這支伏兵負有重大的使命，即將從帝國主義的內部殺出，使帝國主義陷在內外夾擊之中，不能不崩潰下來。世界革命就是村落農民和這伏兵的內外呼應或互相聯絡上作成的。這伏兵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現在帝國主義內部的確有如馬克思所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已經成爲社會中的最重要的兩個階級了。所以帝國主義內部的革命，的確只有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因此，馬克思學說就在帝國主義內部發生了很大的力量，很準確的領導着無產階級，在那兒厲兵秣馬靜待着世界革命的來臨。

37問：這又奇怪了，馬克思學說既負有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使命，那末你何以還要盡情的摧毀牠？

答：這也無須奇怪。馬克斯學說之所以適用於帝國主義內部，與其不適用於各經濟落後的國家，正是同樣的道理。這道理上面已經約略的說明了。世界革命是一條很長的戰

線，這戰線很自然的而且很明白的劃分成爲兩段：一段深深透入在帝國主義的本營裏面，可以稱牠爲西方戰線；另一段則分佈在各殖民地及類似殖民地的國家，可以稱牠爲東方戰線。正如西方戰線不能不由無產階級去領導一樣，東方戰線也不能不由村落農民去填防。必須如此劃清防地，分工合作，方才合于物質的條件，方才能够達到世界革命的目的。這樣，倘使馬克思學說僅僅散佈在他西方戰線的陣地上，那我不但無須批評牠，而且還要敬之愛之，惟恐不及。可是事實上十分可惜，牠竟侵入了東方的陣地，強佔了東方的防綫，致使東方戰線陷入紛亂的狀態中。世界革命的進程，就這樣的被牠阻礙住了。就因爲這個緣故，我站在整個革命的立場上，不能不嚴厲的而又忠實的指出牠的錯誤，請牠立刻退出東方的戰線，立刻無條件的完全讓出東方的防地！

38 問：原來你同馬克思衝突的，無非就是農民和工人的問題，你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當然可以作成你的理論體系，然而事實上，東方殖民地裏面，也有一些工人，難道你要把這些工人逐出在革命的戰線之外嗎？

答：不然，不然。我和馬克思的意見最大的衝突，誠然是關於農民和工人的說明；

可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是在于東方革命的領導權，並非要把東方的工人逐出在革命的戰線之外。東方革命必須由那廣大的農民領導，去聯絡工人，方才合于東方的物質條件，方才是正大光明的「聯絡」；反之，若由少數的工人領導，去聯絡廣大的農民，那便成了太阿倒拿的姿勢，並且那種「聯絡」，不是光明正大的聯絡，只是一種摭摭掩掩的「利用」而已。試看中國的馬克思的信徒們，他們的勢力，差不多一點一滴都立在農民的基礎之上，却不自覺，還要信奉那種以農民為反動的主義，莫明其妙的硬說他是代表無產階級，何等滑稽，何等矛盾！試問他們一旦除去那種可惡，可恨，而且極其卑陋的「利用」的心理，堂堂皇皇的站上農民的立場，把馬克思的主義一脚踢出九霄雲外，對於革命的實踐上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最後，我再重重的高喚一聲：「馬克思的信徒們立刻讓出東方革命的領導權」！「強迫他們讓出革命的領導權」！

## 第二章 唯物史觀

### 一 唯物史觀的內容

39 問：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是可以從他的學說中單獨抽出來研究的嗎？

答：嚴格的說起來，這是不可以的，因為他的學說，全部都是唯物史觀的精神貫串着的。不過，只要能夠充分的明瞭這一點，把這句話（全部學說皆由唯物史觀貫串而成）牢牢記住之後，那末為說明上的便利起見，就不妨把牠抽出來單獨研究一下，而且這種研究也是必要的。

40 問：唯物史觀與唯物論有無區別？

答：有區別。唯物論是唯心論的對稱，唯物史觀只是諸派唯物論中的一派而已。

41 問：甚麼是唯心論？

答：這件事如果要把牠詳細的敘述出來，那便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冊子，但這不是我的工作。我這裏只是極其簡單而且極其抽象的說個概念，用以引出唯物論的基本問題。

所謂唯心論，就是觀察事物不從現實的世界中去觀察，倒從那個自以為獨立其實不獨立的觀念中去觀察，以為人類有一種獨立的「絕對觀念」，現象世界即此絕對觀念的「自我化生」。這意思就是說，唯心論者以為事物的「本體」我們是無從得知的，我們所知道的什麼事物，不過是我們觀念中以為什麼事物而已。比方一塊石頭，我們的觀念中覺得牠是石頭，才有所謂石頭，足見石頭這一事物，是由我們的觀念反映出來的，所以一切事物都只存在於我們的觀念之中。觀念是自由獨立的，是一切現象的核心，是歷史的發動者。因此之故，唯心論者便拋開一切現實的世界，從事于「內觀」，想從他們的心坎深處覺得真理，用之以為人類造福，超度衆生。

42問：甚麼是唯物論？

答：這裡讓我先說幾句題外的話。現在一般人有兩種普遍的錯誤：一種是那些在秘密中進行着縱慾和奢侈的人們，推己度人，以為唯物就是奢侈和縱慾，因而裝出道學先

生的臉孔，無的放矢的在那兒反對；另一種是受過共產黨威脅的紳士們，聽得共產主義是唯物的，不知不覺之中，就把唯物和共產兩個名詞聯做一起，以為主張唯物便是共產主義，至少是給共產黨作宣傳，也無條件的加以非議。這兩種錯誤都是可笑，可惡，可恨，而且最要不得的。唯物論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牠和奢侈及共產這兩件事根本沒有關係。

唯物論只是和上述唯心論正相反對的一種理論。這理論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我們的感官所感覺着的一切現象，都是真實的現象，都是事物的本體。其所以然，乃是因為我們的感覺，是在我們的感覺機關與外界事物的交互作用上發生的。倘使先沒有某種外界的事物，則感覺機關絕對不會發生與該事物相適應的感覺和推想，所以凡是感覺的現象，都是那現象的真實內容。換句話講，事物的本體是可以認識的，並非超出在人類的感覺之外的一種神秘不可捉摸的東西。自然，每種事物皆有牠的多種的屬性，我們不能認識這些屬性的全部，但至少可以認識牠的一部分，即與我們的感覺機關發生交互作用的那一部份，並且，適應于各種科學的發明，這認識的部份還可以逐漸增大，一直增大到全部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之故，一切事物，包括人類的精神在內，都不過是物質及各物質相互間的交互作用，

超物質的東西是不存在的。這可以說是唯物論的基本觀點。

由這基本觀點出發，自然而然的可以得出下述幾個結論：第一，事物不是觀念的反映，所以要觀察事物，必須張開眼睛從外界的事物上去觀察，不能閉起眼睛從心坎內的觀念中去觀察；第二，外界事物一有變化，則觀念亦必隨之而變化，所以觀念是和其他事物一樣，時時刻刻都受事物的某種因果律的支配，並不是自由獨立的，尤其不是世界的核心；第三，真理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為一切事物都在繼續不斷的運動着，變化着，真理不能離開現實的事物，故亦不能不有其變化和運動，時時刻刻都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即唯物論的本身，也是漸次發展而來，而且還要繼續發展下去，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43 問：那末這唯物論是怎樣發展來的？

答：單以歐洲說吧。唯物論最初僅僅是應用在自然界裏面，把自然界的現象物質化了，故有所謂自然哲學。那些自然哲學家對於宇宙的解釋，有的說宇宙是由水火氣土四大元素發生的，有的說是單由水發生的，水是萬物的本體，最後又有原子論，以為宇宙是由許多極細的原子和真空構成的，這原子論至今尚為一般科學家所承認，這可以說是初期的唯

物論。後來因為各種科學的漸次發達，尤其是生物學中的許多發明，唯物論才漸漸的應用到人類，把人類也物質化了。不過當初只把人類看作是機械一般的東西，以為人類的精神只是一種被動的機械作用，故有所謂機械的唯物論。漸後，才曉得精神不只是那種單純的機械作用，而是人類自己的腦髓與外界事物的交互作用上發生的，但這也不過是說明了各孤立的個人，並沒有說到社會，這可以說是第二期的唯物論。最後，唯物論才應用到「人類的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上面，把社會也物質化了，這才是馬克斯的唯物論。然而僅僅這樣，還不能說是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因為唯物史觀是還有其他來源的。

44問：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還有其他什麼來源？

答：馬克斯做學生的時代，便特別歡喜歷史那一門功課，受了十七世紀的歷史論的影響最大；後來又曾做過一度的青年黑格兒派，受了黑格兒的辯證法的洗禮；最後又綜合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論：把這種種方面融合在一起，用以解釋人類的歷史和社會，便作成了他的唯物史觀。馬克斯這樣的作成他的唯物史觀，成功處在此，錯誤處亦在此。因為我們不研究人類的社會則已，要研究人類的社會，則唯物論，經濟論，歷史論和辯証法，這四



大觀點是缺一不可的；然而，運用這四大觀點去解釋社會，究竟運用得真確與否，那是另一問題。依我看來，馬克斯就沒有運用得恰到好處。所以要批判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是否真確，不能從他所用以作成唯物史觀的方法上去批判，必須從他所作成的如何的唯物史觀的內容中去批判。

45問：那末甚麼是唯物史觀的內容？

答：馬克斯關於他的唯物史觀的敘述，只有在他一八五九年所發表的經濟學批評的序文中一段文字最爲具體，現在把牠抄錄下來，作爲我們批評的根據：

「人類以社會的生產，生產其生活資料時，造成某種必然離開自己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這個關係，是與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作成社會的經濟構造，這構造是一切法律及政治等上層建築的真實基礎，並且從這基礎又生出與此相適應的一種社會的意識形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上的過程。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人類的的生活，倒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某種一定的階段，就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即和生產關係在法律上所表示的，從來使這生產力在自己內部活動的財產所有關係發生衝突。那種生產關係本是生產力發展的形態，這時候却變成了牠的障礙物。社會革命的時期，於是就到了。這個經濟的基礎一變動，那些立在這基礎上的建築物的全部，也不能不或速或慢的隨之而變動。』

『當我們觀察這種變動時，我們應將科學上有實證的經濟生活條件的物質的變更，與人人了解這種衝突而和牠決戰的法律上，宗教上，藝術上，總之，精神的革命，善為區別。我們批判這種革命的時代，決不能依據這個時代的形式來下判斷，正和我們要批評某人，決不能依他自己所想的事來下判斷一樣。要判斷革命的時代，必須從那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即從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中去說明。』

『任何社會組織，若不到包含在牠內面的物質生產力更無發展的餘地之時，決不會顛覆。而新的更進步的生產關係，如果使牠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內尚未成熟之時，也決不會發生。所以人類只能提出可以解決的問題來解決，因為精密的考察起來，一切問』

題，必定在可以解決牠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在形成的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

『我們可以把亞細亞的，上古的，封建的，和近代資本制的生產方法，排列出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資本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產過程中最後的矛盾形態。自然，這裏所說的矛盾，不是個人的矛盾，而是由社會的生活條件生出的矛盾。』

『資本社會母胎內所發展出來的生產力，又造成可以解決這個矛盾的物質條件。於是人類歷史的前史，就和這資本制的社會組織同時終結。』

46問：這一段文字，一共含有幾個要點？

答：可以歸納爲四個要點：第一，馬克斯以爲社會的生產關係是離開人類的意志而獨立的，而且支配人類的意志。一切社會的上層建築都建立在這生產關係的基礎上，並跟着這種基礎的變動而變動。所以要理解法律關係及國家形態，既不能從牠本身上去理解，也不能由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進化去說明，必須從那物質的生活條件中去說明。第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是物質的生產力。生產力變動之時，全部的社會組織亦必隨之而變動。

第三，社會革命的來臨，必然落在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矛盾的時候；並且舊社會不到包含在該社會內的生產力更無發展的餘地之時，決不會顛覆；而新社會也必須到了含在舊社會母胎內的物質條件齊備之後，才會發生。第四，資本社會是人類物質生活最後的敵對形態，資本社會消滅，人類即從必然的世界走進自由的王國。我現在把這些要點分配在（一）人類與社會，（二）社會的推動力，（三）社會的革命期，三個標題下去分別研究一下。

## 一一 人類與社會

47問：社會明明是人類的社會，馬克斯何以見得社會關係是離開人類意志而獨立，並且支配了人類的意志？

答：依馬克斯的見解，人類與人類以外的自然界，本來有一根本不同之處，即自然界祇是一些盲目的和不自覺的分子互相影響而成的現象；人類則不然，所有人類個個都是有自覺意識的人，隨着情慾或信念而活動並追求一定目的，一切都是依照自覺計劃和預定

目的做去的。然而，不管這些自覺追求的目的如何，結果仍然要受某種規律的支配，因為各人所追求的目的常常是互相混雜互相衝突的，由這混雜和衝突的結果，各人最後的所得和他們最初的所期待便完全不同。所以從表面上看去，人類是自由的，獨立的，但其實際，人類不能不因各人的混雜和衝突而失却自由，失却獨立。那種混雜和衝突的總和，便是當今的社會關係或社會生活，所以「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人類的的生活，倒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

48問：那末馬克斯的這種見解有何錯誤？

答：馬克斯只知道人類的意識要受社會關係的支配，却不知道作成那支配人類的社會關係仍然含有「人」的成份在內，換句話講，馬克斯只知道個人與個人的交互作用，並未知道人類與社會的交互作用，並且還可以這樣說，馬克斯只看到抽象的人類，並未看到現實的人類。馬克斯說費爾巴哈只能夠說明孤立的個人，殊不知他自己連孤立的個人都還不會說明，更談不到「人類的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

49問：何謂抽象的人類？何謂現實的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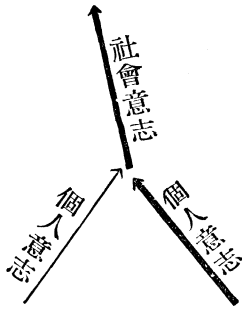
答：所謂抽象的人類，乃指一個代表全體人類的人類而言，即把十八萬萬人都看作是同等同樣毫無差別的人類，這種人類，意義上或許要受社會的支配，但事實上是不會有的，馬克斯就只看到這種事實上不會有的人類。現實的人類乃指人類的各分子而言，即把人類的各分子分別去看的人類。這種人類，其意識有的是完全受支配於社會，有的是只有一部分被社會支配，又有的一方面受社會的支配，同時又轉而支配社會，這樣參差不齊，互有分別的。事實上的人類的確是如此，馬克斯就沒有看到這種事實上的人類。

50 問：這種事實上的人類，是怎樣作成他的社會的呢？

答：如第一圖所示，倘使各個人間沒有衝突，則個人意志即社會意志，既無所謂社會支配人類，也無所謂人類支配社會。這種場合，若以全體人類或整個社會說，則有史以來皆未曾有，但若把各分子，各時間及各空間分別去看，則亦未嘗沒有，例如教師和學生在那教育的意義上講，便是如此。不過這種場合，常常被其他更顯明更重要的場合擠到一個不大重要的地位上去，作成歷史的材料並不很多。又如第二圖所示，甲個人與乙個人的意志有了衝突，比方甲的意志是從東南向西北，乙的意志則從西南向東北，這兩個意志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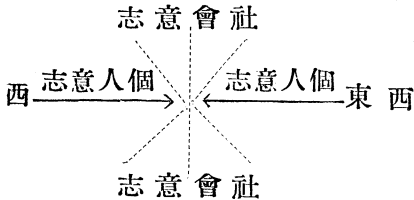
正如力學中的牽引律所示，結果既非走向甲的方向，又非走向乙的方向，必然另成一種由南向北的第三方向，這第三方向便是社會意志。這種社會意志，雖然與人類的初意不同，但與人類的意志還相差不遠，因為甲乙兩方僅僅是由東南向西北與由西南向東北的衝突，並且彼此的勢力又是旗鼓相當，並無強弱之分，其結果，還有一個共同出路，所以這樣的社會意志，還不能說是完全支配了人類。這種場合，就是迷惑了許多的思想，使那許多人徘徊在歧路上的那種所謂調和或折衷的理論所寄托的處所。事實上，這種場合的確不是沒有，例如丈夫的剛暴和妻子的溫柔相調和，即其一端；但這也和第一圖所說明之事同樣，常常被其他更顯明更嚴重的場合擠到一個不重要的地位當中去了。再如第三圖所示，甲乙兩方的意志既有衝突，而且甲的勢力又大于乙的勢力，其所成的社會意志，必然近于甲而遠于乙，即社會的意志比較有利于甲而損于乙。這樣的場合，若就乙方講，則乙個人誠然完全受了社會的支配，但若以甲方講，則甲個人與其說是受支配于社會，毋寧說是支配了社會，因為他支配社會之處比較受社會支配之處更多。這一場合，就是那種人人所知道的叫做「壓迫」的常態，牠佔了歷史中的最重要的地位。所以社會演進的歷史，雖不是純然由少

圖 三 第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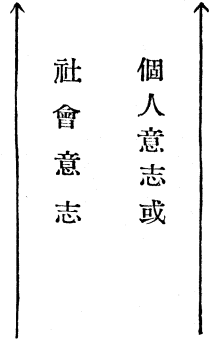
南

圖 四 第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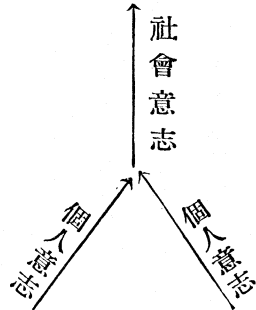
南

圖 一 第  
北



南

圖 二 第  
北



南

東西

東

西



數的壓迫者所造成，但那少數的壓迫者，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最後，如第四圖所示，甲乙兩方的意志正相衝突，結果必然演成激烈的鬥爭，此即革命之所由起，亦即社會意志離開人類意志最遠之時。這種鬥爭和革命的最後結果，差不多完全要看兩方演員的努力如何，正如馬克斯自己所說，不是兩方並倒，便是新社會產生。由此可知，無論那種社會意志都有「人」的成份雜于其中，並不是純然離開人類意志而獨立的。自然，我所說的不是抽象的人類，而是具體或現實的人類。

51問：那末像爾這種見解，要說明社會，應該專從個人方面去說明了？

答：不然。個人與社會完全是在彼此間的交互作用上存在着的，撇開社會而言個人，正與撇開個人而言社會同樣的不能說明事實。不過我要聲明，人類與社會，並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牠是彼此融合的，只是一個人類的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我和馬克斯不同之處在這兒，馬克斯以爲社會化的人類之中，再沒有「人」的地位，我的意思則以爲人類的確是社會化的，但是作成那社會化的人類之時，還有「人」的成份存在着。

52問：這「人」的成分究竟存在何處？

答：在那人類的感覺機關與外界事物的交互作用上。馬克斯並沒有否認而且極端主張人類的意識是由感覺機關與外界事物的交互作用上發生的，但他僅僅說到這一句話為止，再沒有勇氣繼續說下去了（其實，再說下去，他的唯物史觀便要根本動搖），換句話講，他只說到「交互作用」這四個字，並沒有把這四個字的意義分析出來，得出結論。人類的意識既是人類的感覺機關與外界事物的交互作用上發生的，那末沒有外界事物，人類的意識固然無從發生，但若沒有感覺機關，則意識也同樣的不會發生，這是很明白的事情。既然如此，那末人類意識不能純然是外界事物，尤其不純然是社會關係（社會關係以外還有其他自然物存在着）的反映，這也是十分明白的。這樣，我所說的「人」，就在作成那種「交互作用」的時候，出現在人類的感覺機關之中了。

53問：感覺機關之中，何以有這人的成分存在着？願聞其詳。

答：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走進生物學的範圍。依生物學家已經証明了的事實說，人類意識的發生，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是外部感官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第二是這

刺激由外部感官運向神經中樞的輸送；第三是神經中樞的作用；第四是神經中樞發生作用之後，將其結果由神經中樞放射到外部感官的輸送；第五是外部感官的筋肉作用。這五個階段之中，第一第二和第四第五四個階段差不多完全是機械的作用，無須特別去研究，只有第三階段的中樞作用，不能不詳細的研究一下。生物學家告訴我們，神經中樞是由無數的反射弧集合而成的，其構造非常複雜。外界事物的刺激傳到這複雜的反射弧上，便起了一種複雜的反射作用。這複雜的反射，依馬克斯派的解釋，只是簡單反射的加倍，與簡單反射沒有性質上的不同，其實，這是錯誤的。辯証法和事實上明明告訴我們，無論何種事物，皆可由量的增加轉到質的變換，這複雜的反射與簡單的反射，其中最少有過一度的飛躍，彼此的性質截然不同。試看看，神經中樞有時一受刺激，馬上就反射出來，有時牠可以含蓄起來，待有相當機會時再行放射，甚至永遠不放射也是有的，這裏面就明明的含有一種「含蓄」的機能；並且，有時從甲處收入一種甲現象的意識，從乙處又收入一種乙現象的意識，然後把甲乙二現象的意識配合起來，另成一種新的意識，放射出來，這裏面又明明含有一種「配合」的機能；不但如此，有時還從數種現象的意識配合成爲數種新的意

，然後再決定放射其中之一種，這裡面又明明的含有一種「選擇」的機能。這含蓄，配誡合和選擇的三種機能，與其說是被動的反射，毋寧說是主動的行爲。這種主動的行爲，便是我所說的「人」的成分。

54 問：馬克斯看落了這種「人」的成分，在革命的實踐上有何影響？

答：影響很重大。第一，作成社會關係之時，既含有人的成分在內，則無論何人都

是歷史中的一個有責任的演員，不是歷史外的一個無責任的觀客。馬克斯雖也偶然提起一句「具體現象世界是有感覺的人的實際行爲」，但一說到革命，他便立刻把這「人」的關係抽拔出去，把一切責任都輕輕的推在那個不會辯白的「社會」身上，以爲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全是社會的物質條件之是否完備所決定，人類祇是盡一產婆的義務，不以爲人類也是物質條件中之一，不以爲人類是產婦，從而革命變成投機化，祇能鼓動一時的革命狂熱，不能建立革命的永久信心。第二，人既是社會的演員，則人人不能不有主觀的是非和好惡的信念，是者好之，非者惡之，真正能够不惜流血的人，完全由這是非好惡的信念所激動，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馬克斯因爲看落了這個「人」的成分，所以在他的學說中，自

首至尾不但找不出是非好惡的根據，而且極端排除這種信念，以為一切罪惡都是社會的必然的結果，個人是沒有罪惡的，從而罪惡變成正當化，革命變成薄情化，殘忍化，墜落化，不能取信於人。

### 三 社會的推動力

55 問：馬克斯何以見得社會的推動力就是物質生產力？

答：他以爲人類的意志，固然是由人類自己的思考或情慾所決定的，但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慾的動力却是環境，所以思考或情慾不是最初的動力，換句話講，思考或情慾的背後還隱藏着動力的動力或最初的動力。這最初的動力不能不在環境或社會關係中去探求。社會關係中那些足以震動廣大羣衆，足以震動整個民族，在每一民族中又足以震動整個階級的動力，不是別的，牠只是經濟的原因。何以故？因爲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一切階級鬥爭，不管牠的政治形式如何，結果都是歸結到經濟的解放之故。然而，這種以經濟解放爲目的的階級鬥爭，其形式又是跟着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的，例如手工業生產時代，有資

產階級對於地主階級或貴族階級的鬥爭，一到大工業生產時代，便有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鬥爭，所以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便成爲推動社會的最初動力，成爲作成歷史的唯一的原動力。由此可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與其說是唯一「物」，毋寧說是唯一「經濟」，與其說是唯經濟，毋寧說是唯一「生產力」。

56問：那末這裏面又有什麼錯誤？

答：第一個錯誤，便是這生產力的神秘化。人類的意志固然要受某種規律的支配，不能自由獨立，可是，這生產力究竟是什麼？牠又可以不受任何規律的支配，能夠自由獨立的嗎？所謂生產力，無非就是生產技術的效果，生產技術的效果加多，就叫做生產力進步，這是人所共知的。這種生產技術的效果，牠是可以離開人類的意志和動作而自動的望前發展的嗎？決無其事。比方一把手織機，無論把牠放在什麼地方，如果說牠能夠自動的變成機器，那是誰都不會相信的。既然如此，那末生產力的發展，也不是自由獨立的，也是被動的，明白些說，生產力的背後還隱藏着動力的動力。這推動生產力的動力是什麼？倘使照馬克斯的說法，生產力是最初的動力，那末推動生產力的動力仍不出是生產力，這生

產力就成了如環無端的迷圈，成了與唯心論者的「本體」或「絕對觀念」之類的寶貝同樣的神秘了。

57問：那末推動生產力的動力究竟是什麼？

答：依我看來，仍然不出是事物的交互作用。我所說的事物，乃指與人類發生關係的一切事物而言，其中有人，有自然物，有人和人之間的各種關係，有人和自然物間的各種關係，生產力的本身亦在其內。由這種種的事物的交互作用，便作成物質的生產力和社會的推動力。例如人的肢體之進化和科學之發明皆能推動生產力，這是人的動力；氣候和地勢的轉變亦能影響到物質的生產，這是自然物的動力；社會的各種上層建築亦能轉而影響到下層建築，這是人和人之間的各種關係的動力；這一種生產力的發展又可以引起另一種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生產力本身的動力；這各種動力又互相影響，發生極其複雜的交互作用，成爲推動生產力和推動社會的總動力。馬克斯不把這多種的動力綜合成爲總的動力（即事物的交互作用），却從這多種的動力中抽出一種動力來代替總動力，以爲是他的獨到之處，殊不知弄巧成拙，倒把一種平淡無奇的事理，弄成烏煙瘴氣，神秘而不可解的東

西了。

58 問：那末在物質的生產力方面是不能說明社會的了？

答：這是不能籠統說的。物質生產力既然也是推動社會的一個動力，那末物質生產力一有飛躍的變化，例如腕力生產變成機器生產的時候，而社會的組織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在這種時候，是可以由物質的生產力去說明社會的。但若社會不到生產力的飛躍變化之時，則生產力的動力往往退在一個不重要的地位，不能死守成規，仍用生產力去說明。這意思就是說，生產力一有飛躍的變化，社會當然也要跟着變化，但社會的變化不限於生產力的變化，有時候生產力不變化，社會也會發生變化的。其所以然，就是因為社會尚有其他原動力。馬克斯單從生產力方面去說明社會，在過去的各個社會中誠然有一部份已經給他說明，但他已說明的部分仍然超不出未說明的部分，尤其是當前的資本社會，他沒有真確說明。

59 問：當前的資本社會是不能從生產力方面去說明的嗎？

答：說到這裏，便要引出馬克斯的第二個錯誤來了。馬克斯的第二個錯誤，落在他



只看到一個抽象的或孤立的資本社會，並未看到具體的或世界的資本社會。孤立的資本社會，可以單從生產力方面去說明，世界的資本社會則不能專從生產力方面去說明。因為上頭說的各種動力，可以綜合成為內在和外在的兩個系統，人和生產力是內在的動力，自然物和其他社會的影響是外在的動力，世界的資本社會便是由這內在和外在的兩個系統的動力所推動的。那外在的動力，最主要的便是各個並立着的社會的交互作用，馬克斯就看落了這種交互作用，所以他只看到一個孤立的資本社會。以孤立的資本社會去說明資本社會，其錯誤恰恰與以孤立的個人去說明人類相同。

60 問：孤立的資本社會與世界的資本社會究竟有何區別？

答：所謂孤立的資本社會，就是把資本先進國關起門來看，把牠從世界中分割開來看的資本社會。這樣的資本社會，自然只有牠的內在的推動力，自然可以專從生產力方面去說明牠，然而事實上從來沒有這種資本社會存在過。當前這世界的或現實的資本社會並不是如此。牠不是孤立的，牠是和其他式樣不同的社會，即和封建社會同時存在着，並且還在彼此間的交互作用上存在着。倘使資本社會的周圍沒有許多封建社會來供養牠，牠便

他便根本不能存在，即能存在，也必然是另外的一個式樣。例如大英帝國，倘使牠的那些佈滿整個地球的殖民地一旦同牠斷絕關係，牠便一個禮拜都不能支持，立刻要坍塌。資本社會既然要封建社會來供養牠，發展牠，那末資本社會的推動力不純然是牠本身的生產力，因為那怕牠本身的生產力絲毫沒有改變，一旦牠周圍的封建社會有了變動，牠就不能不隨之而變動。這種周圍的封建社會的變動能夠影響到資本社會的變動，便是資本社會的外在的推動力。反過來講，現在一切封建社會，也都受了資本社會的影響，變成資本社會化了。這些資本化的封建社會，也不是牠本身的生產力所推動的，其命運也是被決定于外在的動力。例如一四九二年的新大陸，還是一個印第安人的半共產的社會，那些印第安人晚上睡覺之前，還有他們自己的社會，誰都想不到次早醒來，社會會變了式樣，他們的社會變成不是他們的社會了。社會的這種轉變，如果說牠也是牠本身的生產力所推動，那是誰都不會贊同的。由此可知，孤立的資本社會與世界的資本社會大有區別，前者是抽象的，不存在的，後者是具體的，現實的；前者的推動力是牠本身的生產力，後者的推動力不是牠本身的生產力，而是各個社會的交互作用。

61問：這各個社會的交互作用，不仍然是生產力的結果嗎？例如封建社會既受資本社會的影響而變動，資本社會又跟着生產力的發展而推進，結果，封建社會的推動，豈不是仍然脫不了生產力的干係，仍然跳不出生產力的範圍？

答：這種說法，倘使出諸資本先進國者之口，還可以說是得意之語，假令資本落後國家的人，也學着這種說法，那便是天生的賤骨頭，自視爲天生的奴隸。如果我們承認資本先進國的社會是人類社會的中心，其他社會都是牠的附屬物，如果我們承認資本先進國的民族是天生的主人，其他弱小民族都是天生的奴隸，那末，只有資本先進國的社會和民族有獨立的資格，並且可以代表一切社會和民族，這樣，牠的內在的生產力自然可以看作是其他一切社會的推動力，而且就是其他一切社會的本身的動力。可是，如果我們以爲資本落後國家的社會和民族，也有獨立的資格，也可以把牠當作一個獨立的主體來看，那末只能把別人的生產力及其附帶而來的各種強力，當作是一個外來的動力，無論如何不能把牠看作是自己本身的原動力。馬克斯之所以說社會的最初動力是該社會本身的生產力，正是站在他的資本先進國的立場上的得意語。他只把從前歐洲的封建社會看作是自己的生父，與

自己的資本社會有縱截面的血統關係，把現在歐洲以外的一切封建社會都看作是自己的附屬物，與自己的資本社會只有一點點主屬的關係，並沒有互相依存的關係，所以就把自己生產力當作是一切社會的原動力，當作是世界社會的最初動力。

62問：你把資本社會的生產力看作封建社會的外在的動力，無非是把生產力之上加一「外在」的形容詞而已，事實上究竟有何意義？

答：這意義很重大。一個社會倘使只有牠的內在的動力，其變動就不能適應於某種一定的規律，循序漸進，換句話講，不能跨越一定的階段；反之，倘使有了外在的動力，那末牠的變動，不是循着牠內部發展的一定路線前進的，常常可以跨越一定的階段。例如野生的花木與花棚內的花木不同：野生的花木未受外力的推動，不能不適應於自然的氣候而生長；花棚的花木受了外力的推動，這就是說，受了花匠的培植，牠就可以不受季節的支配，可以提早發育，甚而可以中途變了性質。我們當前的社會，是多種多樣的社會互相混雜互相影響而成的，由這互相影響而生的外在的動力非常之大，忽略了這外在的意義，任何社會皆不能真確說明。馬克斯就忽略了這種外在的動力，所以他不但一般的資本化的

封建社會說不明白，連他自己的那個封建產的資本社會也說不真確。我們要證明他的這種不真確，無須遠徵博引，祇要把他對於社會的革命期所下的判斷，拿來觀察一下就成。

#### 四 社會的革命期

63 問：馬克斯對於革命期的觀察是怎樣的？

答：第一，他以爲革命的來臨，必然落在社會的生產力與當時的生產關係或社會關係發生矛盾之時；第二，任何社會組織若不到包含在牠裏面的生產力更無發展之餘地以後決不會顛覆；第三，新的比較進步的生產關係如果使牠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母胎內尙未成熟之時，決不會發生。

64 問：這裡面也有錯誤嗎？

答：最大的錯誤，就是他把革命的時期弄成抽象化，模糊化了。他把生產力看作是社會的唯一的最初動力，自然要說革命就發生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之時，其實，這種說法是十分抽象，十分含糊的。何以故？因爲若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衝突的出發點講，

那末有史以來，無論那一種生產力，都是自始便和牠的生產關係有衝突，因為歷史的進程，正如馬克斯自己所說，時時刻刻都在揚棄牠自己，時時刻刻都在矛盾中進行着，矛盾是永續而沒有間斷的，這樣，革命的時期就在無形中延長起來，延長到與全部歷史同樣的長遠了。又若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衝突的終結點講，則革命的時期又會變成永遠不會到來，至少是無法可以估定牠的到來，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究竟要衝突到怎樣的程度才會終結，是沒有明確標準的，不但沒明確的標準，而且簡直是永遠不會終結的，至少是用強力把那不統一無秩序的生產方法停止之前，決不會終結。由此可知，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去說明革命期的來臨，那是一點什麼都說不明白的。試以馬克斯所最努力說明的當前的資本社會講，說牠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沒有矛盾嗎？事實上，矛盾早已存在了，馬克斯尚未出世之前，就早已存在了；說牠這種矛盾已經發展到了盡頭，不能再行繼續了嗎？事實上，這種盡頭盡頭的話，從馬克斯親口說起，他的信徒跟着說，今天說明天是盡頭，明天又說後天是盡頭，一直說到現在，資本社會依然存在，依然沒有走到盡頭。可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矛盾這件事太空泛而沒有標準，不能說明革命期的來臨。

65問：馬克斯已經指示出來，不到生產力更無發展的餘地以後，舊社會不會顛覆，物質條件尙未成熟之時，新社會亦不會產生，這不是明明白白的標準嗎？

答：這標準仍然是空泛而不着邊際的。生產力究竟要在怎樣的條件下，方才叫做更無發展的餘地？物質條件究竟要到怎樣的程度，方才稱得成熟？這都是無所依據的。資本社會的生產力，照馬克斯派的判斷，早已沒有再行發展的餘地了，可是由蒸氣的生產漸次進化到電力的生產，至今還在繼續不斷的望前發展着。新社會，至少是由舊社會到新社會中間的過渡社會，依馬克斯派的觀察，物質條件也早已成熟，可是新社會或過渡社會亦未曾整個產生。不但如此，如果判斷一個社會的變動，須視該社會本身的生產力有無再行發展的餘地及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之是否成熟以爲斷，那末資本社會的革命，應該資本最先進的國家最先發生，最落後的便最後發生；可是事實上，最先進的英國尙未革命，而比較落後的俄國，反而先來革命了。由此可知，所謂包含在舊社會本身內的生產力之有無再行發展的餘地及新社會的物質條件由舊社會母胎內之是否成熟這兩件事不但沒有真確的標準，而且往往與事事相反，根本不能用牠來做判斷革命期的標準。

66 問：那末觀察革命期的來臨，應該拿什麼來作標準？

答：這裏先要明白：社會關係的飛躍的轉變和社會的革命，畢竟是兩件事。社會關係永遠常有飛躍的轉變，只要人類社會存在一天，便一天不能說牠再沒有飛躍的轉變；革命却不然，牠不見得是同人類的社會相終始的，祇要到了人類能夠完全支配自己的社會之時，就不一定再有革命，或許正如馬克斯所說，革命這件事，會跟着資本社會的覆滅而同時終結。不過，在過去的歷史中，所有社會關係，常常就是這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壓迫關係。每當社會關係轉變之時，壓迫者常常要死命的保持那種有利于他的舊關係，而被壓迫者却不能不盡情的推倒牠，因而便有流血的革命。所以過去的一切社會，差不多每經一次大飛躍，便有一次大革命，這是無須否認的。然而，社會關係不到大飛躍的變化之時，革命仍然可以發生，因為革命就是壓迫的結果，只要社會常常有了壓迫的事實，便天天都有發生革命的可能，其潛伏與爆發，完全要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方的政治能力如何而定。所以要觀察革命期的來臨，必須將革命分成兩類去觀察：一類是社會關係飛躍期的革命，一類是非社會關係飛躍期的革命。為說明上的便利起見，前者可以稱牠為社會革命，



後者可以稱牠爲政治革命。

67問：政治革命應該怎樣去觀察？

答：從有確實的記載以後的歷史看來，所謂政治，完全是壓迫者用以壓迫別人的一種工具。這工具，倘使壓迫者能够運用適當，一方面對於被壓迫者施以奴性的教化，使被壓迫者安於奴隸的地位，同時又整軍振武，用以威脅被壓迫者，則革命必然一時的處於潛伏的狀態。反之，壓迫者如果壓迫的技術不精，有如歷代的所謂昏君暴主之所爲，則某種適當的機會一到，革命必然爆發。這種革命的結果，一小半是革命側的技術不良，終歸失敗，一大半是被革命側的最高頭目被推翻，由革命側的野心家取其地位而自爲最高的頭目，例如中國秦朝以後直至最近所有多次的革命，差不多全是這一套。這裏我們最要注意的，就是革命的結果無論勝利屬於何方，社會關係皆不會有根本的改革，因爲勝利若屬於被革命側，則舊的社會關係當然存續下去；勝利即屬於革命側，亦因戰亂之時，人口突然減少，騰出死人的生活資料填補了活人的不足，加上人民厭亂之心達到極點，不願再以兵戎相見，致使野心家得以一仍社會關係的舊慣，安享舊壓迫頭目的富貴榮華，所有社會情形的

改變，無非就是草野英雄變作新貴，如此而已。因此，我們要觀察政治革命，雖然不能忽略當時社會生活的情形，但最重要的，還是壓迫者所施於被壓迫者的那種壓迫的工具。倘使要從生產和交換的方式上去說明，至多只能把過去的歷史，在事後像魔術家表演手術一樣，用一種巧妙的字句把牠和自己所特製的原理關聯起來，決不能真確說明事實。

68 問：那末社會革命應該怎樣去觀察？

答：這和政治革命的觀察恰相反，觀察政治革命須以政治爲第一義，社會的物質生活爲第二義，觀察社會革命則須以社會的物質生活爲第一義，而以政治爲第二義。我這裏所說的以政治爲第二義，並不是像馬克斯一樣，無形中把政治的要素拋開，政治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要素。這要素就是適應於社會的動力中那種人的要素而來的。這人的要素，如果要把牠用通俗的話說明出來，就是人有一種革命的熱情，這熱情說得雅緻些，便是『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說得粗俗些，便是『管他媽的，同他幹一下吧』！這種熱情的高漲與低落，完全要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方的壓迫技術和鬥爭技術如何而定，牠在革命的過程中，不管是政治革命抑社會革命，皆有牠的很大的作用，皆能影響到革命的全過程。馬克

斯因爲看落了這一種元素，所以他對於社會革命的來臨，有如賭徒猜寶似的常常猜得不準，猜不準以後又用不準的方法去瞎猜，這意思就是說，仍回頭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重複的斤斤去計較。不過社會革命的爆發是一件事，社會革命的成功又是一件事。社會革命的成功與否，却不能不視新社會的經濟條件之是否齊備以爲斷，倘使經濟條件尙未齊備，則雖革命的熱情高漲到極度，也是不會成功的。可是這裡要注意，我所說的經濟條件與馬克斯所說的不同：馬克斯所說的只是一個社會本身內的經濟條件，我所說的是整個世界的經濟條件。由這不同，會演出很重大的結果。因爲我們當前的這個世界社會，是由多個的社會互相混雜互相影響而成的，那多個的社會，一方面是各自獨立的，同時又是互相統一的。馬克斯只看到各個社會的獨立性，並未看出各個社會的統一性，所以他只知道從那孤立的社會本身的經濟條件上去觀察，殊不知本身以外的別個社會現存的經濟條件，也可以移作將來自己的新社會的經濟條件。這個世界社會中的各個社會，的確是可以移本身以外的經濟條件作爲自己新社會的條件的，例如一個純封建的腕力生產的社會，牠不必在牠本身內腕力生產的條件中去求蒸氣生產的條件，甚而可以跨越蒸氣生產的階段，直接採用

電力的生產及其與此相適應的各種社會關係。試以中國說，現在一般馬克斯的信徒們，對於中國的觀察，第一件事就是整整齊齊的排列出封建社會，資本社會，和新社會這樣呆板的程序，然後再把中國塞進某一個階段，倘使塞在封建的階段上，便斷定中國還要走上資本社會的階段，殊不知在那各社會的統一性上，中國早已盡了供養資本社會的義務，早已做了資本社會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負」的成員，換句話講，中國的「正」的資本社會的階段，已經給各資本先進國代走盡了，再不必而且不能走上這種階段了。現在再把我的話總結一下：我們要觀察當前的社會革命，第一句話要問：客觀的新社會的經濟條件已否齊備？這條件要從整個的世界中去觀察，不能從孤立的社會中去觀察。第二句話要問：壓迫者所用以壓迫的技術或政治是否已經破產？被壓迫者是否已經自覺，已經起來？

69 問：那末依你的觀察，現在這新社會的經濟條件已否齊備？被壓迫者已否起來？

答：新社會的經濟條件早已齊備。這裏面的道理，後頭還有詳細的說明，這裏只是簡單的說牠幾句：帝國主義是以殖民地的繼續不斷的取得爲其發展的前提，現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以及一切類似殖民地的國家，早已被各帝國主義瓜分淨盡，各帝國主義除了加重舊

殖民地的榨取以外，更無其他發展的可能；並且新社會中所必不可少的各種進步的生產技術，已經成熟，已經足以建設新社會的物質基礎了。經濟條件已經這樣齊備，而社會革命尚未來臨，其唯一的原因，就是被壓迫者尚未整個起來之故。要問被壓迫者爲什麼還不起來，究竟要待何時起來，這無須問別人，只要問各被壓迫者自己。被壓迫者如果安於奴隸的地位，或希望別人來解放他，他就不但自己一輩子看不見資本社會的顛覆，而且連他的子孫還要淪爲奴隸，因爲資本社會不是像馬克斯所說，會自動的趨於消滅，牠有科學做牠的劊子手，替牠管理奴隸，加重奴隸的榨取。反之，如果被壓迫者一旦起來，則資本社會早已枯朽不堪，一拉即倒，新社會必然可以應聲而出。不過這裡頭有一件極重大之事，即被壓迫之中，因被壓迫的程度有輕重，各人的責任亦有輕重的不同。被壓迫最重的便最先起來的責任。所以要觀察整個社會的革命，還要把那被壓迫者各分子細加分析，究竟誰是被壓迫的尖端。說到這裏，問題就引到資本社會的經濟構造，和對立物的探求上面去了。

## 第三章 剩餘價值

### 一 剩餘價值的內容

70問：資本社會的經濟構造，最大的特徵是什麼？

答：最大的特徵，就是那個支配生產的資本家的生產，不是以生產人類的生活資料為目的，而是以利潤的取得為目的的生產。這利潤的取得，依馬克斯的解釋，完全是由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中得來的。各個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大小，雖不一定與他支配下的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大小完全相同，但以整個的資產階級說，則其利潤的全部都出自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所以映在馬克斯的眼中，剩餘價值的生產就是資本社會的經濟構造最基礎的條件和最大的特徵。他就用這剩餘價值作了中心，去解釋全部的資本經濟及其與此相應的各種形態，例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鬥爭等。因此，剩餘價值是馬克思學

說中一個很重要的部份，我們不能不詳細的去研究一下。

71問：甚麼是剩餘價值？

答：我們要知道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先得明白兩個前提：一個是勞動價值說，一個是等價物交換。剩餘價值是在這兩個前提下成立的。

72問：甚麼是勞動價值說？

答：馬克思分價值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兩種。各種各樣不同的商品，就是各種各樣不同的使用價值。凡是使用價值，不一定是商品，但凡商品，都是使用價值，因為商品就是那些用為交換的生產物，而生產物不一定是用為交換的，同時，沒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却不能用為交換。各種各樣不同的商品或使用價值，何以能够互相交換？詳細些說，在社會的實踐上，各種不同的商品，是照什麼標準或尺度以進行其交換的呢？比方社會的實踐上，一斗米和五尺布相交換，這一斗米和五尺布之所以能成為交換，其中必然有一個共同之點，這共同之點，就是一斗米或五尺布的交換價值。然而問題還沒有說明，這共同之點，或一斗米和五尺布的交換價值，究竟是什麼？這件事就是引起許多經濟學者的許

多糾紛的一件事。其中最爲一般俗流的經濟學者所贊成，同時又是極其錯誤的，約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效用價值說，以爲價值被決定於效用，效用愈大的商品，則其價值愈高，反之則愈低；一種是供給與需要的學說，以爲價值的大小，被決定於供求的數量，供者少而求者多則價值大，反之則小。這兩種說法，前者是使用價值與價值混同，後者是價值與價格混同，其錯誤已被馬克思指摘得十分詳細而且真確，這裏無須再行申說。然則馬克思又是怎樣解釋這交換價值的呢？他以爲（其實李加圖早已發現了）商品的交換價值是被決定於生產商品時所融化在商品中的必要社會勞動，商品中所含的必要社會勞動量愈多，則其價值愈大，反之則愈小。

73問：甚麼是必要的社會勞動？

答：勞動有二重性：生產者施其勞動於生產的對象上，一方面是各個別的生產者使用其各種不同的勞動，例如耕田的勞動，鍛鐵的勞動，縫衣的勞動等等，這種勞動叫做個人或特殊的勞動；同時，一切社會的生產都是由各生產者的互相聯絡作成的，在那互相聯絡的生產過程上，各生產者不問其各自擔任的階段爲何，即不問其各人的勞動式樣如何，



而在支出勞動或使用勞動的意義上，各人的勞動總是一致的，毫無差別的，這種無差別的勞動，就叫做一般的或社會的勞動。那種特殊的或個人的勞動，牠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形式，因而就作成各種各樣不同的商品或使用價值；這一般的社會勞動，祇有量的差異，並無質的不同，因而就作成在交換的實踐上用爲交換比例的交換價值。並且，因爲商品是以社會的交換爲前提的，在那各生產者互相關換其活動的社會關係之下方才成爲商品，所以交換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換句話講，必要的社會勞動就是價值的本質。甚麼是「必要的」？勞動量的單位是甚麼？這可以用一句話來回答，就是：在一定時代內成爲社會標準的生產條件下，以那個時代勞動之社會的平均熟練程度及其社會的平均強度，產出一種商品或使用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這句話說得淺顯些，就是：所謂「必要的」，乃是確定勞動量或價值的時間，既不以特別熟練或特別努力的生產者所消費了的勞動時間去計算，也不以特別粗劣或特別懶怠的生產者的時間去計算，乃是指定某種一定生產條件下，以社會的平均熟練和平均強度所必不可少的勞動時間而言。這便叫做勞動價值說。

74 問：甚麼叫做等價物交換？

答：所謂等價物交換，就是兩種價值相等的商品相交換，即各生產者互相交換其活動時，各以等量的勞動相交換。依馬克思的見解，在資本社會中，各生產者融化其勞動於商品內，以商品的形式相交換，雖然有時價值與價格遠離，例如價值大的某種商品有時價格反低，價值小的某種商品有時價格反高，但通常的交換，價值總是起伏於平均價格的上下，決不是茫無標準，價格可以任意離開價值的。其所以然，乃是自由競爭的結果。因為市場內，某種商品求過於供，必然價格遠超於價值，獲利甚豐，各經營者莫不爭先恐後，加多生產，非至供求平衡甚而供過於求之時不止，於是價格漸次降低，甚而降至價值以下；一到價格降至價值以下，則獲利少而經營者亦少，結果仍然恢復原狀，這樣來回反復以擠於平，終為等量勞動相交換的理法所支配，這便叫做等價物交換。

75 問：在這勞動價值說和等價物交換的兩個前提下，剩餘價值是怎樣產生的？

答：我們先看看資本家所做的是一些什麼事情。資本家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先將貨幣買進商品，然後再將商品賣出，收回貨幣，可以用簡單的公式表示如下：

剩餘——商品——剩餘

這支出時的貨幣與收回時的貨幣，倘使數量相同，則資本家毫無所得。資本家是不會來做這種毫無報償的事情的，他總要收回的貨幣比較支出的貨幣多，才會來做，所以必須

$$C - C' - C'' + (C - C')$$

才是資本家的事情（貨即貨幣，商即商品， $(C - C')$ 為收回時所加多的貨幣）。然而這收回時加多的貨幣，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交換既是等價的交換，那末必須有了加多的商品，方才能够得到加多的貨幣，若用公式表示，便是這樣：

$$C - C' + (C - C') - C'' + (C - C')$$

這加多的商品又是怎樣來的？說到這裡，問題就引入資本制生產的中心了。原來資本家所買進的商品有兩種：一種是生產工具和原料，一種是勞動力。馬克思稱前者為不變資本，後者為可變資本。不變資本是死的，買進時的價值若干，賣出時的價值仍然是若干，不過買進時的式樣與賣出時的式樣有新舊的不同而已，因為在那改造式樣的時候，僅僅是把舊商品的價值原封原樣的移到新商品當中去。可變資本則不然，牠是活動的，有伸縮餘地的。因為勞動力這種商品，除了將牠本身的價值移到新商品之外，還有剩餘的勞動，可以產

生加多的商品。由這剩餘勞動所產生的加多的商品，就是剩餘價值。

76 問：勞動力作成本身的價值以外，何以還有剩餘勞動，願聞其詳。

答：這裡先得說明勞動力本身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也和其他商品的價值同樣，等於作成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作成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以什麼為標準？這是很顯明的，要使生產者能夠支出勞動力，不能不使生產者能夠生活，所以生產者必要的生活資料是決定勞動力的第一件事；生產者不但自己要生活，他的妻室子女也不能不使之生活，否則勞動力的支出便不能永續，所以維持生產者家庭的生活，是決定勞動力的第二件事；各生產者所處的環境和時代各有不同，時代愈前進，所處的環境文明程度愈高，則維持生活必要的條件亦愈複雜，例如在文明國裏，子女的教育費以及各人的至低限度的娛樂費之類，都是必要的條件，這是決定勞動力的第三件事。總之，勞動力的價值，在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環境裏面，等於作成生產者的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資本家就是付了這種勞動力的價值給工人，把工人的勞動力買了去。資本家這樣的買了工人的勞動力以後，工人的勞動力便成了資本家的商品，資本家有依照他自己的意思使用這種商品的

權利。於是資本家就命令工人替他從事生產。比方，工人在六小時內可以作成他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或勞動力本身的價值，而資本家只要他們工作六小時，則工人既無所失，資本家亦無所得；但資本家決不肯如此，他一定要使工人再多做些時間，例如使作十小時，這裏面就多出四小時的勞動，這四小時的勞動便叫做剩餘勞動，其他六小時則為必要勞動。必要勞動時間內的勞動力，資本家是支付過代價的，剩餘勞動時間內的勞動力却沒有支付過代價，故前者又稱為支付勞動，後者稱為不支付勞動。這剩餘價值或不支付勞動時間內所作出的價值，便是資本家所榨取同時又是工人所損失的剩餘價值。因此，資本家越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則剩餘勞動時間越長，而剩餘價值亦越多。由這延長勞動時間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叫做絕對的剩餘價值。

77 問：這樣嗎？那末剩餘價值要受生理上的限制了，因為延長勞動時間，無論如何總不能延長到生理上所不能容許的程度。並且事實上，十九世紀以來，各國工人的勞動時間已經漸次縮短，而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却反增加，這是何故？

答：剩餘價值的獲得，不一定要延長勞動時間，只要把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縮短，

也同樣的可以增加剩餘價值。比方工人一天的勞動時間爲十二小時，如果必要勞動爲六小時，則其剩餘勞動亦爲六小時，這樣，剩餘價值率（即剩餘勞動對於必要勞動之比）是百分之百；現在把必要勞動縮短爲四小時，則剩餘勞動便爲八小時，剩餘價值率變成百分之二百，即剩餘價值增加了。不但如此，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減少二小時，即使一天勞動的時間也同樣的減少二小時，結果仍然可以增加剩餘價值，因爲這樣減少之後，成爲六小時的剩餘勞動對於四小時的必要勞動之比，剩餘價值率是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工人的一天勞動時間雖然不延長，甚而反縮短，如果必要勞動時間減少了，剩餘價值就可以增加。由這減少必要勞動所增加的剩餘價值，叫做相對的剩餘價值。

78 問：怎樣可以減少必要勞動？

答：減少必要勞動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力。商品的價值等於生產該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勞動力的價值等於生產維持工人的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這些都在上頭說明了。生產力增進的結果，很顯明的，必然要使商品和勞動力的價值減低。比方從前作成一件衣服需四十小時，現在因爲生產力進步，只要二十小時就夠了，這

樣，衣服的價值便減少了一半。衣服是如此，其他一切生活資料莫不是如此。工人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或勞動力的價值減低，就是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減少。所以資本家只要努力提高生產力，就可以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就可以增加相對的剩餘價值。自從產業革命以後，生產力增高得非常驚人，一般的工業品，差不多平均要增到一百倍以上，資本家就在這種提高生產力的努力之下，獲得多量的剩餘價值，所以提高生產力是增加相對剩餘價值最有效的方法。此外，減少工資和使勞動生產性加強（即在一定的條件下，使工人格外努力去生產）也可以增加剩餘價值。不過減少工資，一方面既有限制，同時又祇是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遠離，不能使勞動力的價值減少，嚴格的說起來，與剩餘價值的生產毫無關係。勞動生產性加強，固然也可以減少必要勞動，但勞動生產性加強之後，工人要恢復身體的健康，不能不多需生活資料，即勞動力的價值不能不稍稍加多，兩相抵減，所可減少的必要勞動非常有限。

79問：所謂剩餘價值，現在已經明白了。這裡還要問一問：資本家所得的利潤的全部，與這剩餘價值的全部，果然恰恰是相等的嗎？

答：就事實方面講，不一定是恰恰相等的，因為事實上有一些偶然的事情，例如堆

貨棧着了火災，或礦山爆炸，皆可以使已有的剩餘價值不能成爲利潤。不過這些偶然的事情，不能損害經濟理法的成立，譬如一手爲五指這句話，不能因有偶然的六指的事情而說牠錯誤。在經濟的理法中，利潤的全部的確就是剩餘價值的全部。不過剩餘價值要分作若干份，各各加上不同的名義分配給各種資本家，例如貨幣資本家所得的叫做利息，地主所得的叫做地租，工商業者所得的仍稱爲利潤等等。不管各份的名稱爲何，其淵源總都落在生產進程中所生產的剩餘價值。

80問：既然如此，那末，市場內一般的商品（勞動力除外）在流通的過程上，那種升降不定的價格，與資本家的利潤是沒有關係了？

答：從前商業資本的時代，商人專在價格方面用賤買貴賣的方法去賺錢，其所得的東西完全等於強盜擄掠而來的贓物，與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下的利潤性質不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下的商品，其價格雖然也常常與其價值遠離，但價格畢竟不能產生價值。價格的升降，嚴格的說，只能影響到各資本家對於利潤的分割上面，絲毫不能增減剩餘價值的本身。所以就各個別的資本家說，價格與利潤是有密切的關係，若就全體的資產階級說，則價格



與利潤沒有關係，因為那些價格在價值以上出賣所多得的利潤，就是其他價格在價值以下出賣所減少了的利潤。

81問：價格在價值以下出賣的商品，也能够得到利潤嗎？

答：能够的。比方一種生產事業，牠的總資本為二十萬元，其中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各佔十萬，剩餘價值率為百分之百，則剩餘價值亦為十萬，總生產物的價值是三十萬，這樣，倘使價值與價格相等，則其所得的利潤，自然與剩餘價值相等，即十萬元。但現在因為自由競爭的結果，總生產物只能以二十五萬元的價格出賣，與其價值比較，要少五萬元，可是結果仍然得了五萬元的利潤。

82問：那末，這種價格，資本家通常是用什麼標準來決定的？

答：生產價格。所謂生產價格，就是生產費加上平均利潤。這平均利潤是以平均利潤率（即利潤對於總資本的比例）計算的。所以資本家在那決定商品價格的時候，對於生產物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大小，他早絲毫不管的，他只注意在平均利潤率上面。因此，各資本家便在不知不覺之中，常常有一部分商品是在價值以上出賣，有一部分則在價值以

下出賣。試舉甲乙丙三種生產事業來說，剩餘價值與利潤的關係如下：

生產事業	總資本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率	利潤率	利潤
甲	100,000	10,000	10%	二五%	50,000
乙	500,000	100,000	100%	二五%	100,000
丙	600,000	100,000	100%	二五%	150,000
合計	1,100,000	300,000	100%	二五%	300,000

生產物的價值與價格的關係如下：

生產事業	總資本	剩餘價值	總生產物價值	利潤	總生產物的生產價格
甲	100,000	100,000	300,000	50,000	250,000
乙	500,000	100,000	500,000	100,000	500,000
丙	600,000	100,000	700,000	150,000	750,000
合計	1,100,000	300,000	1,500,000	300,000	1,500,000

又假定各事業的總生產物個數是一萬個，則每一個的價值與價格相差如下：

價 值	甲 事 業	乙 事 業	丙 事 業
三〇	五〇	七〇	
生 產 價 格	二五	五〇	七五

我們由這三個表中，可以看出三件主要的事情：一，利潤的總和等於剩餘價值的總和；二，生產物的生產價格的總和等於生產物價值的總和；三，甲事業生產價格低於價值的差額恰恰等於丙事業生產價格高於價值的差額。

## 二 剩餘價值的背理

83 問：剩餘價值說不能成立的嗎？

答：我們暫時不要管牠能不能成立，先把牠拿去解釋解釋事實看，倘使解得通事實，便有成立的可能，否則自然不能成立。馬克斯告訴我們，勞動力的價值等於生產勞動力

的必要勞動時間，這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維持工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條件來決定的。好一個生存和繁殖的條件！試問這生存和繁殖究竟有何標準？如果以至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爲標準，那末黑麵包和白麵包同樣的能够維持生存和繁殖，究竟以黑麵包爲標準，還是以白麵包爲標準？又如果以相當的舒適爲標準，那末住一間寬敞的房屋比住一間窄狹的房屋舒適，兩間又比一間舒適，三間又比兩間舒適……究竟又以幾間爲相當？社會中一切必要的公共建設，例如文化和交通之類的建設，是否也算入工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條件之內？倘使算入，應該怎樣算法？有兒女的工人比較沒有兒女的工人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多，兩個兒女的比一個兒女的又多，三個又比兩個更多……究竟以幾個兒女爲繁殖的標準？一個工人，昨天和今天所支出的勞動力是相等的，可是昨天沒有兒女，今天有了兒女，如果說，今天的勞動力的價值比昨天的大，那末勞動力的價值，簡直是瞬息萬變的，這瞬息萬變的價值怎樣能够擔當交換標尺的職務？諸如此類的事情，馬克斯都沒有說到，敢請他的信徒們爲我道來！或許立刻就有人說，馬克斯所說的生存和繁殖，乃指整個的無產階級而言，以整個的無產階級說，生存和繁殖的條件，必然有其一定的標準，並且合各個人的條件，恰恰等

於全體條件的總和。哼！這倒十分有趣！如果只要全體工人有一定標準的東西就可以視為勞動力的價值，那末勞動力的價值，與其說是生存和繁殖的條件，毋寧說是身體的重量之為真確而容易計算，並且合各個人的重量，也恰恰等於全體重量的總和。其實，我們只要看看，社會的實踐上，勞動力是由全體工人打夥一起出賣的，還是由各個別的工人各自出賣的，就可以知道所謂全體云云，與事實實不相干。

84問：工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條件既沒有標準，那末馬克斯所說的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也是沒有標準的了？

答：馬克斯告訴我們，工人在那整日的勞動時間內，除了作成他自己的生存和繁殖的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外，還有剩餘的勞動時間。這剩餘勞動是確定必要勞動的前提下出現的，所謂必要勞動，既渺茫不可捉摸，則剩餘勞動之不合理，不言可知。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事實：比方，萊因省居利城（馬克斯生長之地）有一位馬克斯的老家，人們都稱他做馬二，是一個撈魚過活的人。馬二家裏有一個愛妻和兩個孩子，全靠馬二一人做活供養她們。馬二每天從早晨八時起至下午六時止，一共十小時，都在萊因河撈魚，撈得的魚

有幾天較多，有幾天較少，但平均起來，每天撈得的魚可以賣得一馬克，恰恰可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既沒有什麼不足，也沒有什麼「剩餘」。他昨天還是如此，昨夜不知道怎的，經過他的愛妻幾番慫恿，叫他還是到附近的工廠裏去作工，每天只要作工八小時，便可以得到一個馬克，咱們可以在家裏多聚兩小時，於是今天的馬二，不是萊因河上的漁夫，他變成某某工廠的工人了。馬二在工廠裏工作，不覺得要比萊因河撈魚多費力，同時仍然可以維持一家的生活，並且還多出一些時間同他愛妻和孩子們聚會。可是馬克斯聽到了這件事，立刻跑到馬二家裡，很誠懇的對馬二的妻子說：『工人是有剩餘勞動時間的，爾丈夫的剩餘勞動時間全給資本家剝奪而去了！』馬二的妻子聽了這話，整半天摸不着頭腦，後來同她的丈夫一道研究，也研究不出所以然來！列位不要以為這段話是無中生有的笑話，這樣的事情，的確充滿了整個的無產階級，其中含有很重要的意義。昨天的馬二和今天的馬二除了由「漁夫」的頭銜一變而為「工人」的頭銜以外，其餘的一切條件都沒有什麼改變，何以說他昨天沒有剩餘的勞動時間，今天便有了剩餘的勞動時間？我不曉得馬克斯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馬二夫婦懂得他的道理。或許有人說，馬克斯所說的剩餘勞動本不是限

於工人的，今天的馬二固然有他的剩餘勞動，昨天的馬二也同樣的有他的剩餘勞動，不過昨天的剩餘勞動歸由馬二自己所有，今天的剩餘勞動則移歸資本家所有，如是而已。哼！這倒奇怪了！我上面假設的時候，已經說得很明白，昨天的馬二工作十小時，可以得到一個馬克，恰恰可以維持他一家四口的生活，今天的馬二工作八小時，也同樣的得到一個馬克，也同樣的恰恰可以維持他一家四口的生活，如果他昨天也有剩餘勞動，而且歸由馬二自己所有，那末昨天的馬二比較今天的馬二生活上總該舒服些，何以今天的馬二反多出二小時同他的妻子們聚會？總之，要說昨天的馬二和今天的馬二俱有同樣的剩餘勞動，本沒有什麼不可以，但若說他昨天的剩餘勞動歸他自己所有，今天的剩餘勞動被資本家剝奪而去了，則必須今天的馬二比較昨天的馬二勞苦些，才有實証，否則所謂「剩餘」，所謂「掠奪」，便會變成毫無意義的廢字。或許又有人說，昨天的馬二是一腕力生產者，今天的馬二是一機器生產者，機器生產者比較腕力生產者的剩餘勞動多，資本家所掠奪的就是這種多出的剩餘勞動。這件事關係于相對的剩餘價值說，留待批駁相對的剩餘價值說時再來批駁。

85問：所謂剩餘勞動既這樣神秘，那末剩餘價值也是同樣的神秘了？

答：馬克斯告訴我們，工人的必要勞動，資本家是支付過代價的，剩餘勞動是沒有支付過代價的，所以剩餘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完全落在資本家手裏。這裏我們所要問的是：資本家究竟應該付出多少的代價，方才算爲付足了工人的全勞動時間的代價，方才算得勞資兩方各無虧損？對於這個問題，大概馬克斯的信徒們不出下述兩種回答：一種是，必須利潤的全部，分配到工人的工資上面，一並給了工人；另一種是，剩餘價值是社會的，應該作爲社會公有。後一種回答，很顯明的，等于他毀壞了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立的原理，因爲剩餘價值既是社會的公共的產物，則爲資本家獨佔以後，工人不過和其他一切勞動者同稱，只有一種普遍的一般的損失，並沒有特殊的損失，不能把他看作是資本家的唯一的對立物。不但如此，剩餘價值既是工人生產出來的，不管其中有何等重大社會關係，工人肯將他的剩餘價值無條件的拿來公共嗎？至於前一種回答，則等于工場歸由工人所有，僅僅是把一個資本家割成無數的領份，分給全體的工人，這樣，工人自然沒有什麼損失了，可是有一個問題：資本家的生產是一種非常賺錢的事業，若把資本家的利潤全部分給工人，則工人必然可以得到很多的收穫，比方上述的馬二，他走進



工場之後，每天所得的會由一個馬克變成三個馬克，我不曉得馬二何以有這等幸運，上帝會格外的多給他兩個馬克，並且不曉得上帝有何方法，能將這幸運普及于一般的勞動者？

86問：那末相對的剩餘價值，更是不可理解的了？

答：馬克斯又告訴我們，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可以增加相對的剩餘價值，這縮短必要勞動時間最有效的方法莫過于提高生產力，因為生產力愈高，則工人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愈低，即必要勞動時間愈少。這種說法，我們驟然看去，似乎很有道理，其實只要仔細一研究，也是不合于事實的。生產力愈高，則生產物的價值愈低，這是一點不錯的，然而在等價物交換的前提下，生產物價值的高低與所謂生產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沒有多大的關係。何以呢？比方一個毛織工場，資本家如果是用他的毛織品來作工資付給工人的，並假定每天付給各個工人的毛織品是兩尺，這樣，生產力增加，自然就可以減少必要勞動時間，因為勞動生產力如果增高了一半，作成兩尺毛織品的必要勞動時間便可以減少一半，即生產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減少一半，亦即剩餘價值加多一半。可是事實上並不是如此。資本家並不是直接以其毛織品當作工資付給工人，而是將毛織品交換成爲貨

幣付給工人的。在等價物交換的前提下（這是馬克斯自己所定的前提），毛織品的生產力如果增加了一半，則其價值必然減少一半，即每尺毛織品所能兌換的貨幣減少一半，比方昨天是用兩尺毛織品兌換成爲一馬克的貨幣付給工人，今天生產力加倍之後，付給工人的貨幣仍然是一馬克，可是要四尺毛織品方才可以換得一馬克了，這樣，生產力雖然增加，而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仍然不會減少，即剩餘價值仍然不會加多。再明白些說，生產力增加，只能增加使用價值，而價值是絲毫不會增加的，價值既沒有增加，則代表價值的貨幣也不會增加（自然，市場內用以流通的貨幣總額如果增加，則貨幣所代表的價值即行減少，即以同一的商品價值可以多換貨幣，這件事于研究剩餘價值的原理之時，沒有關係，故不將牠放入考慮之內），比方那個工場昨天所生產的毛織品可以換得一萬馬克，今天無論生產力增加了多少，在等價物交換的前提下，所能換得的貨幣總額仍然超不出一萬馬克，同時，付給工人的工資又和昨天相等，所謂相對的剩餘價值，從何而來？用現物代工資與用貨幣付工資，發生這樣的差異，其中是有緣故的：貨幣插進資本家和工人之間，這件事，就是表示一種複雜的交換。那毛織工場工人的生活資料不限于毛織品，甚而根本不需要毛織

品，而是需要其他東西，即工人要拿他的工資來換毛織品以外的其他生活資料，所以生產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與該生產事業的生產力的增加與否沒有多大關係，牠是被決定於其他一切生活資料的生產力的，倘使其他一切生活資料的生產力都一齊的增加了，則生產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誠然可以減少，否則不能減少。例如工人最需要的生活資料是農民的谷物，這谷物的生產力如果沒有增加，則所謂必要勞動時間仍然不會減少。馬克斯大概是走進了一個理想的世界，那世界的一切生產統統都落在資本家的支配之下，而且生產力是一律均齊的，故以為資本家提高生產力，即可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即可增加相對的剩餘價值，殊不知我們當前的這個世界，與他理想的世界，完全是兩個樣兒。

87 問：那末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必然不是工人的剩餘價值，即資本家不只是以榨取工人為其生存的條件了？

答：這裏又要找着那位馬二先生了。馬二先生在萊因河撈魚的時候，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並不是被榨取者，他今天仍用和昨天同樣的努力去工作，不過改了撈魚的工作而為職工的工作，便說他是一個被榨取者，這未免使人難以置信。我們再把中國的村落農民和美國

的產業工人比較一下，依照剩餘價值的理法解釋，則中國的村落農民，至少是那些小自耕農，決不是被搾取者，而美國的產業工人，則無論如何也是十足的被搾取者；可是事實上，中國小自耕農的生活與美國產業工人的生活比較起來，真是一個乞丐，一個富翁，要說這個乞丐不是被搾取者，倒說那個富翁是被搾取者，不知道上帝給那富翁（美國工人）到底多生了幾雙手？或許有人說，美國工人是用機器生產，中國農民是用腕力生產的，如何能够相提並論？呀！這是根本沒有明白勞動價值說，尤其是沒有明白馬克斯所說的等價物的交換。在勞動價值說的前提條件下，腕力生產與機器生產都是同等的必要社會勞動，以使用價值說，則機器生產的固然要比腕力生產的多，但以交換價值說，則兩者完全相同，並沒有多少的差異。又在等價物交換的前提下，並在中美通商的事實上，美國的工人也沒有比中國的農民本來高超的根據，兩者何以不能相提並論？我們又再看看，倘使資本家的利潤，全是工人的剩餘價值，那末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通商，這件事，除了帝國主義爲了收買原料和出賣剩餘價值，及殖民地的幼稚工業受了先進工業的壓迫而不易發展，這兩個意義以外，在價值的交換上，必然是各無虧損的了？果然如此，那末帝國主義的國富何以一天比一

天的增加，而殖民地的國富則與此正相適應，一天比一天減少？事情更有難於解釋的：比方上海某某日本紗廠，牠昨天僱的是中國工人，今天改爲僱用日本工人，如果以剩餘價值的理法解釋，那末，單就「搾取」的意義講，牠昨天還是一個搾取中國的機關，今天却變爲不是搾取中國的機關了？並且中國要避免帝國主義的搾取也很容易，只要工人不受帝國主義的僱傭就成了？此外，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值得一說的：幾十年前，福建廣東一帶的窮人跑到外國替資本家作工的很多，結果大半都發了洋財，這是人所共知的。那些窮人從前偏促在家鄉的時候，雖不是被搾取的工人，却也非常窮苦，後來一變而爲被搾取的工人，倒發起大財了，被搾取反而被搾取得發財，這樣的被搾取究竟有些什麼意義？這樣的被搾取者何樂而不爲？

88 問：那末，馬克斯所說的價格和價值遠離的理法，有無錯誤？

答：當然是錯誤的。馬克斯告訴我們，價格與價值遠離，這件事只能影響到剩餘價值的分配上面，即價格在價值以上出賣所多得的利潤，無非就是價格在價值以下出賣所減少了的利潤。這樣，很顯明的，資產階級所有的商品，一定有一半是價值以上出賣的，其他一半是

價值以下出賣的。價值以下出賣的商品，也能够獲得利潤，也能够成爲資本家，這件事是要先確定有所謂剩餘價值那件事，而後才有可能的；並且市場上一切用以交換的商品，還要系統都是資本家所有的商品，價格低于價值的差額，方才恰恰等于價格高于價值的差額，否則便不能這樣確定。剩餘價值之不能成立，我們看了上述各種事實，已經有些明白了，至於市場上的商品是否全係資本家的商品，這是不待走進市場，就可以曉得的，因爲我們每餐所用的飯米，就大半不是資本家所有的商品。交換的市場中，既有資本家所有以外的商品，那末資本家在價值以上出賣所多得的利潤，也可以取之于資本家以外的商品所有者，何以一定要去被估其他資本家的利潤？可見所謂價值與價格遠離的理法，也與事實不合，不過這件事後頭還有詳細的說明，這裏僅僅這樣的提一提就是了。

89 問：依爾這樣說起，那末整個的剩餘價值說，都是不能成立的了？

答：自然不能成立。剩餘價值說，是要：（一）所謂勞動力的價值，（二）所謂必要勞動，（三）所謂剩餘勞動，（四）生產力進步可以縮減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五）利潤（包括利息和地租）的全部等于剩餘價值的全部，（六）價格只能影響到利潤的分

配，這六件事件解得通事實，方才能够成立的。我們上頭已經指出，那六件事件都與事實不符，可知剩餘價值說，的確是馬克斯的杜撰。實在的說起來，在分工的社會內，一切物質的生產，誠如馬克斯所說，都是在各生產者間的互相聯絡上作成的。全體生產者不過是在聯絡生產的過程中，各人担任一部分的工作，彼此勞動力的價值完全相同，例如工人的勞動力與農民的勞動力，價值是毫無差異的。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說牠被決定于生存和繁殖的條件，本無不可，但這生存和繁殖，是一般的生存和繁殖，即全體勞動階級的生存和繁殖，並非一個工人階級的生存和繁殖。既然如此，那末，要說勞動有剩餘，則無分工人或農民，全體勞動階級，各人皆有同樣的剩餘。嚴格的說，與其說是各人皆有剩餘，無寧說是各人皆沒有剩餘，因為在勞動階級能够供養坐食階級的意義上說，勞動似乎是有剩餘的，但勞動階級內有大部分的勞動者都陷在半饑餓的狀態中，即可證明勞動之沒有剩餘，更在生活上和提高文化的意義上講，益發可以確定勞動之沒有剩餘。勞動階級的勞動既沒有剩餘，則各人（無分工人或農民）的勞動全部都是必要勞動，決無所謂剩餘勞動。同是一個馬二，用同樣的努力去勞動，得到同樣的效果，說他昨天還沒有被資本案所掠奪

的剩餘，今天却有了那種剩餘，那是笑話。大概馬克斯是把工業生產的那種進步的生產力視爲工人的私有物，才鬧出這種笑話來！剩餘勞動既不成立，則剩餘價值之杜撰，不言可知。所謂利潤的全部等於剩餘價值的全部，及相對的剩餘價值和價格與價值遠離的理法，都不過是證明剩餘價值之杜撰而已。

90 問：剩餘價值說既不能成立，那末工人不是一個被榨取者了？

答：這倒不能一概而論。全勞動力的價值等於全生產物的總和，各個勞動力的價值等於用總勞動力除總生產物所得的商數。這商數可以給牠一個名稱，叫做「勞動力的平均代價」。工人所得的工資，如果低於這種平均代價，自然也是一個被榨取者，否則不是（各人的平均代價須抽出一部份作爲社會一般的公共建設，那是不消說的）。現在因爲各種統計尙未發達，那種平均代價不能真確知道，不能真確斷定那一個工人是被榨取者，那一個工人不是；但無論如何，大體上總可以決定下述的事實：歐洲及其他資本先進國，在十六七世紀工場手工業的時代，資本家只付了工人最少的勞動價格，強迫工人做十五六小時的勞動，致使工人不能維持其健康，那樣的工人，不言可知其爲被榨取者。後來，自從勞動



法普遍適用以後，勞動時間漸次縮短了，工資也漸次的提高了一點，如像最近的歐美各國的工人，他們比起各自本國的資本家，誠然還是一個窮人，但若比起各經濟落後的一般勞動者，却成了富翁，所以立在「世界社會」的觀點上講，即使說他們也是被搾取者，而其被搾取的數量也必然極其有限，甚而還托了資本家的福，在資本家所領有的贖物上揩些油水，成了共產主義者口中所說的「貴族工人」，也是有的。至於現在一般經濟落後國家的工人，與十六七世紀歐洲的工人，正相類似，其仍為被搾取者，這是不消說的。但無論工人之仍為如何的被搾取者，那種被搾取的東西，與其說是「剩餘」價值，無寧說是資本家壟斷了勞動市場，賤價購買勞動力，搾取了工人的「必要」價值或「必要」的生活資料。總之，這是市場上那種平常的賤買貴賣的事情，並不是資本社會的特質。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其中所含工人的成分極其細微，其最大部分都是工人以外的其他勞動者手上剝削而來的，換句話講，資本家尚有其他取得利潤的方法，而且那方法就是資本制生產唯一的特徵。

91 問：那方法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方法？

答：我在說明剩餘價值的內容之時，開始就述出成立剩餘價值說的兩個前提：一個

是勞動價值說，一個是等價物交換。這兩個前提中，勞動價值說是一點都沒有錯誤的，從前有許多攻擊剩餘價值說的學者，往往否認勞動價值，這是先自陷於錯誤，當然抓不着剩餘價值說的癢處。可是，所謂等價物的交換，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資本制生產的社會中，不但不會有等價物的交換，而且恰恰相反，完全是一種不等價物的交換。這不等價物的交換，就是利潤的淵源，就是資本社會的最大特徵，剩餘價值說錯誤的出發點，也就在此。不過牠既不是馬克斯所說的價格與價值遠離的理法，也不是市場內那種偶然的價格的升降，乃是極其普遍而且含有一種特殊性質的不等價物的交換。我們要了解資本社會的經濟構造，不能不詳細的去研究牠。

### 三 不等價物交換

92問：不等價物的交換，這件事是有交換以來便是如此，還是資本社會所特有的現象？

答：這是資本社會所特有的現象。交換發達的過程，大抵可以分作三個階段：初期

的交換，是各生產者直接的交換，例如農民和工匠直接交換其谷物與用具，生產與消費之間並沒有第三者插入，這種交換，自然是等價物的交換。因為當時的生產都是腦力的生產，生產力是均齊的，各生產者互知道對方生產物所含的必要勞動量，所以交換之時，各生產物的所有者總要估量對方的生產物與自己的生產物是否含有同等的勞動量，以決定交換的進行。因此，那時候雖有狡黠之徒，欲將自己少量的價值換取別人多量的價值，而事實上是不做到的，換句話講，那時候沒有發生不等價物交換的可能。所以，初期的交換，內容既十分簡單，交換以等價為前提而成立，這件事，也非常顯明。第二期的交換，內容就比较複雜了。其中最大的特色，是生產與消費的中間即交換的進程上，插進了兩種東西：一種是商人，一種是貨幣。這兩種東西，就造成交換進程中的二重黑幕：各生產者已經不是互相直接交換其生產物，而是先將其各自不需要的生產物換成貨幣，然後再將貨幣換得各自需要的商品，于是貨幣成了交換的媒介物。有了這種媒介物，交換之是否等價，就變成不易察知的事情，因為這時候不是生產物與生產物的交換，而是生產物與貨幣的交換，這貨幣的價值，在以普通的生產物例如牛馬之類的牲畜為貨幣之時，其大小尚為一般

人所熟知，一到貴金屬成爲貨幣尤其是以國家的力量造成標準貨幣的時候，牠的價值的大小，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真確知道。這是交換進行中的第一重黑幕。投機商人（即封建商人）就在這一黑幕的背後閃了出來。他也同貨幣相似，插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中間，做了交換的介紹人。他先將貨幣從這一個生產者手中買進生產物，然後又將這生產物轉賣給另一個生產者或消費者。因此，交換這件事，又從生產者對於生產者的交換一變而爲生產者對於商人的交換。生產者作成生產物的勞動量，各生產者是互相知道的，可是對於商人加入的勞動量，其大小就不是生產者所能夠知道，因爲第一，商人可以用集中的方法縮減商品的輸送和交換的必要勞動；第二，商人往往作成長途的輸送和遠方的交換，能使生產者或消費者不易估量其價值。這是交換進程中的第二重黑幕。有了這二重黑幕，便使不等價物的交換有了可能。然而當時僅僅是有可能而已，並非真的有了不等價物的交換。何以故？因爲這種商人在那二重黑幕之中，固然可以施展其詐術，力求賤買貴賣，但其所作所爲，僅僅是利用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的隔膜而從事於欺騙，這欺騙是同時施行於生產者和消費者兩方面的，明白些說，他只是有如賭橫似的，從中抽頭而已，並沒有作成不等價物的交換。比

方，假定某種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作成一丈棉布和五升米，各需十小時的勞動量，若以當時貨幣表示，其價值各與一元相等。在這一假定之下，倘使各個生產者直接進行其交換，則農民支出五升米恰恰可以得到一丈棉布，工人支出一丈棉布恰恰可以得到五升米，雙方皆無須找錢，其爲等價物的交換是很顯明的；現在商人從中做鬼，他先用兩份八角錢買進農民的五升米和工人的一丈棉布，然後又各以一元二角之價賣出一丈棉布於農民，五升米於工人，這樣，從表面上看去，似乎是一種不等價物的交換，其實，仍然是一丈棉布和五升米成了交換，不過工人和農民各需繳出四角錢作爲商人的貢物，如此而已。總而言之，在各生產部門的生產力均齊的社會裏面，商人只是從中抽頭，即使有時多抽於甲而少抽於乙，顯出甲乙兩方交換的不等價，但這也不過是和市場上那種偶然的價格的升降同其意義，並沒有破壞等價物交換的規律。可是交換進到第三期，或資本社會的交換，情形就不同了。資本家是在上述二重黑幕當中出現的，他與封建商人不同，不是僅僅插入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做一個介紹人，而是一個生產的所有者，以生產者的資格加入交換，用一種特殊的交換方法來破壞了等價物交換的規律。所以不等價物的交換，的確是資本社會所特有的

現象。

93問：資本來到底是怎樣作成不等價物交換的？

答：資本來利用自己或別人的資本，雇用別人的勞動力，作成了一種大規模具有特性的生產，這特性就是大大的減少了製造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即大大的提高了生產力。他們提高生產力的方法很多，最著名的有兩種：一種是使用機器，一種是改善生產的組織。利用這兩種方法的結果，生產力增進得非常驚人。例如製造別針，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僅僅利用了分工和協力所得的結果，平均每人每日便能製造四千八百餘枚，和個人每天獨立製造一二十枚的生產比較起來，生產力便增高了二三百倍。後來改用機器製造，至二十世紀初期，據說平均每人竟能造得一千五百萬枚，比較工場手工業時代，生產力又增高了三千一百二十五倍，若比較各人單獨製造，則高至一百萬倍以上。這雖是一個生產力進步特別迅速的例外，但各重要的生產部門，例如紡織工業，在最近的五六十年之間，也增了二三百倍。所以資本來利用上述兩種方法的結果，生產力的增高，至少可以說，平均總在二百倍以上。生產力增高二百倍，即等于同樣的物品裏面所含的必要勞動量減少

了二百分之一百九十九，亦即物品的價值減少成爲二百分之一。這樣一來，社會裏面就有一部分物品是已經進步了的生產力所製成的，這種物品的所有權，統統屬於資本家。然而同時，又有一部分是由毫未進步或進步很小的生產力所製造的物品，例如人口佔有絕對多數的村落農民，他們仍然是腕力耕作，生產方法幾百年甚至千餘年毫無進步，以致谷物棉麻之類的農產物，生產力一點沒有增加。這意思就是說，一升米裏面所含的必要勞動量，幾百年前是一天，現在仍然是一天，其價值絲毫沒有減少。上述兩種生產力不同的生產物，如果各自獨立，不相往來，自然沒有什麼不等價物的交換；然而在這分工的社會裏面，一切生產都是在各生產者的互相聯絡上作成的，各人不能不互相交換其活動，即各人不能不互相交換其生產物，這樣一來，不等價物的交換就發生了。比方一百年前，作成一丈棉布與作成五升米，各需十小時的勞動，當時這兩種東西成了交換，自然是等價的；現在作成五升米，仍需十小時的勞動，作成一丈棉布却減少成爲一小時的勞動了，同時適應于物價均齊的變動（自然，兩種變動的比率，或許稍有差異，但這差異，其程度無論如何趕不上生產力的差異，這裡爲說明原理的方便起見，暫時不把這一層放入考慮之中），不管牠用

什麼東西把這物價代表出來，而事實上「一丈棉布依然可以換得五升米」，所以結果，就成一小時勞動的價值和十小時勞動的價值相交換。於是資本家所有的生產物便統統在價值以上出賣，其他生產落後的生產物便統統在價值以下出賣，這便叫做不等價物的交換。這種不等價物的交換與市場上那種價格的升降，性質不同：價格的升降完全起自供給與需要的不均衡，是偶然的，這不等價物的交換，完全起自生產力的參差，是普遍的；並且前者是封建時代與資本時代所共有的現象，後者則為資本社會所特有的現象。

94問：資本社會中各種經營都是自由競爭的，有了這種自由競爭，資本家為推廣他的銷路起見，不見得全是價值以上出賣其物品吧？

答：自由競爭只能限制資本家提高價格的程度，決不能使其價格降至價值以下。這件事非常顯明：比方有一個生產事業，昨天用的還是舊機器，今天改用新機器，生產力突然增高了十倍，在這一天之內，決沒有那樣敏捷的競爭者起來競爭，在沒有競爭之前，試問有沒有那樣蠢笨的資本家，肯立刻把他的物價減去十分之九？不用說，決沒有這等蠢笨的資本家。沒有競爭以前的情形是如此，有了競爭之後便又如何？自然，資本家的物品不能



不適應于競爭的程度而減低其價格，但這減低是有一定的限度，減至這種一定的限度，他就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減了的（商業恐慌時之大拍賣是偶然的事情，當然不在此限）。倘使非再減不可，他就停止其經營，舉其資本投於別種企業。總之，人人都不放棄這種一定的限度，這限度就是人人所知道的叫做平均利潤。社會無形中有一種平均利潤率，資本家在那規定他們的物價之時，把牠當作天經地義似的計算進去，而有所謂「生產價格」，這便是常則的不等價物交換的鐵証。

95問：人人既以平均利潤加入價格之內，那末賣出時與買進時的平均利潤正負相消，這不仍然是等價物的交換？

答：這又踏進理想的世界中去了。上面已經說過，資本社會有兩部分生產力不同的物品，一部分是資本家所有的生產力進步的物品，一部分是其他本業勞動者所有的生產力落後的物品，並且這兩部分物品不能互相交換，例如資本家所領有的生產，不能不先買進原料品，這原料品的大部分便是農民和小手工匠的產物，並且資本家日常所享受的好酒肥肉，以及工人天天所吃的素菜淡飯，沒一種不是農民生產出來的產物，試問農民們肩挑手

携把他的產物送進市場，有沒有給他計算平均利潤的機會和可能？自然是沒有的。所以平均利潤算入價格這件事，完全是資本家所專有的事情，其他本業勞動者尤其是村落農民，是沒有這種幸運的。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全體資本家才有價值以上出賣其商品的可能，而農民則不能不在價值以下出賣其產物。這件事，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先拿出兩份同量的貨幣去買任何一種工業品與任何一種農產物，然後精確計算這兩種物品各自所含的勞動量，即可證明。

96問：資本家雖然不能不向本業勞動者購買原料和食物，但有許多資本家所領有的產物，根本不是本業勞動者所需要的，例如福特汽車公司的汽車，很少出賣於村落農民，這裏面又有什麼不等價物的交換？

答：不等價物的交換，因有上述交換進行中的商人和貨幣所作成的兩重黑幕，而有直接和間接的兩種形式：織布工業的布疋與農民的糧食交換，這是直接的不等價物交換；汽車工業一方面購買農民的食物，同時將其汽車賣給織布工業的所有主，這所有主再將購買汽車的消費加入在布疋的價格上面，轉賣給農民，中間雖然經過了這麼一種轉嫁的形式

，實質上仍然等于汽車與食物的交換，這便是間接的不等價物交換。這間接的不等價物交換，不全是資本家作成的，其他一切坐食現成的人，都在無意之中作了助手。例如軍閥，官僚，地主，盜匪之類的人們，一方面從農民手上奪去貨幣，同時即將其貨幣購買資本家所領有各種奢侈品，這樣，我們從表面上看去，似乎軍閥也是交換的一方，其實軍閥只是慷了他人之慨，代替農民加入交換的場合而已。在交換的實踐上，這種間接的不等價物交換比較直接的不等價物交換還要來得普遍。這普遍的間接的不等價物交換，又使坐食階級對於勞動階級的剝削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即從各種各樣各自獨立的剝削，一變而為渾然整個的有機的剝削。不過這件事還要留待下一章去研究，這裡祇是這樣提一提罷了。

97問：依爾這樣說起來，資本家的利潤，完全是由這直接和間接兩種不等價物的交換中得來的？

答：雖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確是如此。資本家並不是不想剝削他的工人，例如十七世紀資本家對於工人是虐待達於極點的，一方面盡量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同時又力求減少工資的支出，致使工人不能維持其健康，就是赤裸裸的剝削。這種剝削，現在資本家並

沒有根本放棄，一有機會，他還是要來進行的，如像經濟落後國家的資本家，還在那兒盡情的剝削工人。可是，無論如何，這種剝削不是資本社會的特色，其成爲資本家的利潤的成份非常之小。因爲第一，資本家要受工人的生理上的限制，不能盡情的剝削；第二，工人集結在資本家的腹心裏面，可以直接抵抗資本家，例如罷工和怠工之類的手段，皆能使資本家不敢任意施行其剝削，所以資本家想在工人身上取得利潤，這件事是十分困難的，至少在勞動法已經應用了的國家裏面是如此。反之，資本家對於本業勞動者尤其是生產落後國家的村落農民，便可以肆無忌憚的盡情剝削了。因爲第一，資本家只要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就可以使剝削的程度增高；第二，不受被剝削者的生理上的限制，因爲商品所到之處，皆有廣大的被剝削的對象，把這個對象的血肉剝削盡了，可以很輕易的轉而之他；第三，有政府來作後盾，保障他的剝削，使剝削的範圍擴大；第四，本業勞動者不能直接抵抗資本家，甚而根本不知道資本家是他的剝削者，坐任其剝削。由此可知，近世的資本家總是以剝削生產落後的勞動者爲目的，以不等價物的交換爲其正常的手段，結果，他的利潤的最大部分都是那些生產落後的勞動者的血汗，尤以生產最落後的村落農民的血汗爲最多。

98問：利潤固然是不等價物的交換當中得來的，但其所以能够作成這種交換，完全是由于提高生產力之故，這提高生產力，又是利用資本的結果，其收穫屬於資本所有者是自然的，何得謂爲剝削？

答：這是資產階級用以欺騙勞動階級的濫語，一點道理都沒有的。試問資本是什麼？所謂資本，無非就是一塊一塊的硬幣或一張一張的紙鈔，甚而還是一張白紙上幾個現寫的黑字，這種錢鈔和紙條，飢時不能代飯，渴時不能代茶，完全是一種死的東西，要說牠裏面含有什麼神祕，能够造成生產力的進步，那是誰都不會相信的。其實，貨幣這東西，只是一種勞動的代表，牠的內容除了代表着一單位一單位的勞動以外，一點別的都沒有，所以資本云云，無非就是勞動的集積。社會在聯合生產的過程中，爲便利起見，利用這種集積的勞動作成生產力的進步，自始至終都是勞動階級一手所造成，其收穫應該整個的屬於勞動階級的全體，其理甚明。坐食現成的資本家，一生都在安樂鄉中消磨其生活，從未參加勞動，他們手中的貨幣，不問其來源如何，而每個貨幣之中，絲毫沒有含着他們的元素在內，他們拿什麼資格來參予生產物的分配，而且獨佔生產力進步的利益？或許有人說，

資本家不見得個個都是不事生產的，有許多白手成家的人，一生都在勤勉勞作之中，何得謂爲沒有參加勞動？這是根本沒有明白什麼是資本家。所謂資本家，乃是利用資本而取得利潤的人。這種人誠然也有收取利潤之外而更加入勞動的，但其勞動，另有勞動的報賞，這種報賞與利潤的取得完全是兩件事情。例如一個股份公司的股東，他一方面是股東，同時又是經理，這樣，他一個人就有了兩種人格，一種是股東的人格，一種是經理的人格，並且以股東的人格取得利潤，以經理的人格取得薪水。經理的人格誠然可以說是勞動的一員，可是股東的人格則自始至終沒有參加勞動，資本家即指此種股東的人格而言。可知資本家之取得利潤，完全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勾當，完全是一種剝削的行爲。

99 問：資本家既以提高生產力的方法作成不等價物的交換，則不問其利潤是否爲不勞而獲，而勞動者畢竟沒有什麼損失，比方農民從前向鐵匠買一鐮刀需五毛錢，現在向資本家買一鐮刀也不過是五毛錢，甚至還可以減少一點，只要三毛錢就夠了，這裏頭農民有什麼損失？

答：這是很明顯的，先就理論方面講，資本家獨佔勞動階級的利益，既如上述，則

勞動階級應得的東西而不爲所得，其損失不言可知，比如上述一丈棉布與五升米之例，棉布的生產力既已進步了十倍，若依互相公平交換其活動的原則，則五升米應該換得十丈棉布，現在資本家從中奪取了九丈，這不是農民的損失是什麼？再就事實方面講，勞動階級不但未因生產力的進步而得到絲毫利益，反因生產力進步而失其固有的地位。科學愈發達，生產力愈進步，而街頭巷尾的乞丐窮鬼越發加多，即其明證。其原因即在于資本社會的購買力是有限制的，例如成衣店糧食棧的貨物堆積成山，店老板愁眉苦臉曬着貨物剩餘的時候，正是窮人飢寒交迫最厲害的時候，由此可以推知那種限制的程度之深。購買力之有限制，即社會所需要的生產是有限制（這自然是資本社會特有的病症），在這有限制的生產量之中，大部份爲資本家的機器所佔領，因而便有大部份的勞動者被擠出在生產的範圍之外而失業，所謂機器奪了勞動者的飯碗，就是這個道理，這不是勞動階級的損失是什麼？從前農民從鐵匠手裏購買鐮刀與現在從資本家手裏購買鐮刀，價格雖然相同，可是現在鐵匠的飯碗已給資本家打破，他（鐵匠）不能不來爭奪農民的飯碗，即農民的收益不能不分出一半給鐵匠，這不是農民的損失是什麼？

100 問：資本社會的經濟構造，其特徵不是馬克斯所說的那種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餘價

值，而是資本家利用進步的生產力作成不等價物的交換，以剝削一般生產落後的勞動者，這件事已經明白了。然則此事對於革命的實踐上，又有什麼影響？

答：影響極其重大。在這社會革命的時代，凡是唯物的人，不能不從經濟的構造中去觀察鬥爭的形式，馬克斯沒有理解資本社會的經濟構造，其不能說明當前的革命，那是極其自然的。馬克斯以為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全是工人的剩餘價值，因而斷定資本家與工人的對抗是當前的階級鬥爭的中心，這是完全不合于事實的。我們還是繼續研究下去吧。



---

馬克斯學說批判

## 第四章 階級鬥爭

### 一 階級鬥爭的意義

101 問：如你所說，資本家是以剝削一般勞動者的利益爲生的，由這剝削，會發生怎樣的結果？

答：社會有了剝削，必然便有壓迫。人人生來都是平等的，決沒有天生的奴隸，進一步講，誰都不願做奴隸，誰都不願受人的剝削。因此，剝削者要使被剝削者受其剝削，不能不有一種壓迫的手段，使被剝削者雖不願，而亦不能不受其剝削。那種壓迫的手段，其形式常有變遷，大抵在野蠻時代，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與欺詐，在文明時代則變成一種醉人的魔術。這魔術具有催眠的力量，不但能使被壓迫者不自知其爲被壓迫，而且能使壓迫者亦不自知其爲壓迫者。此魔術非他，即「政治」是也。有人說，政治就是「管理衆人之事

」，誠然，政治就是管理衆人之事，不過這「衆人」，不是全體人類的「衆人」，而是剝削者的「衆人」。各剝削者要使廣大的被剝削者受其剝削，不能不互相聯絡，作成一種大規模的壓迫，因而便有所謂「衆人之事」，必須「管理」。並且需要一個管理的總機關，這總機關就是「政府」。政府練有數十百萬壯強敏捷的軍隊，警察和偵探，密佈在被剝削者的前後左右，把被剝削者嚴密的監視着。被剝削者在這嚴重的監視之下，動彈不得，只好坐任別人的剝削，於是乎剝削者得以高枕無憂，被剝削者亦不能不同被馴服的牛馬一樣，只知耕作，不知其他，這便叫作「天下太平」！然而政府頭上刻有「衛國安氏」的金字，法庭面前懸着「大公無私」的招牌，並且爲了鞏固剝削者的地位起見，的確也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業，因而這個幸運的「政府」，不但博得全體剝削者的同聲贊許，而且能使全體的被剝削者也跟着高喊「我皇萬歲」！

102 問：社會有了剝削，必然便有壓迫，這固然是事實，然而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政  
府和法律，都是取決於全民的公意，不見得也是一種壓迫的手段吧？

答：公意誠然是公意，可是這公意，乃是限於剝削者的公意，並不是全民的。試看所

謂民治的政府是什麼？無非就是把一個由血統遺傳下來的皇帝變成一個由票匱中鑽出來的總統，以及幾個欽命的宮臣改作幾百個民選的代議士而已。剝削者幼時受有完美的教育，長時知書識禮，富有陰謀，因而便有充當總統和代議士的資格，可是那些不學無術的被剝削者却沒有這種資格。剝削者錢多勢大，可以製造輿論，壟斷選舉，因而便有充當總統和代議士的機會，可是那些饑寒交迫的被剝削者又沒有這種機會。剝削者有現成的軍隊和警察維持他的競選的秩序，因而可以作成大規模的宣傳，以達其目的，可是那些動輒得咎的被剝削者又沒有這種幸運。剝削者善於迎合大眾的心理，常常以一兩條既不重要而又富有誘惑性的政綱來作競選的利器，例如新近美國的大選，酒禁一事幾成爲競選時的中心口號，可憐那些好飲之徒，爲了一時的口福，便茫茫然的投了解禁例之票，那些不好飲的以及不願意丈夫飲酒的婦女們，又與此相反，茫茫然的投了續禁例之票，彼此都沒有計及那個任期四年的總統，禁酒只是他的一件細小之事，此外尚有幾千萬件重大的事情。無知而可憐的投票者，整個的命運隨了一件細小之事而付給被投票的人，既不自覺，老奸巨滑的當選者，也正以此自稱爲真正的國民代表！最進步的民主政治是如此，其他不問可知。選舉云

云，便是這麼一回事，全民公意云乎哉？

試再看看所謂民治的法律是什麼？一言而蔽之，無非就是保障剝削者的種種自由而已。剝削者富有資本和財產，需要營業自由，置產自由，於是法律便來保障牠，可是那些無資本無財產的被剝削者，不但沒有得到這種自由的好處，反而做了這種自由的犧牲品。剝削者受過教育，多才善辯，需要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於是法律又來保障牠，可是那些思想簡單，目不識丁的被剝削者又沒有得到這種自由的好處。剝削者不願有人侵入他的華麗的住宅，需要住宅自由，並且有金錢，有閒暇，歡喜東遷西住，需要遷徙自由，於是法律也來保障牠，可是那些住在貧民窟裏遷徙艱難的被剝削者也沒有得到這種自由的好處。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皆需要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可是法律只保障剝削者的結社和集會，被剝削者結社和集會則另設專用的法律，例如治安法之類，以限制之，甚而禁止之。諸如此類的法意，都是民法法律的精華，全民公意云乎哉？由此可知，所謂平民政治，無非就是剝削者所施于被剝削者的一種最進步的壓迫手段而已。

103 問：社會有了剝削，必然便有壓迫，政治就是一種壓迫的手段，這些都明白了。然

則有了這種壓迫之後，又會發生怎樣的結果？

答：社會有了壓迫的事實，必然又有階級的分化，這階級不是官場中那種所謂官階官級的階級，乃是社會的一大羣一大羣互相對立着的社會羣。人類本是一種最進步的動物，富有同情的本能，可是社會一旦有了剝削和壓迫，立刻就在全社會的成員分成各種各樣的社會羣，剝削者和剝削者站在一起，被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站在一起，互相對立着，例如貴族和平民的對立，地主和佃戶的對立，坐食者和勞動者的對立等等。這種互相對立的社會羣，便是階級。這種階級與實業團體不同，實業團體，例如農民團體及工人團體之類，彼此的利益並不是衝突的，不成其為對立，即不成其為階級。這種階級和國家又有分別，國家只是包含着對立的階級，軸本身並不是階級。各種對立的階級，跟着剝削和壓迫的進展，其範圍漸次擴大。大抵資本社會以前的階級，是多個的對立的階級，資本社會則不然，一切階級都起了一種有機的化合，不但一個國家內的一切階級合併成爲兩個對立的階級，而且整個的世界都合併成爲兩個對立的階級。這兩個階級一個就是坐食階級，一個就是勞動階級。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彼此有種種的不同：就物質生活方面講，前者是富裕的，

坐食現成的，後者是貧困的，從事生產的。就精神方面講，前者是壓迫的，縱情的；後者是被壓迫的，苦悶的。總之，除了彼此的肉體沒有什麼不同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兩個樣兒，而且還是正相反對的兩個樣兒。

104 問：社會上各人的生活有貧困和富裕的不同，固然是事實，然而這種不同，不見得就是剝削和壓迫的結果吧？

答：人人生來都有同等同樣的五官和四肢，並且各人都有促進生活向上的慾望和本能，倘使社會沒有剝削和壓迫，怎會發生那種貧富懸殊的結果？或許有人說，勤儉則富，怠奢則貧，貧富都是各人自取的。哼！這不是粗心看錯了事實，乃是有意倒置了事實。事實是很明白的，越富的人便越怠奢，越貧的人却越勤越儉，所以不是勤儉則富，怠奢則貧，倒是怠奢則富，勤儉則貧。人人都出生在一個現成的社會裏面，這現成的社會就是有剝削，有壓迫和有階級的社會。無論何人，當他呱呱墜地的時候，世界上的一切早已給人霸佔盡淨，雖至一草一木之微，都是物各有主了的。因此，人人的命運，都是被決定於各自的投胎，倘使投胎在富裕的階級，他便成了富裕，反之，投胎在貧困的階級，他便陷入貧困。所

以勤忘不是貧富的原因，牠只是貧富的結果而已。自然，富裕的人縱情過度，也會降入貧困的境地，可是貧困的人要爬上富裕的階級，無論如何非採用剝削的手段不可。可知貧富的殊懸，的確起自剝削和壓迫，階級就是剝削和壓迫的產物。

105 問：社會有了剝削和壓迫，必定便有階級，現在已經明白了。然則有了階級之後，便又如何？

答：社會有了階級的對立，必然又有激烈的鬥爭。凡是動物，皆有自衛的本能，人類當然也是如此。無論何人，倘使有人欺負他，逆了他的意思，當他尚在母親的懷抱的時候，他便會哭會嚷，稍長之後，會罵會逃，成人之時，便會同你抵抗，凡此種種，都是自然而然的，這便喚做自衛的本能。勞動階級也是人，而且是壯強康健的人，他受了坐食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當然也會起來抵抗，而且壓迫愈甚，抵抗力亦愈強，鬥爭即由此而起。這種鬥爭因為第一，牠適應於坐食階級的聯合的壓迫，是一種聯合的大規模的鬥爭，鬥爭的範圍與階級的範圍同其大小；第二，階級存在一天，這種鬥爭便延長一天，鬥爭與階級同其始終；第三，各人無須特別的指揮和配置，人人都會根據各自階級的利益，自然而然



的站上自己的陣營，與敵方對壘。所以，這種鬥爭便叫做階級鬥爭。牠和個人的私鬥，姓族的械鬥，以及其他各種偶然的鬥爭，俱有分別。這種階級鬥爭極其無情，牠能使親愛的父子互相反目，能使同胞的兄弟互相仇視，能使知好的朋友互相撕殺，總之，舉凡人類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皆為牠消滅殆盡。階級鬥爭是人類的公敵！

106 問：階級鬥爭既是人類的公敵，那末不要鬥爭就好啦，把鬥爭轉為協作，豈不甚善？

答：誠然，如果能把鬥爭轉為協作，那是最好不過的，並且我們所以要在這裏努力，為的也正是這一件事。可是，「協作」這件事，不是可以馨香祈禱得來的。社會有了階級的存在，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協作，被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協作，那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試問怎樣協作？怎樣使牠不鬥爭？比方有人提議，百姓和強盜互相協作，不要鬥爭，這不是合理不合理的問題，而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自然，百姓只要量道放寬些，被劫之後，減衣節食，忍住痛苦，未嘗不可以含糊過去。然而強盜是貪得無厭的，百姓減食減至不能再減的時候，強盜還是要來光顧，這便怎麼樣？有了，來一個調虎離山的辦法吧，比方張莊的百姓慫恿強盜去劫李莊，這樣，張莊的百姓自然可

以相安一時，可是李莊的百姓又陷入同樣的困難了，這李莊的百姓又怎麼樣呢？哦，莊前還有一塊荒地尙未開闢，只要勸得強盜回心轉意，叫他去開荒，叫他自己興家立業，大家就可以相安無事了，這樣，倘使強盜肯依從，自然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可是強盜只是冷笑一聲，說道：「那末爾去替我開荒，把那開荒的結果進貢給我」，這麼一來，李莊的百姓又怎麼樣？對了，與其坐而待斃，不如挺而走險，大家都去坐把交椅吧，可是，大家做了強盜之後，又向什麼地方去劫奪？豈不是大家都望死路走嗎？於是乎不能不發急了，急則智生，最後的唯一的辦法也有了，這辦法就是無論張莊抑李莊的百姓，大家起來同那強盜火併一下，併不過，無非也是一死，併得過，難題就解決了。呀！結果還是一個可怕的「鬥爭」！社會有了階級的對立，便同這個情形一色一樣。被剝削階級不是生來便不願意協作，他是被迫得無路可走，才不能不起來鬥爭。所以社會上對立的階級存在一天，便一天沒有協作之可言。

107 問：你這種理論不明明是在這裏提倡階級鬥爭嗎？

答：不然，不然。我不過是說明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已。倘使社會沒有階級鬥爭的事

實，那末即欲提倡，也是提倡不起的；反之，社會有了階級鬥爭的事實，那便無論如何也掩不過，即使不提倡，牠也自然會起來。不過階級鬥爭這件事，正如馬克斯所說，牠是有時開明，有時隱伏的。大抵開明之時，鬥爭的兩方俱不免於流血，一般人視鬥爭爲可怕，莫非在此；隱伏之時則不然，社會上一點可怕的現象都不見，一般人視和平爲可貴，也正在此。不過我們要研究，階級鬥爭何以有那種隱伏的狀態？依我看來，不出下述兩個原因：一，剝削階級利用了政府的軍隊，警察和偵探，一時的把被剝削階級鎮壓住了；二，剝削階級看清了被剝削階級的愚昧的弱點，利用種種麻醉的手段，例如宗教之類的教化，把被剝削階級麻醉得軟棉棉的，一些兒不知道自己的痛苦之所由來，一些兒不知道誰是自己的敵人，從而鬥爭之事便在無形中隱伏下去。總之，剝削階級用以壓服被剝削階級的手段，無非就是強權與誘惑，這強權與誘惑，常常能使鬥爭趨於隱伏的狀態。

108 問：鬥爭隱伏之時，既可避免流血，那末不問所用的手段如何，只要能够使牠隱伏就成了？

答：哼！這是沒有明白鬥爭隱伏時的實在情形。鬥爭隱伏之時，就是壓迫階級勝利

之時。在這壓迫階級勝利的時候，社會上雖然看不見可怕的現象，但其可怕正落在這種看不見的當中。鬥爭隱伏之時，從表面上看去，似乎可以避免流血，其實，不過是改「流血」而為「吸血」而已。開明的鬥爭，兩方的血都是往外流的，隱伏時則不然，被剝削階級的血都在無形中被吸在剝削階級的口內，因而便看不見血淋淋的可怕現象了。殊不知流血之害有限，吸血之禍無窮，全體被剝削階級都患了貧血之症，整千整萬的瘦死在貧民窟裏頭。這種無形中的死滅，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約略的估計：被剝削階級之中，那些直接凍餓而死，以及熬不住凍餓而自殺，或挺而走險而為軍警拿去依法砍頭了的人，全世界每年總在五百萬至一千萬之間，這是一項；被剝削階級因為過度的窮苦之故，各人的平均年齡差不多要減四分之一，以全人口四分之三即十二萬萬這樣窮苦的人計算，便有三萬萬人死在這裏頭，不過這三萬萬人是在三四十年中慢慢死的，平均每年要死一千萬光景，這又是一項；此外尚有其他種種死法，例如坐食階級因縱情過度而死的，都市內因衛生的設備不周，染疫而死的等等，亦不在少數。所以在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之下，每年都有二千萬以上的人，一點血都沒有流過，便像老鼠一般的無聲無息的死了。這便是鬥爭隱伏期的狀態！四年歐戰

，殺死一千萬，殺傷一千萬，那些堆做一起的血淋淋的死尸，人們是看得見的，於是便覺得十分可怕，從而反對戰爭，痛惡戰爭；這每年二千萬枯瘦而死的人，並沒有堆做一起陳列在人們的面前，於是人們就不覺得可怕，從而慶祝和平，慶祝鬥爭的隱伏！醒醒吧！社會有了剝削和壓迫，必然便有階級鬥爭，開明的鬥爭已然十分可怕，而鬥爭隱伏期的可怕更甚，我們應該努力的消滅這種鬥爭。但是，要消滅鬥爭，必須先去消滅階級；要消滅階級，必須先去消滅剝削和壓迫；要消滅剝削和壓迫，却又不能不加緊去鬥爭。可憐有些被剝削者，看見血淋淋的整個兒的死便覺得可怕，殊不知這種死法還是可以死裏逃生，那種慢慢的零碎的貧血的死是不可救藥的。可惡而且可恨的剝削階級，手裏在那兒製造鬥爭，口中又說鬥爭不好！自己天天在那兒吃人，吃飽之後，又說殺人多麼可怕！

109 問：你不過是說明階級鬥爭的事實，並且想以鬥爭去消滅鬥爭，現在已經明白了。

然而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說，與此一般無二，你何以還要批評他？

答：階級鬥爭是一件事，什麼階級和什麼階級鬥爭又是一件事。馬克斯只是說明了前一件事，後一件事他並沒有真確的說明。階級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對立，要說明什麼

階級同什麼階級的鬥爭，不能不根據剝削的事實。馬克斯對於這種剝削的事實觀察既已錯誤，則其所說明的怎樣的階級鬥爭，自然也是錯誤的。他不是說資本社會的階級鬥爭，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嗎？這是離開事實很遠很遠的。我們繼續研究下去吧。

## 一一 資本家與工人

110 問：爾以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是沒有鬥爭的嗎？

答：不然，不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不是沒有鬥爭的。資產階級是坐食階級的一部份，無產階級是勞動階級的一部分，整個的坐食階級與整個的勞動階級是正相對立的，所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不能沒有鬥爭。但是，這種鬥爭與馬克斯所說的鬥爭大有區別。馬克斯是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資本社會中的代表階級，其他一切中產階級都要或速或慢的被這兩個階級吸收淨盡，因而斷定他們兩方的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中心。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只是階級中的兩個對立的成員，不能代表整個對立的階級。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社會，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但不能吸盡其他一切的階級，

而且還正立足在其他階級的基礎上面，所以他們兩方的鬥爭，只是階級鬥爭中的一幕插劇，並非階級鬥爭的中心。

11問：爾何以見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是代表的階級？

答：馬克斯所說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就是近代的「資本家」與「工人」。這資本家與工人，嚴格的說，不能成爲獨立的階級，因爲資本家祇是坐食階級的一部份，工人祇是勞動階級的一部份，若說資本家與工人皆爲獨立的階級，那末階級非常之多，例如軍閥，官僚，士兵，商人，地主，農民，工匠，苦力，總之，每一個職業部門，便是一個階級，「階級」二字便與職業團體相混，失却階級本身的意義。事實告訴我們，資本社會的階級，適應於經濟理法的統一性，已經起了一種化合的作用：一切對立的階級，統統合併成爲兩個對立的階級，即「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此外再沒有什麼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資本家和工人不能說是代表的階級，其理甚明。

112問：那末，爾何以見得資本家與工人不能代表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

答：這裏面原因很複雜，先從他們兩方的數量說起吧。在資本先進國裏面，資本家

與工人差不多各佔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人數之多，自然是很有可觀的；可是在資本落後的國家裡面，與此不同。如像中國，差不多是一個資本落後的典型的國家，資本家與工人只各佔有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百分之一，甚而連百分之一還不到，這樣微少的人數，要說牠能够代表全階級的利益，未免使人難以置信。即以整個的世界說，資本家與工人所佔的成分也不多，依我的估計，至多不過佔有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百分之十，可知還是一個細小的數目。資本家與工人的人數的多寡，與其能否視為階級的代表，是有密切關係的。比方中國的漢族，其所以能為中國民族的代表，完全是因為漢族的人口佔有絕對的多數，倘使以數百萬或千數百萬的回族或滿族作為代表的民族，那是最不合理的。資本家與工人之不能視為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的代表，其理與此相同。

113 問：資本家與工人，現在雖然還沒有佔到絕對的多數，但以歷史的趨勢說，他們的數量的確一天多似一天，換句話講，現在的中產階級雖然還沒有消滅淨盡，可是是適應於資本集中的趨勢，他們正在漸漸消滅之中，這不是明明的事實嗎？

答：我們翻開過去的工業發達史，的確可以看見工人數量的激增；可是，在資本制



的經濟組織裏頭，工人的增加並不是漫無限制的。他們增加到某種相當的程度，便不能再增加，切實些說，他們增加到像現在這種程度，即尚未達到成爲勞動階級中的最重要的份子之程度，便不能再增加了。這件事只要看看現在的失業問題之不能解決及經濟落後國家的幼稚工業之不易發展，就可以完全明白。至於中產階級，情形也是如此。馬克斯所說的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重要的就是小製造家，零賣商，工匠和農民等等，這些人適應於資本制生產的發達，漸漸衰落下去，固然是事實，然而也決不會衰落到消滅的地步。如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中產階級不但未曾消滅淨盡，而且還佔有絕對的多數，資本制的經濟組織就先自崩毀了，即其明證。工人數量增加之有限制與中產階級之不能消滅淨盡，這兩件事完全是因爲資本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同時存在，而且還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上存在着緣故。上頭已經說明，資本制的經濟組織是以不等價物的交換爲其基礎條件的，這不等價物交換又要各種生產力不均齊的生產方法的同時存在，方才能够進行，所以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存在，不能不以封建式生產方法的存在爲其前提，換句話講，不能不以中產階級尤其是村落農民的存在爲其前提。因此，我們可以斷然的說，中產階級不但現在尚未消滅

淨盡，而且資本社會存在一天，牠也必然的可以在一天。

114 問：不管資本家與工人的數量如何，而資本家是站在最高的支配者的地位，支配了社會的一切，工人則為最活動的被支配者，這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吧？

答：在資本先進國裡面，資本家站在最高的支配者的地位，他們不但直接支配了自  
己的本國，而且間接支配了整個的世界，這都是無須否認的事實。然而在經濟落後的國家  
裏面並不是如此。資本家只是坐食階級中的一個丑角，被少數軍閥和官僚當作傀儡利用着  
。如像中國，那些新興資本家，有時候也能够壟斷價格，操縱金融，從表面上看出，似乎  
也是一個龐然巨物；其實，他們不過是像走狗般的跟在洋商巨賈背後吃些餒餘，並且一旦  
遇到貪污的官吏，便冒像野鷄般的倒在他們懷裏，獻些殷勤，求些官做，一旦遇到凶狠的  
軍閥，又會縮成一團，活像一隻豬，任憑他們宰割，總而言之，是一個不倫不類最不成器  
的東西。這種不成器的東西，要說他是最高的支配者，未免太不像話。至於工人，也不見  
得就是勞動階級中最活動的分子。工人的數量既然不多，智識也強不了其他勞動者，只有  
集結在一起，比較上容易組織，這一點是他們的特色。這種特色，在鬥爭的意義上，有其

長處亦有其短處：長處就是容易發動，短處就是容易鎮服。試看資本先進國裏面，工人的勢力總算雄厚極了，可是工潮一起，資本家只要稍爲賞些臉兒，像誑小孩子似的給一塊糖就可以了事，而且往往連糖都不給一塊，也可以鎮服下去。至於經濟落後的國家，情形更壞，當那工廠裏面有些蠢動的時候，只消一兩排武裝的警士開到工廠門前一站，工潮就可消滅於無形，即使工潮爆發，也常常是殺掉一兩個活動份子便可以了事的，能夠得到資本家賞臉的結果，十次當中還不到一次。這樣的工人，其遭遇的可憐，固然是不必說了，但若說他是勞動階級中最活動的分子，那就未免過於悲觀了。

115 問：那末你以爲工人不是一個革命的最有力的分子了？

答：就階級鬥爭的意義說，工人當然也是一個鬥爭的分子，但從階級革命的意義說，他便不能算是一個最有力的分子。試看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面，每次革命都很少工人參加。例如最近中國的革命，所謂工人的代表共產黨，總算盡過很大的努力了，可是那些被代表的工人，却沒有什麼大貢獻，這件事我們只要從那百餘萬犧牲者的尸骨當中去檢查一下，究竟能夠檢出幾個工人的尸骨，就可以完全明白。經濟落後國家的工人是如此，資本

先進國的工人也強不了許多。試看幾千萬第二國際指揮下的工人，從一八九二年直到現在，究竟做了一些什麼？歐戰期中做了資本家的無代價的衛士互相殘殺了兩千萬的勞動者，這是他們最大的功績。除此以外，還起過千數百次大小的工潮，結果是減少了一點勞動時間和增加了一點工銀而已，此外再沒有什麼了。由此可知，工人對於革命的貢獻，雖不是沒有，但其成效非常之小。

116 問：你以為罷工不是革命的行為嗎？

答：我可以堅決的回答，罷工不是革命的行為。我們要判斷某種行為是否含有革命的意義，必須視那被壓迫側的要求是什麼。倘使要求是澈底的，便是革命，倘使要求是妥協的，便是改良。過去一切的罷工，工人所要求的，不出下述三個條件：即增加工資，減少勞動和改善待遇。這三種要求，沒一種不立足在妥協的基礎之上，因為這些要求，祇是要求資本家讓步，並非要求資本家的根本消滅。馬克斯以為工人自己沒有財產，對於消滅資產階級的要求最為迫切，那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試問過去千數百次的大小罷工，那一次有過這種要求？不但未曾有過這種要求，而且往往反對這種要求，這也只要看看工人之容

易與改良主義者接近，大多數都投降在改良主義者的旗幟之下，就可以明白。馬克斯派往往對於第二國際加上「無恥」兩個字作爲事實的說明，這是最不合理的。第二國際之所以整個的投在改良主義的懷抱裏頭，這件事並不是偶然的，明白些說，改良主義之所以能够籠絡工人，其中含有適應於經濟理法的必然性。

117 問：甚麼是改良主義？

答：改良主義是立在資本主義之側而與革命對立的一個反動的主義。牠的綱領有三：第一是反對社會革命，即反對資本家之根本消滅；第二是以憐恤的態度主張逐漸改善工人的待遇；第三是勞資協作。這三個綱領當中，最重要的是勞資協作，倘使勞資協作有了可能，便可以在不消滅資產階級的前提下而改善工人的待遇。事實告訴我們，勞資協作這件事（即資本家與工人的協作），以整個的世界說，牠是不可能的，但以個別的國家說，則資本先進國裏面確有協作的可能。改良主義就立在這種可能性上漸次發揚滋長，換句話講，工人就在這種可能性上軟化在改良主義者的鐵腕之下。

118 問：資本先進國中何以有這種勞資協作的可能？

答：這是很明白的，資本家雖不是不想盡量的剝削工人，但其剝削的真對象，並不是工人，而是工人以外的其他生產方法落後的勞動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殖民地的村落農民（詳見第三章第二三兩節）。所以資本家在工人的團體尙未發達的時候，固然可以盡情的剝削工人，一到工人的團體發達，起來鬥爭的時候，他也極其容易應付，只消提高生產力，加重殖民地的剝削就成了。最近四五十年代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史，便充分的證明了這一事實。這件事從資本家方面說，資本家正像一個軍閥，他不一定要剋扣部屬的餉銀，只消向外多刮些地皮就可以滿足其慾望，並且地皮刮多之後，自動的或被動的吐出一部分贓物來給部屬分潤，也並不是不可能的。再就工人方面說，工人在其爲勞動者一分子的意思上講，自然也免不了被剝削的痛苦，但其痛苦是可以轉嫁的，只消多鬧幾次工潮，就可以將其痛苦或速或慢的轉嫁給其他生產落後的勞動者，甚而全部的痛苦都轉嫁在別人身上，也是有可能的。這樣一來，勞資便有協作的可能了。可憐的工人，便是這樣的軟化在改良主義的鐵腕之下，其要求非常狹窄，其意志非常動搖，常常做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間的一個妥協者而不自知。

119 問：爾所說明的，無非就是資本家與工人只是階級鬥爭中的兩個對立的成員，他們不能代表階級鬥爭的全體，尤其是工人不能領導當前的階級鬥爭，如此而已？

答：正是如此。以整個的世界說，國際資本家誠然是最高的支配者，若以個別的國家說，則在殖民地或與殖民地類似的國家裏面，資本家只是壓迫階級當中的一個助手，幫同其他壓迫者做些壓迫的事情而已。至於工人，人數既然不多，知識又屬平常，並且富有妥協性，也只是資本社會裡面勞動階級中的一個極其平常的分子，絕對不能領導整個的階級鬥爭。

120 問：然則資本社會中，爾所看見的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階級鬥爭？

答：資本社會適應於經濟理法的統一性，一切對立的階級，統統起了一種有機的作用，化合成爲兩個對立的階級，這是一點。這兩個對立的階級當中，握有最進步的生產方法的國際資本家是最高的剝削者和壓迫者，握有最落後的生產方法的殖民地的村落農民，是最下一層的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這又是一點。這兩點就是當前的階級鬥爭最大的特色，我們還得細細的去研究一下。

### 三 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

121 問：甚麼是坐食階級？

答：坐食階級就是那些握有武力或財產，並有勞動的能力和機會，而不從事勞動的坐食現成的人們。這種人以其所用以作成坐食的方法的種種不同，可以區分為若干類別。大體上可以先分為法外的坐食者和法內的坐食者兩類。法外的坐食者就是那些未爲「法律」所許可而爲法外行動的人們。他們之中最惹人注意的，莫過於軍閥政客以及貪官污吏。這一夥人完全是利用政治的勢力以滿足其窮奢極慾的，他們是一切非法的惡勢力的總代表，貪污暴虐，無所不爲，所以往往成爲革命時的第一個顯而易見的大目標。此外，土匪，流氓，地痞，賭徒等等，也是這一類的坐食者，他們的性質與軍閥官僚沒有什麼分別，不過軍閥官僚是在法外公然劫奪，這些人則比較近於偷偷摸摸而已。這一類法外的坐食者，在那所謂民主政治已經發達了的國家裏面，勢力比較不大，但在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他們還握有最高的支配權，差不多支配了社會的一切。甚麼是法內的坐食者？這是那些爲現



在的法律所庇護，公然行之而不諱的坐食現成者。其中又可分爲二種：一種是封建餘孽，一種是新興資本家。封建餘孽即封建時代的坐食階級至今尚安然保有其地位者。他們之中有封建地主，封建商人，封建貴族，僧侶，教士，以及高利貸者等等。這一夥人大半是在軍閥和官僚的掩護之下而魚肉良善，所以也是在經濟越落後的國家裡面越有勢力。至於新興資本家，就是馬克斯所說的資產階級，他們是利用自己或別人的資本，雇用別人的勞力，作成一種高級的生產，以不等價物交換的方式而獲得坐食的地位者，這是上頭已經說明了的。他們的勢力，不消說，是以資本先進國爲其大本營，漸次普及於整個的世界。除了上述各種坐食的人以外，還有一種形式上似乎是騎墻其實不是騎墻的半坐食者，這就是那一些一身兼有坐食與勞動兩種職業的人們。他們雖然也參加勞動，但其意識完全是傾向於坐食方面的，所以也是坐食階級的一部分。這便叫做坐食階級。

122 問：甚麼是勞動階級？

答：勞動階級就是那些從事於社會必要的物質生產以及其他文化建設以求生存，換句話講，要靠自己的勞動以獲得生活資料，並須分割其勞動的一部分，以供獻於坐食階級

的人們。他們的分子可以大別爲三種：一曰精神勞動者，二曰特殊勞動者，三曰肌肉勞動者。甚麼是精神勞動者？在那一般人所稱爲智識階級的人們當中，有一部分是從事於坐食事業的，有一部分是從事於社會必要勞動的。後一部分即精神勞動者，例如教書匠，設計師，工程師，新聞業者，醫士，著作家，會計師，藝術家等等，皆屬於此。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從事於社會的上層建築，自然握有相當的權威。甚麼是特殊勞動者？就是士兵，警察和勤務三種人物，可以統稱之爲士兵羣衆。士兵羣衆何以說他也是勞動階級？因爲在這病態的社會當中，人類相互間充滿着種種矛盾，差不多無論那個國家，那個民族，都無時不在預備着戰爭，因而戰爭成爲一種社會的必要勞動，士兵羣衆便也自然成爲勞動階級了。不過，那些帝國主義和軍閥指揮下的軍團，往往是一種侵略和壓迫的工具，從表面上看去，似乎不是勞動階級，其實，他們都是盲目的農工羣衆，因爲受了長官的欺瞞，並不知道自己站在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所以那種侵略和壓迫的責任，完全落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身上，而其士兵畢竟還是勞動階級。這種士兵羣衆因爲握有武器，受過嚴密的訓練，在那革命的爆發期中，有其重要的地位，那是不消說的。什麼是肌肉勞動者？就是那些直接從事於

物質生產的人們。他們的勞動差不多全是以其體力為主要部分的，故稱為肌肉勞動者。他們之中，依其各自所有的社會關係的差異，亦可分為工銀勞動者和本業勞動者二種。工銀勞動者即出賣勞力的工人，店員，苦力和僕役之類，其中自然以工人為最大多數。這工人就是馬克斯所說的無產階級，他們在資本越先進的國家裏面，人數越多，勢力越大，這些都在上面說過了。本業勞動者，即勞動的支出及其所生產的生產物皆由自己握着所有權的人們，例如村落農民，小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各種小經營者，即屬於此。他們當中，自然是村落農民為最大多數。這村落農民不是馬克斯所說的那種農業資本家指揮下從事於集約生產的農民，而是專指一般村落的自耕農，佃農和半佃農而言的。他們的勢力及其所處的地位，留待後頭再說，這裏暫且不提。上述四種勞動者，學界是精神勞動者的主腦，士兵是特殊勞動者的主腦，產業工人是工銀勞動者的主腦，村落農民是本業勞動者的主腦，可以簡之為農，工，兵，學四大羣衆。這便叫做勞動階級，牠和坐食階級正相對立。

123 問：這兩個對立的階級是從什麼時候發生的？

答：專從坐食與勞動兩個意義講，這兩個階級究竟起自何時，實在不容易考察。不

過像馬克斯所說的那種見解，我們却可以斷定牠的不真確。馬克斯是從物質的生產力方面去解釋的，他以為必須生產力進步到勞動者有了剩餘勞動的時候，剝削才會發生，階級的對立即由此而起。階級起自剝削，那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剝削這件事，不一定要生產力進步到勞動有剩餘的時候才會發生。因為我們若把進化的意義放在考慮之內，那便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皆無所謂剩餘的勞動；反之，若撇開進化的意義講，那末人類遠在爬虫的時代，便有勞動的剩餘了。這件事我們只要看看當前的一切虫魚鳥獸，牠們除了覓食和睡眠的時間以外，統統都有充分的閒暇，即可瞭然於胸。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剝削的起因與生產力的進步與否沒有什麼關係。自然，生產力的進步可以促成剝削的加重，那是不消說的。依我看來，我們要研究剝削階級之起源，與其勉強的把「生產力」三字牽進來，毋寧勇敢的把這三個字拋了去。遠古的人類是一大羣一大羣過着羣居生活的，羣團之內，各人異常團結，羣團與羣團之間，則常有戰爭，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並且，人類是一種很調皮的動物，他們適應於知識的進步，會由獵取野生的禽獸，進而飼養家畜，利用家畜，這也是十分明白的事實。由這兩件事實合做一起，就不難推知剝削的起源。人類既知馴服野

生的禽獸成爲家畜，那便自然而然的也會知道利用別人作爲奴隸。這意思就是說，不管生產力的進步如何，人類很早就有一種剝削的慾念，只要機會一來，他就不客氣的會來剝削別人，奴隸別人的。恰巧各羣團間的戰爭便給了這個機會。那些戰勝者對於戰敗者所用的手段，與人類對於野生的禽獸沒有什麼差別，大抵先前都是殺戮，後來便用了馴服牛馬的方法去馴服俘虜，使他成爲奴隸。於是乎戰勝者便成了管理奴隸的奴隸主，戰敗者則不能不在主人的鞭撻之下而從事勞動，剝削即由此發生，階級亦即由此形成。這種解釋，雖然似乎過於簡單，但比拉拉扯扯硬把生產力拉了進來的說法，總要合理一點。實在的說起來，不管階級最初的起源是怎樣，有一句話我們是可以斷定的：即自有歷史的記載以來，便有坐食者和勞動者兩個階級對立着，並且越到後來，這種對立的事實便越發明顯。

124 問：那末依據歷史的記載，這兩個階級的演進是怎樣的？

答：這是很明白的，初期的坐食階級和勞動階級，差不多就是奴隸所有者和奴隸，這意思就是說，那時候坐食階級之奴隸勞動階級，是赤裸裸毫無掩蓋的，並且對立的形態也極其簡單。後來，一方面階級漸趨複雜，例如坐食階級分化成爲貴族，自由民，地主，

行東，商人，和高利貸者等等，勞動階級也分爲農奴，佃農，自耕農，學徒，工匠，幫工以及其他本業勞動者；同時，坐食階級所施於勞動階級的手段也漸次脫却奴隸的形式，由直接榨取奴隸的勞動改成地租，利息，以及其他現物的剝削了。這可以說是階級演進的第二期。這一期階級對立的形態是多個而且排列着的，例如自由民與奴隸，地主與佃農，行東與學徒之類，都是一對一對各自獨立的對立着，這意思就是說，自由民專在剝削奴隸，地主專在剝削佃農，行東專在剝削學徒，各種剝削者都是各行其是，相互間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最後，到了資本社會的時代，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分于便越發複雜（詳答<sup>121</sup>及<sup>122</sup>問），坐食階級所施於勞動階級的手段也越發來得狡滑了。他們對於勞動階級既不採用直接奴隸的方式，也不強硬索取貢物，只是暗暗中以少量的勞動換取多量的勞動，使勞動階級於無形中做了他們的奴隸而不自覺。並且，適應於這種剝削的手段，一切對立的階級都起了一種很大的變動，即在無形中一切排列着獨立相對的階級，都起了一種貫串的作用，成爲兩串對立的階級，復原爲階級的單純化。

125問：資本社會的階級何以會起這種單純化的作用，願聞其詳。

答：這種單純化，必須先與馬克斯所說的單純化善為區別。馬克斯是說，一切中產階級都要或速或慢的被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吸收淨盡，社會將成為清一色的資本家與工人兩個階級，這件事的不合理，上頭已經說明了。資本社會的階級單純化，不是一切階級合併成為資本家與工人兩個階級，而是一切坐食現成的人互相化合成為一個渾然整個的坐食階級，一切從事於勞動的人也互相聯合作成一個渾然整個的勞動階級。其所以然，就是因為資本社會的剝削是一種不等價物的交換，而且這種交換又有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形式的緣故。交換這件事，是到處進行，逢人可做的，所以有了直接的不等價物交換，便使一切的勞動者皆在無形中站在同等同樣的被剝削地位，成了一個渾然整個的被剝削階級。同時，由那間接的不等價物的交換，又使一切的坐食者聯成一個有機的體系。這體系就是各種資本家按照各自所有生產事業的生產力之高低為標準，列成許多等級，據有最高生產力的資本家便站在最高一級，生產力較低者，等級亦次之，然後由最高級的資本家向下發動其剝削，下面的各級資本家則除了將這剝削向下一級轉嫁一級以外，並將自己所要剝削的部分，一並向下採取，這樣一級轉遞一級，一直傳到勞動者身上，這是一條剝削的幹線。由

這幹線又分出許多支線，例如軍閥，官僚，地主，商人，地痞，流氓之類，一手強硬索得勞動者的貢物，一手又將這貢物轉向資本家換取各種奢侈物品，即屬於此。因此之故，一切資本家既不能不互相聯絡，資本家與各種封建式的坐食者例如軍閥，官僚，地主，商人等等，亦不能不互為保障，於是乎便作成了渾然整個的坐食階級。自然，這整個的坐食階級裏面，也有種種的衝突，例如大資本家和小資本家衝突，軍閥官僚和資本家與地主衝突之類，但這種衝突畢竟可以消解，如在鎮壓勞動階級的意義之下便完全消解了。這便是資本社會中階級單純化的大概情形。

126 問：資本社會的階級雖有此種單純化的作用，但各種坐食者及各種勞動者所處的地位，不見得都是彼此一律，毫無差別的吧？

答：當然有差別。試如 121 及 125 兩個問答中所述，把坐食階級分成資本家，地主（代表法內的封建坐食階級）和軍閥（代表法外的坐食階級）三種，把勞動階級分成農工，兵，學四種，來說。坐食階級之中，站在最高一級的資本家或國際資本家，他不但是資本先進國中的剝削階級的主腦，而且還是整個世界的最高的支配者，無論軍閥，地主，



以及其他各種坐食者，皆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其為坐食階級的總頭目，那是不容懷疑的。軍閥與地主則為一切經濟落後國家的壓迫階級的主腦，他們一面支配了自己的本國，同時又是國際資本家的助手，不能不受國際資本家的支配，其地位比較動搖。勞動階級中自然要算農民的地位最低，因為他是最下一層的被剝削者，差不多一切坐食階級，都要直接間接的向他剝削。工人的地位也非常之低，不過他們的剝削者，嚴格的說，只有資本家一種，所以無論如何總要比較農民強了一些，尤其是資本先進國的工人與資本落後國的農民間地位之差，最為明顯。士兵所處的地位，是一種變態的地位，他們一方面明明是勞動階級的一分子，同時却又往往做了坐食階級的衛士；不過這是他們的睡眠狀態，一旦覺醒之後，也會很迅速的跑入自己的陣營來的。至於學界的地位，也是動搖不定。他們既因經濟生活較好，常常會作坐食階級的辯護士，却又因為自覺力較強，又常常會作勞動階級的指揮者，所以他是立在坐食階級與勞動階級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倘使他們站到坐食階級那一邊，坐食階級便可以延長其壽命，一旦站到勞動階級這一邊，勞動階級便也可以縮短革命的過程。自然，他們祇能縮短或延長革命的過程而已，決不能根本變更階級鬥爭

的事實，所以我們要研究階級鬥爭，畢竟還要注重在那剝削的體系中所構成的對立的狀態。上面已經說過，資本社會剝削的幹線，是以生產力的高低為標準，分成許多等級的，握有最高生產力的資本家是最高的剝削者，生產力最低的勞動階級是最下一層的被剝削者，所以國際資本家與村落農民，尤其是殖民地的村落農民，是兩個階級對立的尖端。整個的階級鬥爭莫不由此尖端發動，其他一切坐食者及勞動者都要視此尖端的發動如何，然後各自加入鬥爭的一方面。

127 問：國際資本家與村落農民兩者之間有沒有妥協的可能？

答：絕對沒有妥協的可能。因為第一，資本社會的剝削，是一種不等價物的交換，即握有進步的生產方法者以其少量的勞動換取生產方法落後者的多量的勞動，既如上述，而村落農民的生產方法數百年甚而千餘年毫無進步，其生產力最為落後，又是極其明顯的事實，因此，國際資本家的剝削既不能不以村落農民為其終極的對象，而村落農民所受的剝削亦更無轉嫁的餘地，兩者之間的不能妥協，不言可知。第二，從前殖民地向未瓜分淨盡的時候，國際資本家時時移其目光於新殖民地的追求，新殖民地的村落農民雖不能逃避

其剝削，而舊殖民地的村落農民却未嘗不可以和緩一時，這意思就是說，舊殖民地的村落農民有移其被剝削的一部份分擔於新殖民地村落農民身上的希望；可是，現在全世界的殖民地早已瓜分淨盡，任何殖民地的村落農民都連這種和緩和分擔的希望都沒有了。第二，各國國際資本家，在那自由競爭的角逐場中，不能不以時時增大資本為其存在的條件，即不能不時時提高生產力以加重對於村落農民的剝削，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歐戰以後，各資本家的一日千里的生產合理化，即充分的証明了這一事實；並且，村落農民的人口，因為繼續不斷的天亡與離散，一天比一天減少，不但不能分擔其被剝削的部分於他人，而且死人的被剝削的部分還要一併加在活人身上。第四，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衝突，有政府以及其他仲裁機關為其緩衝，這種緩衝雖常常偏利於資本家之側，但有緩衝總比沒有緩衝為善，可是，國際資本家與村落農民之間，一點緩衝的建設都沒有，誰死誰活不能不以鬥爭去解決，因而更無妥協之可言。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國際資本家與村落農民兩者間之絕無妥協的餘地。

128 問：村落農民單是對於國際資本家不能妥協，抑是還有其他坐食階級不能妥協？

答：村落農民對於封建的坐食階級也絕無妥協的可能。封建的坐食階級就是軍閥，貪官，污吏，地主，劣紳，地痞，以及高利貸者等等。這一夥人所有的錢財玉帛，可以說，一點一滴都是直接間接從農民的手上活搶活奪而來的，其爲農民的不共戴天的仇敵，那是最顯明的事實。單就軍閥和地主兩種人物來講：軍閥在平時抓住農村裏面的一兩個奸細例如劣紳地痞之類作爲走狗，盡情的直接向農民索取貢物，以及勒種鴉片，蹂躪農婦等等，這些且不必說了。一旦到了軍閥與軍閥混戰的時候，村舍爲其掃毀，農田爲其糟躪，一切米糧牲畜爲其劫奪無遺還不當數，還要活活的把農民拉上火線去作鎗靶！近年來北方數省，農村裏往往有農民活埋丘八之事發生，就可以想見軍閥與農民兩者間衝突的程度爲如何之深了。地主之魚肉佃農，也是很有可觀的。單是田租一項，就佔了農民的總收益中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此外還有多種多樣的剝削，例如四季八節的貢物，以及立契換割時的特種勒索等等，都是積久成俗了的。不但如此，近年以來適應於國際資本家的發達和軍匪流氓之擴大，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一天加重一天，大有竭澤而漁之勢。並且，像中國這種中小地主佔多數的農村裏面，加重剝削的程度更深，因爲中小地主所有的土地不多，不易

滿足其窮奢極慾，故不能不格外提高其剝削。村落農民與封建坐食階級之不能妥協，舉此軍閥和地主之例，即可概知其餘。

129 問：依你這樣說起來，那末村落農民必然是最革命的分子了？

答：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農民是最革命的分子。凡屬不是唯心的人，必然可以承認最被剝削的分子便是最革命的分子。這裏面的道理極其顯明，因為革命這件事，絕對不是一種慈善事業，與那虛偽的慈善家以及一切沽名釣譽的人是根本沒有緣分的（自然，這不是說，慈善家絕對不會加入革命，正如一手也有六指的意義相同，他們有時也會加入革命的，不過不是正常的狀態而已）。革命完全是人類的一種自決精神的表現，這意思就是說，誰有痛苦，便要靠誰自己去解決，旁人至多只能對你表些同情，偶然助你一下兩下，決不會替你根本解決的。並且誰有痛苦，誰也無須旁人指使，自然而然的會自己起來解決。農民處在那種最深的火坑裏頭，除了他們自己掙扎以外，誰來給他憐憫？誰來替他幫忙？自然，革命是一種極端可怕之事，無論何人，只要稍有一線生路，決不會走上革命的危途。現在我們看看，農民究竟還有一些什麼生路？守住農村忍饑熬寒，不是生路，不必說

了。舍了農村跑到都市，都市中早已有五六千萬失業的工人，正像餓貓死守鼠穴似的，在那兒候補工廠的遺缺，有遺缺也輪不到農民身上，所以這也不是一條生路。那末待個機會當兵去吧，可是政府又在那兒大唱裁兵，並且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面，早已兵多如毛，即使當了兵，也免不了飢餓，何況猝然一聲，便要做了毫無代價的冤鬼！這條路自然也是走不通的。管他媽的，塗一塗面孔，落草去吧，呀！這又是一條絕路，因為一百個落草的人裏面，總有九十九個不得善終，並且落草的人人多，根本就沒有什麼買賣可做。那末究竟怎麼辦呢？我說，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拿起鐮刀用力向自己的脖項上一抹；另一條便是有刀槍的拿起刀槍，有棍棒的舉起棍棒，沒有刀槍和棍棒的便捏起拳頭，大家齊聲喚一聲殺，一起衝出重圍！實在的說，那些可憐的農民，成了資本社會中一切坐食階級的衆矢之的，一切坐食階級莫不橫刀直叉的齊向他們身上宰割，他們要閃避既屬不能，要忍痛又非生理之所許可，結果總要揭竿而起，必然要站上革命的最前線的。所以農民之爲最革命的份子，那是極其自然的事實，既不容否認，否認亦不相干。

130 問：像爾這種說法，恐怕有些近於理想，農民不是富有保守性的嗎？

答：絕對沒有這回事。馬克斯派的人以爲農民所處的環境既比較固定，所有的生產方法又比較死板而沒有多大變遷，並且智識閉塞，惑於迷信，大有一切聽命於天的思想，因而斷定農民富有保守性，那真有些近於理想呢。農民所處的環境誠然比較固定，但這固定不但不會使之趨於保守，而且反足以增強他們的革命性。何以故？因爲第一，農民生長於比較固定的環境裏面，鄉土的觀念甚深，倘使環境容許他們安於鄉土，他們自然是樂於保守的，可是一旦破壞了他們安定的生活，壓迫得他們不能安於鄉土，他們便會毫不猶豫的出其死力同那壓迫者反抗，這意思就是說，農民視其鄉土較性命還重，當那環境逼迫他們不能不離鄉別土的時候，倘使有人豎起兩面旗幟，一面是移民的旗幟，一面是革命的旗幟，他們便會毫不猶豫的投在革命的旗幟之下，這件事我們隨時走到那些正在衰落的農村裏面，都可以試驗得出，而且百試百驗。第二，在那革命發動之時，農民也比其他勞動者格外猛烈而且能够持久，因爲其他勞動者例如工人，他們在這個工廠鬧了風潮被開除了，可以轉到別一工廠去作工，在上海受了壓迫機關的威脅之後，可以轉到漢口去謀事，總而言之，他們遷徙比較容易，比較上可以不走極端，即走極端，也可以無須硬幹到底，可是農民則不然

，他們的生命和那耕地粘在一起，起事之後，除了硬幹到底以外，絕無其他生路，所以不能不堅堅守住革命的陣腳，一直守到革命完全成功或完全失敗的時候爲止。總之，農民不起來反抗則已，一旦起來反抗，壓迫者便難以收拾，這也只要看看我們當前的事實，就可以心領神會。可知農民所處的環境固定，正是農民之最革命的一個原因。至於農民的生產方法死板，也正足以促成農民的革命，因爲生產方法越死板，生產力便越落後，生產力越落後，被剝削的程度便越深，對於革命的要求便越發強烈，這些都在上頭說過了。此外，所謂知識閉塞，惑於迷信云云，也和革命一事沒有多大關係，因爲事實明明告訴我們，並非智識愈高迷信愈少的人便愈革命，智識愈低迷信愈重的人便愈不革命的。革命只是一種痛苦的反應，農民無論智識怎樣低，迷信怎樣重，他們自己的痛苦總不會感覺不到的呀！最後還要提到一件事，馬克斯以爲農民所要求的只是在於保持自己的中等地位，並且因此斷定農民不但是保守，而且還是反動的，這種說法的錯誤，自然不值一駁。我們看了上述種種的事實之後，就可以斷定農民並不保守，更不反動，倒是說農民爲反動者的人，含有充分的反動性，不過這反動不是反革命的反動，而是反科學的反動而已。



131問：爾說農民不保守，不反動，何以有許多農民的政黨和團體，常常傾向於右傾之黨，幫同右傾的政黨來壓迫革命，並且一般的農民，也常常都投保守黨之票？

答：哼！這種觀察，正是一種反科學的觀察。我們要觀察農民，不用科學的方法則已，要用科學的方法，第一就要將農民與地主善為區別。農民是直接從事於耕作的農夫，其中佔有最大多數的就是自耕農，佃農和半佃農三種。地主乃是吃田租而不耕作的人，這些人雖與農民正相對立，但常常會自稱為農民，這是最要注意的一件事。我們把地主與農民區分清楚之後，再去看看各國的那些所謂農民的政黨或團體，究竟是真正的農民，還是冒充的農民（即指地主而言）。事實是很明白的，那些右傾的農民黨以及替保守黨捧場的所謂農民的團體，沒一個不是地主的產物。例如在德國，有德意志聯合會，各邦基督教農民會，德意志農民同盟等等；在法國有法蘭西農業工團協會，法蘭西農民聯合會及地主中央會社等等；在意大利基督教農民黨，在美國有國家農民通信社，合衆國農民聯合會及農民協會等等，差不多每一個國家都有許多與此類似的所謂農民的團體或政黨。他們之中，有的純粹是大地主的組合，有的是中小地主的組合，又有的雖有真正的農民參加

，但其支配權則完全操在地主手上，這樣的團體和政黨，其爲右傾之黨，幫同右傾的政黨來壓迫革命，那是極其自然的。但我們要澈底的明白，這些不是農民的組合，而是與農民正相反對的地主的組合。實在的說，農民不到革命的時期，平常對於政治的活動是比較冷淡的，尤其是對於選舉的競爭最爲冷淡。這種冷淡的態度絕對不會損及他們的革命性，因爲選舉的競爭，不但不是一種革命的行爲，而且正是一種反革命的勾當，試看英國工黨的所作所爲，即可以瞭然於胸。至於一般的農民多投保守黨之票，這件事也與農民本身的保守與否毫無關係，因爲當今的選舉完全是一幕滑稽之劇（詳答103問），農民不過是被動的在那選舉票上抄寫幾個名字，並沒有希望那幾個被投票的人施行那些束縛自己的保守的政策，更沒有囑託那幾個被投票的人去壓迫革命。自然，全世界的村落農民不下十餘萬萬，其中偶然有一部分失了常態，受了坐食階級之愚，站在反革命的戰線上而不自覺，也是無須否認的；但若以此偶然的變態而斷定農民的保守和反動，那末正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詞』！

132 問：好吧，就算農民不保守，不反動，而且是最革命的；然而，革命是一種有組織的行動，農民缺乏組織，而且不易組織，如何能够擔起革命的重負？

答：這是杞人憂天。村落農民散處村落，不比工人之集結在都市，從表面上看去，似乎的確是不易組織的；其實，農民最易組織，比較任何勞動者都容易組織。何以故？因為第一，一般的農村裏面，尤其是經濟落後國家的農村，差不多一個農村往往是由一兩姓人組合而成的，農民的宗族觀念甚深，所以每一個宗族，平常都有一種嚴密的組織。那種組織雖沒有具備黨團的形式，但其團結力，比較任何黨團都強，試看農村中氏族械鬥的時候，往往無分男女老幼，莫不自動的奮身加入戰團的情形，即可想見農民的組織能力之大。

第二，農村中的農民，不論同姓抑異姓，平時適應於那種經濟生活中的必不可缺少的聯絡，彼此間感情至為融洽，富有互助的精神，加以親戚的關係非常密切，無形中具有一種偉大的團結力。所以一旦有事，瞬息之間，即可聚集千數百人的大團體，赴湯蹈火，人人不辭，這種團結的能力，也不是其他勞動羣衆所能望其項背的。第三，農村中的農民，平時莫不互相熟識，誰最公直，誰有才幹，早為一般人所周知，所以一到組織的時候，公直而有才幹者自然被推為領袖，絕少派別的暗鬪和分裂，其與都市中同住而不知彼此的姓名，組織時全靠舞弊和傾軋以爭奪團體的指揮權，並且常常因此引起內部的破裂與崩潰者，兩相

比較，相差之遠，真不可以道里計。此事只要證諸民國十五六年，各地的農民協會盛極一時，即可心領神會。凡此種種，皆係農民關於組織的特長，要說農民不易組織，誰能相信？不過現在的農民，僅有宗族和地方的組織，尙少政治的統一的組織，這也是不能爲諱的事實。但這事實，一半由於壓迫者的嚴重的破壞，一半由於智識分子的袖手旁觀而不給以援助，並非農民本身缺乏組織能力，有以使其然也。

133 問：農民即使也有組織的能力，但在革命的時候，農民遠在農村，即使暴動起來，外界也很少受到他的影響，有何裨益於革命？

答：這是一種極其幼稚的見識。革命不重在片面的破壞，而重在整個的建設，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既然如此，那末農民的勢力，縱然不能影響到外界，也不會失却他的地位。因爲革命不但不祇是行於都市，而且不能不以廣大的農村爲其重要區域，農民的勢力，難道連他自己的農村也及不到嗎？農村裏面的革命建設，不靠一般的革命農民自己去建設，難道要靠幾個所謂英雄和官吏之類的特殊人物去建設嗎？我想二十世紀的人，至少是相信物觀的人，不應該連這點淺顯的道理都不明白。其實，農民的革命勢力，不但能够影

響及於外界，而且整個的軍事時期，都不能不以農民爲主力（這自然是指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而言）。農民平時手無寸鐵，從表面上看去，似乎沒有什麼力量；但是，一旦革命爆發，那些衝鋒陷陣的兵士們，一百個當中，便有九十九個都是不折不扣的農民，這是一層。農民密佈在全國各地，軍事時期，一般的農民皆可直接有效的幫助革命側而襲擊反革命側的陣線，這又是一層。農民散居在數十百萬個村落之中，一旦舉起革命的旗幟，官兵來時則散而爲農，官兵去時則集而爲軍，施行壓迫的政府縱有千百萬雄軍，亦必疲於奔命，難以鎮壓，這又是最重要的一層。凡此各層，皆可於中國最近的革命以及目前紅軍之不易撲滅的事實上，得到充分的證據。我不曉得所謂農民勢力不及於外界的高論，究竟有何理由與實證？

134 問：農民既易於組織，又有革命的力量，何以從來沒有聽到農民革命那一回事？

答：果然沒有聽到這回事，還是有意塗抹了歷史的事實？過去一切帶有階級性的革命，除了資本先進國近世有少數比較複雜的革命以外，統統都是清一色的農民革命。試以中國爲例：中國農民差不多平均每隔三百年便有一次很大的革命，並且每次革命都能够推倒一個支配階級的最高頭目。例如秦朝末年有陳勝，吳廣，劉邦等所領導的農民革命，結

果推倒了一個秦皇二世；西漢末年有樊崇，王朗，劉秀等所領導的農民革命，結果也把王莽的統治推翻了；東漢末年有張角兄弟首先率領農民暴動，跟着便是南北朝四百餘年的大紛擾，推倒了無數的統治者；隋末又有李密，竇建德等率領農民革命，結束了有隋一朝；唐末又有黃巢率領農民革命，元末又有張士誠，陳友諒，朱元璋等率領農民革命，明末又有張獻忠，李自成等率領農民革命，結果統統都推倒了一羣最高的支配階級，這些都是有史可攷的事實。就是數十年前那個當時被稱爲造反，現在被認爲革命的太平天國之役，也是自始至終都是以農民爲基礎的，即最近無數次的革命，亦莫不是如此。這不是農民的革命是什麼？舉此一國，可概其餘。

135 問：依你這樣說起來，那末村落農民的確是可以領導當前的階級鬥爭了？

答：當然。村落農民一方面既爲資本社會中最被剝削的分子，同時又比較容易組織，比較富有革命的實力，並且又有數千年的革命歷史，其爲最有力的革命領導者，那是一點都不許懷疑的。不過我們還要充分的注意一件事：從前的農民因爲缺乏自覺能力，每到痛苦的時候，往往遷怒到統治階級的個人，並不知道去推翻那種束縛自己的社會關係，所以

每次革命的結果，都只便宜了一兩個野心家和投機份子，而自己却毫無所得。這一事實，不但不能算是農民的恥辱，而且適足以引起我們的悲憤，引起我們對於農民的滿腔的同情。我們看了這種歷史的悲劇，可以得到很大的教訓：即農民革命之能否得到真正的成功，不能不視農民的自覺力如何而定。要使農民能够自覺，又不能不靠革命的智識分子之善爲扶助，所以革命的智識份子在革命的過程中負有重大的使命，應該站到農民的立場上，協同農民領導整個的革命，革命才有成功之可能。

136 問：這種農民革命是可以由農民單獨作成，還是必需聯絡其他勞動階級共同合作的？

答：必須聯絡其他一切勞動者，尤其是必需聯絡工人共同合作。這種對於工人的聯絡，含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一個國家內的農民和工人的聯絡；另一種是一切經濟落後國家站在最高領導地位的農民，和各資本先進國內站在最高領導地位的工人的聯絡。由這後一意義，便構成整個的世界革命。一切國家的革命只有在這世界革命的完成中方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完成。因此，我們還得進而研究整個的世界革命。

## 第五章 世界革命

### 一 馬克斯的世界革命說的錯誤

137 問：甚麼是馬克斯的世界革命說？

答：馬克斯以爲世界各國都要或速或慢的起一個同等同樣的革命，這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爲資產階級一方面既摧毀了封建的生產方法，接替了封建的支配階級的地位而支配了歐洲各國，造成了歐洲各國單純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同時，又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不斷的開拓了交通利器，以其價廉物美的商品輸進世界各國，摧毀了世界各國的一切幼稚的生產，逼迫得世界各國都不能不採用資本制的生產方法，因而世界各國都要或速或慢的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支配的國家，促成與歐洲各國同樣的單純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要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了整個的世界



。因此，歐洲各國既不能有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而且這種革命不能不像傳染病似的或速或慢傳染及於整個的世界。在這革命的過程中，一方面，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所威脅，不能不互相聯絡，互爲保障，作成連合的戰線以壓迫無產階級，同時，無產階級適應於這種聯合的壓迫，也不能不採同一的手段，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以爲對抗。於是乎整個的世界劃分成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陣營，互相對立着，互相鬥爭着，這便是馬克斯的世界革命說。

138 問：這種世界革命說的錯誤何在？

答：上面已經說過，資產階級的存在，不能不以經濟落後國家的存在爲其前提，換句話講，不能不以封建式的生產方法的存在爲其前提。既然如此，那末所謂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世界的說法，只是一種極不合理的無稽之談。自然，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爲資本先進國所壓迫，不能不想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爲抵制，並且事實上也早已開始努力這種企圖，而且也有部分的成功了。例如無論在那一個落後的國家裏面，都可以看得見若干聳立的煙囪，煙囪下面都有若干成群列隊的工人徘徊着，以表示處處都有資產階

級的降生。並且有些國家裏面，這種氣象還是一天比一天興旺，好像真能從此踏上資本主義的寬平大道似的，這些都是無須否認的事實。然而，僅僅這樣，就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世界了嗎？就可以說有這樣的可能了嗎？無論什麼東西，牠的出生和牠的長成完全是兩件事。有其出生不見得便有其長成，這意思就是說，事物出生以後有兩個方向可以進行，一個是長成，一個是夭折。這兩個方向究竟將走那一個，完全被決定於牠的環境，倘使環境容許牠長成，牠便可以長成，否則必然夭折。一切經濟落後國家之與資本主義，恰恰與此相同。經濟落後的國家不管牠自己如何的願意走那資本主義的道路，並且不管牠是否已在進行之中，而其能否走通這一條路，乃是另一問題。依我看來，現在那些一望而知的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無論如何也走不通資本主義這條路，那怕牠現在已經走過何等相當的階段，亦非中途夭折不可。其所以然，就是因為資產階級早已全靠剝削經濟落後的國家為其生存的條件，而經濟落後的國家再沒有獲得這種條件的可能了。經濟落後的國家既然走不通資本主義的道路，換句話講，資產階級既然不能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世界，那末馬克斯所理想的那種傳染病似的所謂世界革命，也必然不會成為事實。

139 問：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究竟何以走不通資本主義這條路，願聞其詳。

答：因為資本制的生產方法的發展不能不以封建式的生產方法的存在為其前提，所以資本主義者不能不有意的或無意的處處破壞經濟落後國家的發展，阻碍經濟落後國家不讓牠走通資本主義這條路。他們所用以破壞和阻碍的手段是極其毒辣而且十分有效的，這種手段的詳細內容，留待後頭去說，這裏先述一個大概：第一是利用巨大的資本作成賤價的商品，壟斷爾的市場，使爾在無形中屈服於他，不能發展和他同樣的工商業；第二是用開明的砲艦政策作後盾，嚴密的監視着爾，使爾不能反抗，並且常常製造你的內亂，使你沒有工夫同他反抗。經濟落後的國家處在這樣的環境裏面，那些僅有少數資本而且毫無企業經驗的所謂工商界的巨子，充其量只能取得一個買辦的地位，跟在洋商巨賈的背後吃些饞餘，要想發展自己的工商業，那是絕對談不到的。例如中國，莫說尚有種種不平等的條約牢牢鎖着，即使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盡淨，倘欲走向資本主義的舊路，也休想走得開通。因為資本主義是立在私人資本與自由競爭的基礎之上的，中國的私人資本，全國合計不過二十萬萬光景，還抵不上外國的半個資本案，這樣一點微弱的資本，即使舉其全數以與那個資本

家競爭，尚且沒有得到勝利的把握，何況這點點資本還不能不像塞縫補隙似的盡數用在商業的流通上面，根本談不到工業！或許有人說，中國的私人資本無論如何微弱，只要不平等條約能够取消，內亂能够平息，工商業未嘗不可以漸次發達起來，如像最近數十年來，雖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和繼續不斷的內亂的環境裏面，也年年都有若干的進步，即其明証。呀！這是根本沒有明白我的意思。烏龜與駿馬賽跑，我並不是說烏龜一步都走不動，只是說，烏龜趕不上駿馬，而且愈趕相差愈遠而已。實在的說，像中國這樣一步半步的挨過去，等到挨上足以稱爲資本主義的國家之時，只怕真正的資本主義早已埋在地下，而且填頭長出身大數圍的古柏了。舉此中國一例，可概其餘。

140 問：爾這種說法，只怕不見得真確吧。數十年前的日本，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她現在不是變成一個頭等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了嗎？

答：這是此一時，彼一時，不能相提並論的呀！媽媽從前會生小弟弟，難道可以說她永遠會生的嗎？日本之所以能成爲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有她的可能條件的。第一，五十年前，那時候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尚未瓜分淨盡，各帝國主義正在以其全力向日本以外的

其他更豐饒的地方例如南洋各地和中國等處發展，並沒有嚴密的監視着日本，這自然是各帝國主義一時的疏忽，日本就乘了這個疏忽的機會，得以偷偷的混進資本主義的行列。第二，那時候有我們這個老大的古國做她的尾閘，給她侵略，任她剝削，這是成立資本主義的最大的前提條件，日本有了這種條件，所以能夠闊步邁進，幾十年工夫就趕上歐美各老牌資本主義。日本的維新便是這種客觀的環境所造成的，有些瞎目的士大夫們，硬把維新的大業歸功在什麼藩什麼藩的幾個平庸的人身上，真是好笑死了。現在世界的環境已經不是五十年前的環境，全世界的殖民地早已瓜分淨盡，各帝國主義莫不傾其全力加重殖民地的榨取，任何一個彈丸之地，都在她們嚴密的監視之中，並且一切殖民地統都陷入極端的貧窮化，再沒有更落後的國家可以給這些殖民地做尾閘，使牠成爲資本主義的國家了。這意思就是說，現在這些貧窮不堪的殖民地，供養既有的幾個資本主義已是供養不了，例如資本主義的國家當中已有數千萬失業者在天天在那兒挨餓，即其明證。所以世界的資本化，已經達到飽和的程度，再沒有新資本主義者抬頭的餘地了。最後，我們可以作一個比喻：資本主義者正像一夥綠林的好漢，他們是以打家劫舍爲生的。當他們攻進一個城市的初

時，城市中有幾個特別機敏的破落戶，見機得早，很迅速的混入那班好漢當中，入了他們的夥，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日本的成功便是這樣的做品。但是，這種機會是可一而不可再的，無論那班好漢如何的招賢納士，一到所留的百姓只够養活他們一夥人的時候，無論如何也要宣佈封關。現在正是資本主義宣佈封關的時候呀！可憐有些中國人還正昏昏的在那兒做着日本維新的春夢，多麼不長進！

141 問：爾這裏好像說得遠了，我們還是回頭到本題去吧。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即使如爾所說，不管她現在已經走到資本主義的何種階段，結果都要中途夭折的，但既可以走上資本主義的某一階段，既然也有成羣列隊的工人，這些工人的數量雖然不多，可是有各資本先進國的一萬數千的工人爲其後盾，難道還不够領導他們本國的革命嗎？

答：當然是不够的。我們從歷史上精密的考察起來，過去一切的革命，不出兩種形態：一種是少數人起來解決了少數人的事情，一種是多數人起來只解決了少數人的事情，從來沒有少數人起來解決了多數人的事情的。工人之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面既屬少數，而

資本先進國的工人也只能間接的給爾幫助，決不會直接的幫助你的，這意思就是說，資本先進國的工人只能遠遠的在他本國裏面攻擊那個共同的敵人資產階級，決不會跑到你們國內替你攻擊你所特有的敵人例如軍閥和地主等等，所以經濟落後國家的革命，畢竟不是少數的工人所能够領導的。實在的說，現代革命最大的特色，就是多數人起來解決多數人的事情，因為歷史教訓我們，各人的事情除了各人自己去解決以外，是沒有其他第二個辦法的。在我所看到的經濟落後國家的工人，將來革命成功以後，機器生產成爲衆人的福利之時，自然要站到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但在資本制生產的今日，他們只是一部分極其平常的勞動分子，一點什麼特別都沒有，倘使要說他們能够領導革命，那末能够領導革命的人非常之多，何必一定要待他們？總而言之，世界革命根本不是這種清一色的工人的革命，牠是適應於各國環境的不同，資本先進國的動作與資本落後國的動作互有差別，簡單些說，牠是另外一回事。

142 問：那末爾所看到的世界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答：世界革命不是理想出來的，牠是跟着世界的物質條件出現的。現在資本制的生產方法立足在封建式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之上，是一個資本社會壓迫封建社會的世界，確切

些說，是一個西方帝國主義壓迫東方殖民地的世界，世界革命必然落在西方帝國主義與東方殖民地之間。並且，因為西方帝國主義支配了世界的一切，壓迫全世界的勞動階級，是全世界勞動階級的公敵，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內部的工人與東方殖民地的勞動者爲要打倒彼此的公敵，不能不互相聯絡，分工合作，於是乎便造成有史以來向所未有的一個渾然整個的世界大革命，世界革命就是這麼一回事。不過我們要明瞭這個革命的內容，還不能不再加以詳細的分析。

## 二 西方帝國主義之侵畧

143 問：這「西方」二字單是地理上的西方，還是另有其他意義的？

答：不單是地理上的西方，不過因爲帝國主義最初的發祥地在於西方，故稱之爲西方帝國主義。其實，帝國主義早已不限於西方，例如東方的日本也是一個帝國主義，所以這「西方」單是一個和東方殖民地的「東方」對照的形容辭而已。西方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乃是包括近代的一切帝國主義而言的（東方殖民地的東方二字，意義與此相同）。



144 問：甚麼是帝國主義？

答：提起這件事，這裏倒要多說幾句話，因為帝國主義是世界革命的總對象，我們不能不充分的認識牠。從來研究帝國主義最有名而為一般人所最信服的，莫過於列寧，這裏先把他理論拿來看看，是否真確。列寧以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發展到了壟斷時的一個最後階級，以為壟斷便是帝國主義最大的特徵。這種說法，依我看來，是模糊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壟斷誠然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必然的現象，但不能說牠就是帝國主義最大的特徵。倘使像列寧所說，要到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壟斷成為經濟行為中的主要現象時，資本主義乃變成帝國主義，那末帝國主義只是最近四五十年的產物，四五十年以前是沒有帝國主義的了。並且像他所說，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為自由競爭最高時期，那末一八七〇年以前的資本主義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正是帝國主義的反對物了（因為自由競爭與壟斷是對立的）。我想這種解釋，倘使用在帝國主義的國家裏面，或許還可以得人首肯，但若說給殖民地的人聽去，只怕不大人信服吧。誠然，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由多數人的自由競爭轉到少數人的自由競爭，最後或許還會變成沒有競爭；但在

事實上，要說自由競爭則時至今日，尙未走完自由競爭之路，要說壟斷，則跟着資本主義的出生，便在壟斷之中了。因爲大資本壓倒小資本固然是壟斷，而小資本壓倒無資本也同樣的是壟斷。可知壟斷這件事，只是帝國主義的一種應有盡有的通性，並不是牠的最大特徵。此外盧森堡以爲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對於非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考茨基以爲是工業國家對於農業國家的侵略，雖然都有一點近似，但他們都只看到奪取原料，擴充市場和資本輸出三件事，並沒有看出伏在這三件事背後的一個總的動力（即不等價物交換），所以也都不能赤裸裸的揭開帝國主義的真面目。

依我看來，近世的帝國主義，乃是殖民地及與殖民地類似的一切經濟落後國家的對立物，牠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那經常的不等價物交換爲原動力所作成的一種超國家的對世界的經濟大侵略。這種侵略表現得最顯明的，莫過於國際貿易那件事，所以我們要理解帝國主義的內容，先得明白國際貿易的性質。前此一切經濟學者，因爲沒有看穿資本社會剝削的秘密，對於國際貿易這件事，往往缺乏真確的理解。他們只曉得從那海關簿記上所載的輸出入的數字中去觀察，以爲出超便是利得，入超便是虧損，很少注意到質的方面，即使

注意到質的方面，也只曉得原料品與製成品交換是吃虧的，究竟是怎樣的吃虧，那就莫名其妙了。我們明白了上述那種不等價物交換的秘密之後，立刻可以曉得國際貿易的損益，不在於進出口的海關簿記上所載的差額，而是在於進出口的貨物生產力的差異。大抵製成品的生產力比較原料品的生產力要高數倍或數十倍，所以製成品與原料品交換，其剝削即在於少量的勞動換取多量的勞動。比方中國每年輸出原料品與輸入製成品的物價假定各為二十萬萬元，並假定製成品的生產力較原料品的生產力高五倍，又假定中國生產二十萬萬元的原料品為二十萬萬單位的必要勞動，這樣，輸入二十萬萬元製成品的必要勞動必為四萬萬單位，兩相比較，中國吃虧了十六萬萬單位必要勞動，即等於吃虧了十六萬萬元，數目之大，足以令人吃驚。所以，越是生產力進步的國家，其對外貿易便越有利益，帝國主義這東西，便在這種利益的背後閃了出來。原來那些資本先進國的資產階級，在其國內向那生產比較落後的勞動者剝削到不能滿足其慾望的時候，便移其目光於國外，去剝削其他生產更落後的國家或民族。由這國內的剝削擴張到國外的或世界的剝削之時，便成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爲了那種不等價物交換的利益所衝動，不惜利用種種交通利器到處去探險，西

至新大陸，南至好望角，東至澳大利亞，總之，普天之下，到處去尋覓剝削的對象（即經濟落後的國家或民族）。一旦發現了這種對象，他便立刻帶着砲艦來強迫你通商。你若允許，他的目的自然達到，若不允許，他便毫不遲疑的除下砲衣，立刻轟了進來。轟進來之後，看你國民的能力如何，要是能力比較強一些的，他便同你訂下種種不平等的條約，除了要你割地賠款之外，最重要的便是通商；至若國民能力比較薄弱的，他便在你領土之上立起政府，密佈警察，不客氣的直接把你奴隸了。從此以後，他便將他的製成品一船一船的載了來，把你的原料品一船一船的載了去，表面上是公平交易，骨子裏是以少量的勞動換取多量的勞動，在無形中施其大量而且永久的剝削。這便叫做帝國主義。由此看來，帝國主義應該解作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別名，詳細些說，牠是挾有武器而且常常帶着假面具以進行世界大侵略的一種極其可怕的經濟掠奪團。生產越落後的民族和國家，便越受其掠奪。所以近世的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核心，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外緣，明白些講，資產階級的那種不等價物交換的剝削，一方面可以行之於國內，同時又可以行之於國外，在那施行於國內的意義上，就稱爲資本主義，在那施行於國外的意義上，就成爲國際資本主義或

帝國主義。因此之故，帝國主義不但是切經濟落後國家的對立物，而且也是他們本國的一切勞動階級的對立物。牠的最大特色，乃是一種超國家或世界的經濟大侵略。

145 問：依你這樣說起來，那末帝國主義是非向國外侵略不可的了？

答：然。帝國主義之不能不向國外侵略，原因甚多，舉其大要，約有四種：第一，帝國主義者因為國內市場有限，即被剝削的對象有限，不能滿足其慾望，故不能不擴張到國外的侵略；第二，資本主義愈發達，國內無產階級的勢力亦愈大，逼迫得資產階級不能不盡情的向外發展，用以和緩無產階級的鬥爭；第三，基於自由競爭的理法，大資本可以壓倒小資本，各資本家莫不以繼續不斷的增大其資本為其存在的條件，因而也不能不向外侵略，而且不能不繼續不斷的增大侵略的範圍和程度；第四，上面說過，剝削的背後不能不有強力的壓迫，資產階級用強力壓迫國內的勞動階級，往往被認為非正義非人道的行為，無形中限制了資產階級的暴行，但若移其壓迫於國外，則往往被認為是正義的，人道的，那怕是赤裸裸的虐待和殺戮，也沒有法律約束他，甚而還有政府保障他，所以向外侵略正是一條堂堂正大不受拘束的寬平大道。有此四種原因，便使帝國主義之向外侵略成為必然的事實。

146 問：這種說法，不見得全是真確的吧？你看，美國是一個頭等的帝國主義，她不是

向內發展比較向外侵略還要來得重要嗎？

答：呀！這是忘記了一頁重要的歷史。美國人不就是歐洲的移民嗎？試問那樣一塊肥大的新大陸，是歐洲人自己從歐洲挾帶過去的，抑是早已便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存在着？並且，那塊新大陸的上面，本是一片荒地，還是早已便有土人了？誰也知道，新大陸不是歐洲人挾帶過去的，並且早已便有一萬萬光景的印第安人生活在那裏。歐洲人僅僅帶了一些殺人的武器過去，不容氣的把那印第安人勦滅了一大半，奴隸了一小半，然後自己做起新大陸的主人翁，這不是向外侵略是什麼？歐洲人佔領了那樣一大塊的新大陸，正像一個窮人撲進皇宮，那宮內的金銀財寶多得不可計數，非有一段較長的時間整理不出。歐洲人便像這樣整理財寶似的在那兒整理了好幾百年，一般多才善辨的坐食階級的辯護士，便說這是向內發展，不是向外侵略，我想，倘使印第安人的冤鬼有靈，只怕要從他的墳墓中跳了出來，憤然的賞他幾個耳光！美國之所以能成爲帝國主義，根本上便立足在這種侵略的基礎上面，這且不必說了。現在，那種所謂向內發展的時期早已完畢，這就是說，那

皇宮內的寶藏早已整理清楚，她早已不能不向外活動了。誰都知道，遠在一八二三年，便有所謂門羅主義，這門羅主義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大美帝國主義向世界宣佈：全個新大陸（包括南美，北美和中美）只好讓我一個人侵略，任何人皆不得來此染指。這可以說是她的向外侵略的最顯明的第一步。自然，僅僅一個新大陸，還是不够她侵略的，一有機會，還要擴張到全世界。恰好，歐戰便給了這個機會。歐洲各帝國主義受了戰爭的影響，一時現出極度的困疲，於是她就不客氣的開足馬力，用出驚人的速度向全世界侵略了。這種侵略最顯明的，莫過於資本的輸出。近年以來，這種輸出的資本，多至數百萬萬，其中以輸往歐洲者為數最多。這裏我們要注意，美國投資於歐洲，並非即向歐洲侵略，她不過是假手於歐洲以侵略全世界的殖民地而已。歐洲人承受美國的資本，表面上看去是代人作嫁，實際上他們從中漁利，所得的利益比較美國的更多。美國有這樣巨額的資本輸出，單是利息一項，每年就可以毫不費力的得到數十萬萬的收入，其他不言可知了。此外，他也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有巨額的國際貿易（每年約一百萬萬美金），和不少的殖民地，所以現在的美國，不但也是一個向外侵略的國家，而且還是一個侵略得最凶的國家。

147問：這樣嗎？那末索性請你概括的說一說帝國主義的侵略史吧。

答：說起帝國主義的侵略史，如果要詳細的敘述出來，非有一本厚厚的冊子敘述不盡，不過這不是我的工作。我這裡只是把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記錄及其所施於殖民地的手段，加以簡單的說明。帝國主義之世界大侵略，是由歐洲出發，分出東西兩條路線進行的。西路比較簡單：一四九二年西班牙人發現了新大陸，首先破了侵略的記錄。不久英，法，荷蘭，葡萄牙等國相繼加入侵略，先後還不到一百年工夫，那個包括有北美，中美和南美三大洲的新大陸或西半球，就整個的被佔領了。東路比較複雜：一四九八年葡萄牙人發現了繞行非洲的新航路，非洲的沿岸地帶立刻移歸帝國主義者所有，不過牠的腹地因有土耳其擋住在尼羅河口，所以直到十九世紀方才被各帝國主義侵入，侵入後，不到二十年，也就給他們瓜分淨盡了。亞澳二洲也是新航路發現後，開始大規模的被侵略的。印度首當其衝，挨次及於印度支那，太平洋群島，澳大利亞洲，最後則為中國。現在整個的澳洲已經變成純粹的白澳洲，且不必說了；小亞細亞，阿拉伯，印度，安南，緬甸，以及太平洋群島等處，都是帝國主義直轄的殖民地，也不必說了；即如中國，暹羅，波斯，阿富汗等所謂獨



立的國家，也沒一處不是與殖民地同樣的受各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整個的亞細亞，也沒有一片乾淨土。由此看來，歐洲的帝國主義，從十五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一共只有四百年光景，就把整個的世界瓜分完結了。不過各帝國主義在那瓜分世界的過程中，因為競爭和反應的結果，起了一些新陳代謝的變化：有的已經衰老下去，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有的已經根本破壞了，例如俄國，德國和奧國；有的佔領殖民地之後，在殖民地上又長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例如美國；又有的原是一個被侵略的殖民地，在那被侵略的初時，利用種種機會，很迅速的翻了一個身，插進帝國主義的行列，把自己也變成一個帝國主義，例如日本。現在由這新陳代謝的結果，最大的帝國主義，一共還有五個，即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這五個帝國主義，各有各的特色。其中正式佔領土地最廣直接奴隸人口最多的，莫過於英法二國。英國的殖民地佈滿了全世界，共有土地一千三百餘萬方哩，比較她本國要大一百三十餘倍；人口四萬萬以上，比較她本國要多九倍有奇。法國也不少，共有土地九百餘萬方哩和人口六千萬光景的殖民地。又，其中資力最雄厚擁有資本方面最高權威的，則為美國。美國利用她的巨量的資本，不但囊括了整個的新大陸，而且使

一切帝國主義都成了她的債務國，隱然是個帝國主義的總頭目。末了，擴張領土最狂熱而且侵略得最露骨的，那就要推日本和意大利。意大利正在大刀闊斧的朝着巴爾幹半島侵略，日本則向中國，把不得一口將中國咽了下去。這便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一個簡單的記錄。

帝國主義侵略世界最初的手段，是一種極端野蠻的屠殺。十六世紀初期，西班牙人利用她的政府作後盾，帶着武器向西方出發，先在西印度群島上肆無忌憚的屠殺起來，不數年間，就把那些密佈在羣島上的土人殺了十分之九。屠殺群島之後，連休息都不會休息一下，立刻便又殺上北美的大陸。恰好，那時候已經有了英吉利人幫同一道殺，所以殺得更凶。並且因為那地大陸的土地太肥，寶藏太富，生怕土人有一個活着便不免有一個來要分肥，所以非把土人殺光不可。於是那些吃人的魔鬼，便開了會議，懸出重賞，凡能取得土人的頭顱一顆或俘虜一人，即賞金四十磅，後來還增加到一百磅。這樣一來，那些沒有抵抗能力的印第安人，便像憑空來了一個霹靂，霎時間化成白骨，贖出那地肥美的平原讓給帝國主義安居樂業了。我這裏只是舉出北美作個例子，其實，帝國主義之屠殺不僅施於北美，其他如中南美，以及非，亞，澳各洲，莫不統統用過這種手段。不過被屠殺的民族當中，

遭遇最慘的莫過於美洲的紅人和澳洲的棕色人，非洲的黑人次之，亞洲的黃色人種又次之。

帝國主義殺人殺得膩了之後，霍的放下屠刀，轉了一個念頭：覺得那些有手有腳的動物，與其將他殺掉，不如把他留下做奴隸，因為那些被佔領了的大塊土地，正用得着奴隸去耕種，於是帝國主義的手段便從屠殺一變而為奴隸。不過那時候美洲的土人已經殺得所剩無幾，不夠開發那樣一塊廣大的土地，帝國主義非到別處去找奴隸不可了。恰好，非洲的黑人正被發現，於是各帝國主義便爭先恐後的都到非洲獵取黑人，把黑人運到美洲作奴隸。可憐的黑人，正像獵圍中的麋鹿，抵抗既沒有能力，逃避又無處可以藏身，只好聽憑那些獵戶自由處分。所以數千萬黑人，也不過幾十年工夫，就統統的淪為奴隸了。帝國主義對待這些奴隸是極其慘酷的，不但把奴隸的一切公私權利剝奪淨盡，而且連奴隸的婦女都要拿去公用，致使一般奴隸都以自殺為快樂，現在黑人衰微到這種地步，就是為此。帝國主義施行這種奴隸的手段，自然也是很普遍的，棕，紅，黃三種民族，也都嘗過這種滋味，不過沒有黑人那樣彰明昭著而已。

假令帝國主義之侵略世界，自始至終用的都是上述屠殺和奴隸兩種手段，那末亞洲民族的子遺，只怕也是所留無幾，尤其是沒有一個分子能夠得到寫成這本冊子的機會了。還好，帝國主義因為牠內部資本制的生產發達之故，早已把牠引入另一個侵略的方式。原來帝國主義因為工商業發達尤其是機器生產發達的結果，使牠得了一個不等價物交換的侵略方法，只要把牠一船一船的商品運到生產落後的地方去交換，便可以施行其侵略，所以對於生產落後的民族，既無須用其屠殺，也無須用其奴隸，只要使他們同自己通商就成。因此，被侵略的民族便得了一種苟延殘喘的機會。自然，帝國主義用心是很周密的，曉得那些被侵略的民族，如果一旦覺悟，就會反叛起來，所以要實行這種侵略，第一步非用政治的力量去壓服他們，拿住他們的統治權不可。因此之故，帝國主義便帶着砲艦，到處去尋覓生產落後的國家或民族，一旦尋到這種國家或民族，就隨便借些口實，把那本地的政府推翻，立起自家的政府，一方面用之以鎮壓土人，同時又宣佈那是牠的血換來的殖民地，輕易不讓別個帝國主義侵入。帝國主義取得殖民地之後，鎮壓土人的手段是很毒辣的，通常約有下列幾種手段：一，利用殖民地的幾個會長和投機分子幫同自己去壓鎮；二，挑撥殖民

地各民族相互間的感情，使各民族互相衝突，而自己則坐收漁人之利；三，利用傳教和教育麻醉土人，把土人養成一種奴隸的意識，永遠受其奴隸；四，編出許多新的花樣，例如自治領和保護國之類，有如誑小孩子似的，用以誑得殖民地的歡心。總而言之，要使多數人長期受他少數人的支配和剝削，這便是殖民政策的精髓。帝國主義施行這種殖民政策，牠是很合算的，因為牠可以省却管理奴隸的麻煩，而坐收奴隸的實益，例如英國只要在倫敦立起一個東印度公司，印度的三萬二千萬人民便在無形中做了他的奴隸了。

帝國主義之侵略，除了上述屠殺，奴隸，和殖民政策以外，還有一種更高明的手段。原來各帝國主義在那瓜分世界的過程上，自然而然的發生了兩種殘餘的東西：一種是像分忌肉分到最後殘餘下來的肉碎似的不易分割的小塊殖民地，例如中立地帶，自由城，以及其他半獨立的小國之類，即屬於此；另一種是一大塊肥美的殖民地，一方面既引得各帝國主義個個眼紅，同時又正因其大塊而不易分割，致使各帝國主義明爭暗鬥，相持不下，至今尚未正式取消其獨立者，中國即其一例。帝國主義對待這兩種殘餘殖民地的手段是很高明的，牠無須在爾領土上建立正式的政府，只消抓住爾幾個軍閥和買辦之類人物當作

傀儡利用着，便可以爲所欲爲了。他們大抵第一步是同你訂下許多不平等的條約，例如關稅協定及領事裁判權之類，以爲侵略的張本；第二步則藉口保護既得權利來干涉你的內政；第三步則製造爾的內亂，使你沒有發展工商業的機會，永遠受其剝削。這三步工夫做到之後，他們就再不用費心了，只要坐着分贓就成了。這種侵略的手段，我無以名之，名之曰超殖民政策或拆白政策，因爲殖民政策多少還要化些本錢，這政策就連本錢都不要，完全是一種拆白的行爲。

帝國主義施行了這四種侵略的手段，全世界凡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和民族，便統統降到殖民地的地位，沒一個能够跳出他的掌握，沒一個不變成他的奴隸，於是帝國主義便做了人類的大王了。不過在那四種侵略的手段當中，第一種屠殺的手段，現在已不常用，但不是絕對不用，一到某種必要的時候，還是不肯放棄的，例如最近美國之與厄瓜拉瓜，法國之與叙里亞和摩洛哥，英國之與印度，日本之與台民，以及各國之與中國等等，即其明証。第二種奴隸的手段也漸次減少了，但也不是根本不用，有些地方例如非澳二洲還在很盛的流行着。至於第三和第四兩種，現在不但依然盛行，而且還有逐漸緊張的趨勢，這種

趨勢我們不能不充分的認識她。

148 問：那末，這最近的趨勢究竟是怎樣的？

答：帝國主義侵略世界最近的趨勢，不外兩種，即殖民地的再分割和加重殖民地的榨取。從前因為資本主義膨脹不已，遂演成帝國主義的瓜分世界，現在世界早已瓜分淨盡，而資本主義仍然繼續增高，故不能不有殖民地的再分割。這種再分割，並不止於一次，牠是每隔十數年或數十年便要舊劇重演的。不過有時候是部分的再分割，有時候是全體的再分割，例如普法之役，日俄之戰即屬於前者，歐戰則屬於後者。最近趨勢，又是猛烈的向着全體再分割的路上走，這是誰都能够看得明白的。自然，帝國主義之謀殖民地的再分割，乃是一件帶有冒險性的事，各帝國主義非至內部的資本主義膨脹到不能容納之時，決不肯輕於嘗試，故帝國主義經常的策略，畢竟還是加重殖民地的榨取。最近這種加重榨取的新趨勢，約有三種：第一種是資本家的生產合理化，第二種是資本輸出，第三種是一致政策。約略分述如下：

生產合理化的實行方法，大抵不出三方面：一方面是改良生產工具和改善勞動組織

，以提高生產力；一方面是延長勞動時間，減少工銀，排除浪費和加強勞動生產性，以節省生產費的支出；另一方面則從事於企業的大聯合和大合併，以壟斷市場，免除競爭的損失。資本家利用這種種方法的結果，榨取的程度增高得非常驚人。單以企業的大聯合和大合併來說。他們把許多同業或互有關係的各業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大孔色爾，或合併起來成爲一個大托辣斯。這種孔色爾或托辣斯一經成立，照宗明義，便有所謂創業者利得。什麼是創業者利得？簡單的說，無非是因創業者有其創業的功勞，把那創業後所預知的收穫，提前割出一部分來作他的酬金。這種酬金的數目，大得使人不易想像，試舉一例：一九〇一年二月成立的合坡國鋼鐵公司，這是美國許多大托辣斯中之一，這個公司本是把從前已經合併了好幾次的幾個公司更行合併而成的。每逢合併一次，便有一次的創業者利得；最後一次的合併，那種利得竟達六千五百萬美金之多。若與前此各次利得合計，則不下一萬數千萬，合中幣爲四萬萬光景，差不多等於中國政府一年的收入或支出！試想想，那種新組織開張的第一天，便可以拿出這樣巨額的酬金，並且往後的收穫非但不會因此減少，而且還可以漸漸加多，我們也可以推知他的加重榨取的程度爲如何之高了。現在資本先進國大部分的企



業，已經統統隸屬在這種新組織之下，並且已經漸漸的由國內的聯合進而為國際的聯合，大有整個世界將成為幾個人囊中物的趨勢。

資本輸出，就是帝國主義向各經濟落後國家的投資。原來帝國主義因為感到商品的運來運去很費錢，並且又有重重的關稅限制其榨取，同時又因手上握有多量貨幣，急待於投資，於是便促成資本的輸出。他們的資本投進殖民地，在殖民地裡面經營企業，立起榨取的大本營，就近行其榨取，既可免除運費和關稅，又可收買廉價的勞動力，榨取的程度自然是可以大增而特增。不過我們要注意，這種榨取的實行，往往可以假手於人，或與人聯手，其方式約有下述三種：一是投資於別一帝國主義，由別一帝國主義作成種種榨取的手段去榨取殖民地，例如美國之投資於英法，由英法作成商品運到中國以行其榨取；二是投資於別一帝國主義，由別一帝國主義轉投於殖民地，例如美國投資於日本，由日本轉投於中國以行其榨取；三是直接投資於殖民地的政府和資本公司，利用殖民地的政府和資本公司完成其榨取。這三種方式，無論那一種，都是以帝國主義為出發，而以殖民地為歸着的。並且這種投資，從表面上看去，看不出什麼不等價物的交換，其實，仍然是從不等價物交換所得的利

潤中分割其利息的領份而已。這種資本輸出，一方面既可以省却資本家企業的麻煩，同時又可以任意支配殖民地的一切，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最高的形態。現在美國輸出的資本最多，英國次之，法國和日本又次之。據說美國已有二百餘萬萬美金之多，每年所得的利息不下十五萬萬，約合中幣六十萬萬元，以美國一萬萬人口計算，無分男女老幼，每人皆可分得六十元，所以有人說美國已經成了一個寄生的國家，這是極其適當的。

何謂一致政策？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明爭暗鬥，非常激烈，那固然是很明顯的事實，但在下述三種意義上，因為彼此的利害相同，侵略的步伐是一致的：第一，各帝國主義有許多侵略的手段，例如上述企業大聯合和資本輸出之類，是在彼此相互間的聯絡上作成的，故其步伐不能不互相一致；第二，為要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衝突起見，也有互相協調的必要；第三，在那鎮壓殖民地及與自己根本敵對的國家（例如蘇俄）的意義上，亦不能不互相呼應，共同合作。基於這三種意義，各帝國主義便在籠形中站在同一的戰線上，互相聯絡，互為保障，這便叫做一致政策。這種一致政策，大體上可以分為比較暫時的和比較永久的兩種。前者表現得最明顯的，莫過於列強對於中國和蘇俄的壓迫以及各國資本家之

互相聯絡，後者表現得最明顯的，則莫過於戰後的國際聯盟。中國和蘇俄之受列強的共同壓迫及各國資本家之互相聯絡，那是人衆周知的事實，無須細說。一般人對於國際聯盟常常有兩種錯誤的觀察：一種以爲這是世界統一的先兆，可以由此逐漸走進世界大同之域；一種以爲這是毫無意義的滑稽把戲，將至一事無成。依我看來，國際聯盟既不是什麼統一世界的先兆，也不僅是一套滑稽把戲，牠完全是各帝國主義用以支配全世界和鎮壓全體被壓迫者所不可缺少的一個支配和壓迫的總機關。各帝國主義在平時既可以利用牠來玩弄弱小民族和麻痺被壓迫者，一到被壓迫者覺醒之時，又可以利用牠造出種種口實，用以東擊他們，壓迫他們。所以國際聯盟乃是帝國主義一致政策的一種表現，雖雖然不能爲人類造福，但在侵略和壓迫的意義上，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帝國主義的一致政策，因爲近年以來，一則殖民地的反抗非常猛烈，二則蘇俄十分可怕，三則各種企業聯合經營，急不容緩，故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件事。

由於上述種種趨勢，最近的帝國主義與前此的帝國主義頗有分別。前此的帝國主義是以單獨的侵略爲常則，而以共同的侵略爲例外；最近的帝國主義則與此恰恰相反，牠是以

共同的侵略爲常則，而以單獨的侵略爲例外的。便也因爲這個緣故，最近的帝國主義比較前此的帝國主義更爲兇狠，更能支配世界的一切。便也因爲這個緣故，任何一個殖民地都成了一切帝國主義的被侵略者和被壓迫者，任何一個帝國主義也都成了一切殖民地的侵略者和壓迫者。總而言之，極其少數的帝國主義高高聳出在人類的頭上，隱隱的奴隸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

149 問：這樣嗎？那末帝國主義是可以長生不滅的了？

答：這倒不然。萬事萬物，有其出生，必有其死滅，帝國主義何獨不是如此？嚴格的說起來，帝國主義出生之日，牠便開始死滅了，不過我們無須說得這樣迂遠，我們只要從牠最近的各種趨勢中嚴密的去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牠的毀滅的不可避免。如上所述，帝國主義最近的趨勢，是謀殖民地的再分割和加重殖民地的榨取，這兩種趨勢當中，任何一種皆包含有很大的危機在內。所謂殖民地的再分割，不是幾個帝國主義的油頭滑腦的外交家用會議的方式所能做到的，牠是一齣全武行的熱鬧戲劇。凡欲參與再分割的各帝國主義，不管她自己願意不願意，都要拖上戰場，去火併一下。這種火併，若以個別的帝國主

義說，自然是有幸有不幸；但以帝國主義的全體說，那便正是一齣自殺的悲劇。因為第一，戰爭需要很大的資本，例如一場歐戰，便化掉四千萬萬，這一大筆損失，雖不僅是資本家的損失，但就資本的意義講，不能不說是資本的毀滅。試看歐戰以後，無論戰勝國抑戰敗國，統統都陷入同等的困憊狀態，有些國家至今尚未復元，即其明證。第二，在那決戰場中，幸而獲勝的國家，固然可以繼續存在，甚而還可以高陞一級，成爲太上的帝國主義；但若不幸失敗，他便不易再行抬頭，甚而根本覆滅，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歐戰當中，就覆滅了德，奧，俄三個頭等的帝國主義，德奧二國至今尚未翻身，俄國則變了式樣，把他帝國主義深深投到十八層地獄裏頭去了，這一實例，更是帝國主義毀滅的鐵證。所以有人說，第一次大戰，帝國主義已經毀滅了一小半，第二次大戰，必然毀滅一大半，三次大戰毀滅完結，這話是十分近理的。

殖民地的再分割的危機如此，加重殖民地的榨取又是如何？這是很明顯的，榨取殖民地所可加重的程度，十分有限。上述三種加重榨取的方式當中，所謂一致政策，只是限於某種意義之內，一到殖民地再分割之時，便根本不能存在，這且不必說了。資本輸出

也不能挽回帝國主義的命運，例如美國已有資本剩餘的奇事，即其明證，這也不必說了。只有生產合理化一件事情，好像是可以適應於各種科學的發達，繼續加重榨取的程度，能够支持帝國主義於永久似的，我們單從這件事上考察一下就成。生產合理化的精髓，無非就是化費較少的勞力，能够產出較多的貨物，換句話講，就是生產廉價的商品。這件事倘使實行於一個健全的社會當中，其有造福於人類，其能發展於無窮，那是不消說的；但在資本社會中實行起來，牠便受了絕對的限制，而且往往會對帝國主義造反。原來殖民地的富力非常有限，市場中的銷路，除了貨物自送給人家分文不取以外，無論廉價廉到怎樣的程度，總是要受限制的。所以資本家的生產合理化，畢竟不能擴張市場到某種限度之上，即其合理化不能發展到那種限度以上。不但如此，合理化的程度越高，榨取的程度亦必隨之而越重；榨取越重，被榨取者便越窮，購買力亦必隨之而越小；購買力越小，市場便越窄，阻碍合理化的發展又必隨之而越發加甚。並且，合理化的程度越高，所需要的勞動力便越小，因而窮人的數量加多，亦能減少購買力而阻碍合理化的發展。要之，資本家的生產合理化，被牠本身的經濟理法所束縛，不但不能望前發展，而且必至壓抑而自滅。

試着自從資本家厲行生產合理化之後，失業的工人一天多似一天，單就歐美各帝國主義說，現在已有四五千萬失業的工人，就可以想見合理化的命運爲如何的危險了。前幾天報上看見一幅照片，照着美國羅斯安吉爾市爲救濟失業，挖濬溝渠時，放着現成的機器不用，反用多藝的工人以代替機器之形狀，這正是橫在生產合理化路上的一塊路牌，上面明明寫着「此路不通」的字樣。由此可知，加重殖民地的榨取，也不能挽回帝國主義的頹運。殖民地的再分割既有絕大的危機，加重殖民地的榨取又非久遠之計，帝國主義還有什麼路可走呢？我說，只有一條路可走，這條路就是毀滅。

150 問：既然如此，那末我們是可以坐待帝國主義之自滅了？

答：呀！這種風涼話只好讓給馬克斯坐在歐洲的大門內說說，至於我們，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我們，是不能這樣說的。因爲帝國主義之毀滅，固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究竟是帝國主義之自滅在先，抑是我們先被他消滅，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呀！爾能够斷定，帝國主義不會先來滅了你們，而後再行自滅嗎？倘使帝國主義臨死之前，還要作一次最後的掙扎，冒一個不韙，先來把你們滅了，還有你們「坐待」的機會嗎？有些東方被壓迫的民族

，尤其是中國人，常常有一種錯覺，以為帝國主義已經改了政治的侵略而為經濟的侵略，大不了不過被牠多搾取一點財物而已，總不至於加害我們的國家和宗社的。俗語說得好：「鋼刀不上頂頸心不懼」，正是為此寫照。自然，帝國主義維持牠的生命，尚能應付裕如之時，決不會變了人性，輕易來消滅人家的宗社；但是，一旦到了緊急的關頭，到了內部資本主義膨脹得不能使他安靜的時候，他便會丟了人性，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比方一個餓得將死的人，他便連人都會吃，何況滅人的宗社？現在某帝國主義，不論朝野，除了一部分覺悟的勞動階級以外，差不多一般人都有這樣的成見：倘使中國真的要阻礙她的發展，這就是說，真的不讓她侵略，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她便放出某種已經預備好了的毒物，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中國人殺光了再說。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試想想，假如到了那樣的一天，某帝國主義的後事如何，固然不得而知，至於我們呢，死的已是死了，還到何處翻冤去？在我的觀察之中，帝國主義的確是那樣一個可怕的東西，他到了非客氣可以滿足其慾望的時候，便會毫不客氣的，什麼人道，什麼公理，什麼和平，都是一錢不值的廢話。現在帝國主義已經快要走到那種緊急的關頭了，而且一切殺人的武器也都十足的預備好



了，東方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醒醒吧！

151 問：然則東方被壓迫民族將如之何而後可？

答：這裏我要引用一句人家已經引用過的話，即：『官兵條條生路，惟有打仗是死路；賊兵條條死路，惟有打仗是生路』，東方被壓迫民族要謀自救，惟有起來抵抗帝國主義。恰好，現在東方一切被壓迫階級，已經大半覺醒過來了，東方殖民地的砲聲已經隆隆的響起來了，從前殖民地上所流的血，完全是被壓迫者單方所流的，現在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流一些血到殖民地上來了。總之，東方被壓迫階級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生死大決鬥，已經開演在我們的面前。這種決鬥的結果，究竟誰死誰活，不能不看兩方的戰鬥力如何，我們還是往下說吧。

### 三 東方革命勢力的勃興

152 問：甚麼是東方革命勢力？

答：東方革命勢力就是一切殖民地的被壓迫階級直接間接反抗西方帝國主義之侵略

的一種革命勢力，例如各殖民地的反帝運動和獨立運動之類，即屬於此。因為世界革命是由帝國主義侵略全世界的殖民地所引起的，所以帝國主義是世界革命的總對象，而殖民地乃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

153 甚麼是殖民地？

答：凡屬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都是殖民地。不過各殖民地因其被侵略的方式和程度稍有不同，可以分爲三種：一種是純殖民地，例如朝鮮，台灣和印度之類屬之；一種是半殖民地，例如各被保護國及自治領之類屬之；另一種是公共殖民地，例如中國，波斯，阿富汗及暹羅等等，皆屬於此。這三種殖民地，關於經濟方面的被侵略，沒有多大不同，不過純殖民地大半是被一個帝國主義單獨侵略，半殖民地是被一個帝國主義侵略一半，其他一半則爲各帝國主義共同侵略，公共殖民地則完全爲各帝國主義共同侵略，如此而已。至關於政治方面的被侵略，那就有顯然的區別。純殖民地的政治是由帝國主義直接開明包辦的，一切行政，立法，司法之權，統統操在幾個帝國主義的官吏之手。那種官吏據有生殺予奪的全權，可以任意殺戮殖民地的人民，隱然是個極端專制的皇

帝。所以純殖民地的人民，不但經濟受了極度的榨取，而且肉體方面也沒有安全的保障，時時刻刻都有喪失生命的危險。半殖民地的政治，雖然實際上也是全由帝國主義一手把持的，但表面上，殖民地的人民還有一部分的政治權，並且有時候也可以執行自己的一部分的意思。所以半殖民地的人民與純殖民地的人民比較起來，單就人格方面講，後者不是人，前者是半個人。至於公共殖民地，若從經濟方面講，誠如中山先生所說，連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趕不上，是一種次殖民地；但若從政治方面講，牠却保有獨立的形式，帝國主義只能在暗地裏施行其挑撥，唆使和操縱的伎倆，至多也只能藉口干涉一部份的內政，並不能直接開明的來建設政府。所以單就人格方面講，公共殖民地的人民，還算是人，不過是個極不長進的人而已。現在全世界淪為這三種殖民地的國家，土地面積約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人口約佔百分之七十，真是一個殖民地的世界！

154 問：殖民地之所以會淪為殖民地，原因何在？

答：這件事，說起來令人怒髮沖冠！原來現在的殖民地，大半就是從前的文明古國。他們原先本是獨立的，而且大半都有悠久的文明歷史，甚而比較西方帝國主義還要文明得早

。例如中國，遠在四千年以前，便是一個很文明的國家，那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的民族，大半還在野蠻時代，如像歐洲北部的條頓民族，差不多還是叢林中的一群野人，即其明證。直至十五六世紀，西方帝國主義者不曉得怎樣一來，或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能力建設大統一的國家，以致小國紛立，繼續不斷的混戰之故，亂碰亂撞，不知不覺撞到了科學的門，把科學的門撞開了。於是他們便發明了許多殺人的利器，以及與此相伴而來的各種進步的生產工具。從此以後，他們便得以開始世界的大侵略。當此之時，那些文明古國的民族，因為早已受過文明的洗禮，武器燒毀，兵書束擱，早已矯正侵略的暴行，變成一班文質彬彬的平和民族，一點戰爭能力都沒有了。因此，當那帝國主義前來叩門的時候，這些平和民族以為有朋自遠方來，正自欣喜，趕忙整理衣冠，預備前往迎接，誰想到世間還有這等蠻橫的野人，開門一見面，便飛來當胸一拳！試想想，一個是殺人正酣並且有心懷刃前來刺殺的，一個是久忘此道並且誠心前去迎候的，後者怎能不遭前者的毒手？可憐那些平和的民族，便這樣的被吃虧了，便這樣的被屈服了！可憐那些文明的古國，便這樣的被拆毀了，便這樣的淪為殖民地了！那些帝國主義者還正以此洋洋得意，揚言自己是最進化的

優種，別人是不能進化的劣種，你道可氣不可氣？

155 問：可氣誠然是可氣，但帝國主義既如此蠻不講理，你又那樣孱弱無能，除了你自己

認吃虧以外，還有什麼可說呢？

答：殖民地的民族並非生來便是孱弱無能的，他們不過因為一時沒有提防，沒有預備，以致吃了帝國主義的眼前虧。我相信，他們既能從洪荒時代，克服洪水猛獸，繁殖下來，現在一時的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大不了是再經一番驚濤駭浪，將來畢竟還有翻身之一日。自然，如上所述，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手段，最初為屠殺，次為奴隸，再次為殖民政策，最後為超殖民政策，當帝國主義像暴風雨般的施行屠殺之時，誰也來不及抵抗，首當其衝者，當然不能倖免，例如大部份的美洲的紅人和澳洲的棕色人，統統都做了刀下之鬼，他們除了往陰司告狀以外，休想在陽世翻冤。但是，自從帝國主義改屠殺而為奴隸以後，被奴隸者正如俗語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漸漸的有些自救的機會了。例如一八二二年南美的黑奴被解放之後，便在南美洲的西岸建了一個小小的共和國，一八八九年海地西部的黑人亦離法而獨立，並且歐戰停止之時，我們居然能夠聽到「黑人阿非利加」

的呼聲，這未嘗不是黑人的一種革命勢力的先兆呀！再自帝國主義施行殖民政策和超殖民政策以後，殖民地的革命勢力便像燎原之火，一發而不可收拾了。現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沒一處沒有猛烈的革命運動，尤其是歐戰以後，民族自決的風潮，前仆後繼，已經鬧得帝國主義寢食不安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已經有十餘萬萬被壓迫的民族齊聲喚起來了，誰敢說，這種怒潮般的革命勢力，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可能？

156 革命必須有武器，殖民地的人民赤手空拳，怎能抵當帝國主義的軍艦大砲呢？

答：誰說殖民地沒有武器？殖民地不但有武器，而且還有與帝國主義同樣的武器，不過這件事，說起來是很有趣的，大概也是帝國主義的命該自絕吧。原來帝國主義在那以不等價物交換的方式來榨取殖民地的時候，只曉得用少量的勞動來換多量的勞動是很合算的，不知不覺竟連他自己所賴以壓迫別人的武器也夾雜在商品當中，當作商品拿來交換了，因而殖民地也有了精巧的武器。不但如此，有時候這一帝國主義想利用殖民地的人民去排斥另一帝國主義，不惜充分的供給武器於殖民地，於是帝國主義的武器便不絕的流入殖民地裏面，把殖民地的人民大半都武裝起來了。不但如此，殖民地的人民大半是很進化的

民族，智慧不但不會弱似帝國主義者，甚而還要勝過他們，所以帝國主義那種經過數百年的苦心研究所得的結果，所謂科學，幾十年工夫便給殖民地的人民趕上，什麼祕密都瞞不了他們，如像日本，即其一例。因此，殖民地的人民也會製造武器，無論軍艦，大砲，飛機，炸藥以及其他化學戰品等等，那一件製造不起？總之，殖民地的確也有與帝國主義同樣的武器了。這些武器，雖然有時候是誤用在自相殘殺的場合當中，例如中國的內亂，但一到了和帝國主義作戰的時候，正可以用之以撲滅他們。

157 問：你這種說法，未免過於牽強了。殖民地雖然也有若干武器，但與帝國主義比較起來，不啻是小巫見了大巫。你不會聽見某某帝國主義宣稱，幾天工夫便可以滅亡偌大一個中國嗎？何況現在的戰爭，除了武器之外，還要取決於富力，而殖民地的富力簡直微弱得不足言道？

答：哼！這種觀察過於幼稚了。我們若從表面上看去，帝國主義誠然是個龐然巨物，牠與殖民地比較起來，的確一個是猛獅，一個是小兔。但世事往往不是表面上所能觀察得準的。依我看來，假如殖民地不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便真是一隻猛獅，時時刻刻會來擇

肥而噬，但若一經反抗，他便立刻變成一隻無能爲力的刺猬，縮成一團了。其所以然，就是因爲帝國主義自己有種種的顧慮：內部無產階級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虎視眈眈的在他背後威脅着，使他不敢輕於遠征，這可以說是牠的內顧之憂；征戰須費很大的資本，往往征戰之功未成，而國內的經濟先自紛亂了，而且征戰以後，恢復也很費力，這可以說是牠的後顧之憂；任何一個殖民地，都是一切帝國主義的被侵略者，所以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對於任何一個殖民地施行壓迫的時候，不能不顧到他的前後左右的各帝國主義，這可以說是牠的外顧之憂；殖民地不止一個，當壓迫這個殖民地的時候，又不能不顧慮到其他一切的殖民地，這可以說是他的前顧之憂。這還是僅就平時而言，帝國主義便有這樣多方的顧慮，若到非常之時，例如歐戰期中，其無力壓迫殖民地，那更不消說了。所以，帝國主義的武器雖然充足，但若講到殖民地的壓迫，那些武器便會成爲城隍廟內兩旁排列着的木製泥塑的刀槍，只能放在那兒裝裝空勢，拿不出來應用的。自然，這不是說帝國主義會坐讓殖民地造反，殖民地造反的時候，帝國主義當然要來壓迫。不過這種壓迫，正同老虎撲人相似，只有頭三下是兇猛的，只要避過這三下，牠便沒有什麼威風，差不多只須輕輕一擊，便可以預備開刀剝皮了。



158 問：你說得這麼容易，是你的理想，還是有實証的？

答：當然有實證，而且還多到數說不盡。這裏單就最近的許多例證中隨便抽些說說吧。一九〇四年的日本，差不多還是一個公共殖民地，她就能把那樣一個大俄帝國打得落花流水，致使西方帝國主義者聞之咋舌，這是誰都知道的。七八年前土耳其也是一個公共殖民地，他也不過經了兩三年的苦鬥，便把那些蟻集在君士坦丁的帝國主義一掃而光了。他現在雖因生產落後之故，尚未完全脫去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就反抗帝國主義的意義上講，也是給了帝國主義一下重重的當頭棒喝。埃及當一八八二年還在英法二強統治下的時候，便有亞歷山大的大暴動，繼之又有那個有名的馬智所率領的暴動，前仆後起，弄得帝國主義無法應付；戰後各地暴動得更兇，而且屢次大敗英軍，卒於一九二二年逼得英國不能不承認其獨立，這也是一個很顯明的例證。阿刺伯北部有一塊小小的地方，叫做特蘭斯朱爾丹尼亞，居民僅二十四萬，戰後由列強委給英國統治。以常理講，這區區二十四萬人，還經不起大英帝國的一喝，那有什麼反抗的可能？可是事實十分奇怪，那二十四萬人簡直是胆大包天，竟敢宣言獨立，並且一舉便擊破了英國的駐軍，後來英國屢派援軍，皆為所敗，又

於一九二八年承認其獨立了。這件事不明明的說明了那個龐大無比的大英帝國，只是一隻紙糊的老虎嗎？我們再往下說吧。法國統治下的敘利亞也是一個蕞爾小國，從一九一九年七月開始大暴動，後來愈鬧愈兇，各地一齊暴動起來，法軍到處吃了敗仗，至一九二五年，敘利亞幾獲全勝，逼得法國不能不撤回薩利將軍，以平衆怒。敘利亞的革命勢力，已是很可觀的了，摩洛哥的獨立戰爭，尤爲驚人。摩洛哥之受列強的侵略，始自十八世紀，戰後爲法西二帝國主義所瓜分，故其獨立運動，也是戰後方才成爲具體化的。一九一八年，那位名震全球的阿白台爾克林將軍，統率着里夫民族開始向北部的西班牙駐軍進攻，瞬息間就把西班牙的駐軍打得落花流水。轉戰至一九二一年，竟把西班牙的軍隊掃數驅逐到海邊的一隅，以至引起西班牙的政變，要勞執政里維拉親自統軍六七萬前往征討。不料這種御駕親征，仍然無補於事，連戰連北，至一九二三年竟又全軍被困，弄得里維拉走頭無路，幾乎沒有面目回見江東父老。後來南部的法帝國主義，有些感到唇亡齒冷的危險，於一九二四年開始封鎖政策，遙爲西班牙響應，致使獨立軍陷於困境。那時北部西班牙軍有十一萬，南部法軍有十五萬，獨立軍只有四五萬久戰困疲之卒，而且處在夾擊的危境當中，以

常理言，獨立軍除了無條件的降服以外，還有什麼可說呢？可是那些悲壯無比的里夫民族，却毫無畏懼的縮短了北部的戰線，移軍南下，有如山崩地裂似的向法軍猛撲過來，法軍雖有許多飛機和坦克車之類的最新武器，也都歸於無用，瞬息間又被獨立軍打得焦頭爛額，以致引起國內數次政變，屢向獨立軍求和，貽笑天下。此役結果，獨立軍雖因械盡糧絕而終歸失敗，但以一個弱小民族，能與兩大帝國主義激戰至七年之久，而且屢獲大勝，也可以十足的證明了殖民地革命勢力之不可輕視，並可以想見帝國主義之爲如何的外強中乾了。此外美國之與菲列濱、英國之與印度，日本之與朝鮮台灣等等，莫不處處暴露了帝國主義的弱點，這些不是實証是什麼？試想想，上舉各例還都是一個殖民地對於一個或數個帝國主義的反抗，已使帝國主義窮於應付了，假令多數殖民地一齊起來反抗一個帝國主義，例如大英帝國所有的殖民地，一旦統統反抗起來，英帝國主義還有什麼善後的法術呢？總之，西方帝國主義的確沒有什麼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殖民地的不覺醒，所以我敢於斷言的說，殖民地覺醒之時，便是帝國主義滅亡之日。

159 問：你這種反抗帝國主義的說法，不就是排外的意思嗎？

答：你說的排外，是指對於那個由資本主義做核心或與國際資本主義相等的而以侵略爲其生存條件的怪物（即帝國主義）而言嗎？如果是這樣，那末我要不客氣的說，不但要把這怪物排出國外，而且還要把牠排出世外。但若你說的排外，是指對於一般的外國人而言，那我便要再三聲明，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帝國主義的國家，只是帝國主義的發祥地，換句話講，只是帝國主義發祥在那個國家裡面，那個國家並非整個都是帝國主義的。實行帝國主義固然不能不有具體的人，但這具體的人也不過是帝國主義所在地的少數國際資本家及其鷹犬爪牙，並非全體國民都是帝國主義者。明白些說，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只是歐美日本對於世界的侵略和壓迫，及其侵略和壓迫的少數壓迫階級，我們要排斥的，就是這種帝國主義和施行這種帝國主義的壓迫階級，至於他們各國的勞動階級，不但不是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被壓迫者，我們不但不排斥他們，而且還要同他們密切的聯合起來，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現在一般人所說的排外，常常是指排斥一般的外國人而言的，例如庚子年義和團的行爲，便是這種排外的性質，這與上述反抗帝國主義的意義完全不同，我們不可不善爲區別。

160 問：那末你所說的反抗帝國主義，無非就是現在那些最時髦的所謂國民革命或民族

革命了？

答：這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解釋：廣義的解釋，現在一般的國民革命和民族革命，自然也是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反抗；至於狹義的解釋，我所說的反抗帝國主義，與此尚有分別。所謂國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簡單的說，無非就是這麼一種東西：牠所欲達的目的，是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他所欲走的路線，是資本主義的路線。把這目的和路線合成一句話說，便是，牠想掙脫帝國主義的束縛，循着資本主義的舊路，開足馬力，追上各先進資本國，建設一個和他們同樣光華燦爛的所謂民主國家。他們以為國家解放了（這意思就是說，外交文件中找不出被壓迫的字據了），個個國民自然也都得到解放，國家高陞到頭等的地位，個個國民便也自然進到頭等的地位，所以那種革命，往往是喚着全民的口號並且由一個國家單獨來進行的。至於我所說的反抗帝國主義的意思，與此大有區別：第一，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和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是很密切的聯繫在一起，化合成一塊，並非一對一對排列着的，所以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各殖民

地有效的（並非空言的）聯合做一起，共同進行，並非一個國家單獨所能做到的；第二，帝國主義不僅限於帝國主義所在的所在地，殖民地或被侵略的國家裡面，也有帝國主義的鷹犬爪牙密佈着，例如一切封建坐食階級及新興資本家之類，皆屬於此，所以反抗的對象不僅限於帝國主義發祥地內的帝國主義，自己本國的一切坐食階級亦在反抗之例；第三，目的不僅求得「國家」的自由平等，而且還要求得「人民」的自由平等，因為國家的解放，並非就是個個人民的解放，外交文件中找不出被壓迫的字據，未見得就沒有被壓迫的人民，例如帝國主義的國家裏面，外交鐵櫃中儘管堆滿了光榮的契據，而其國民仍然還有最大多數的被壓迫者；第四，要反抗帝國主義，必須與帝國主義異其路線，所以不但不走資本主義的舊路，而且要走與此正相反對的新路；第五，基於上述種種意義，革命是被壓迫階級或勞動階級作成的，牠與坐食階級根本無緣，全民云云，只是一種不合科學的欺人之談。因此之故，我所說的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就是世界革命，牠與國民革命及民族革命的種種異點，我們不可不充分的認識牠。

161 問：像你這種說法，勞動階級不是有了包辦革命的嫌疑嗎？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是

不分階級的，並且那些被你認作坐食階級的人們，他們所受的壓迫，往往深過一般的勞動階級，怎能把他攆出在革命的戰線之外？

答：在殖民地裏面，坐食階級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勞動階級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性質完全不同：勞動階級之被壓迫，乃是真正的被壓迫；坐食階級之被壓迫，只是壓迫勞動階級的範圍受了侵害和牽制而已。因此，反抗帝國主義的目的，坐食階級亦與勞動階級不同：勞動階級之反抗帝國主義，目的在於消滅壓迫；坐食階級則不然，他不是想把壓迫之事根本消滅了，目的只是在於移轉壓迫，換言之，無非在於掙脫帝國主義的束縛，好讓自己的壓迫行為得以暢行無阻而已。我想在這二十世紀的文明時代，大家不會覺得受同種族的壓迫比受異種族的壓迫舒服些，所以殖民地的坐食階級無論他們能够怎樣反抗帝國主義，結果都與勞動階級的利益風馬牛不相及。不但如此，坐食階級一混進革命戰線，不但不能增進革命的利益，而且往往會竊据革命的成果，會使勞動階級白白犧牲了無數頭顱而毫無所得，這是歷史照示我們，不容否認的事實。由此可知，帝國主義之壓迫革命，固然可怕，而坐食階級之阻撓革命，竊据革命，尤為可怕。俗語說得好：『毒蛇在手

，壯士斷臂』，一切革命的勞動階級，應該毫不猶豫的逐出全數的坐食階級於革命戰線之外，並且，不妨公然的宣佈，勞動階級要把革命整個的包辦過來！

162 問：殖民地的革命應該整個的屬於勞動階級，這件事已經明白了。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你既說過世界革命就是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的革命，又曾說過村落農民是殖民地勞動階級的中堅，那末世界革命就是村落農民的革命，可以由村落農民單獨作成的了！

答：這倒不然。世界革命就是殖民地（包括一切經濟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對於帝國主義的革命，這是不錯的；但帝國主義之壓迫，不僅施於殖民地的村落農民，帝國主義內部也有一大群的勞動階級，尤其是產業工人，同樣的受其壓迫，所以那些勞動階級也是一部分的革命隊伍，並且也有他們應負的重大使命。世界革命乃是全世界一切勞動階級聯合作成的。不過各勞動份子，因所處的環境及其所有的社會關係互不相同，各有各的職務，各有各的防線，不能互相踰越。這意思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表示出來，就是農工群眾必須分工合作。我們再作最後一步的研究吧。



## 四 農工羣衆之分工合作

163 問：你這裏所要說明的農工羣衆之分工合作，究竟包含着一些什麼事情？

答：包含着兩件事：一件是一般的農工羣衆之分工合作，一件是西方產業工人與東方村落農民之分工合作。前一件事除了一般的分工和協力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這就是說，農工羣衆應該和聯絡其他一切勞動階級同樣，互相聯合起來，一致行動。後一件事比較複雜，而且含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不能不加以深切的研究，本節的要旨即限於此。

164 問：西方的產業工人和東方的村落農民，各人都有各人自己的國家，各人只要在  
本國內努力革命就成了，何必定要分工合作？

答：資本社會的經濟構造，不是由一個一個各自獨立的單位堆積而成的，換句話講，世界社會的構造，不是由一個一個各自獨立的國家排列而成的，牠是由一切單位和一切國家，互相化合，彼此分割不開的。所以，西方的產業工人和東方的村落農民，都是一個經濟構造或一個世界社會中的一部分，他們反抗的對像，也同是一個渾然整個的帝國主義

，故不能不共同合作。同時，帝國主義雖是一個渾然整個的東西，可是牠的有機作用，到處不同。作個比喻，他的腳踏在西方產業工人的頭上，他的手却打在東方村落農民的身上。被他腳踏的人，職務在於搖動他的脚跟，被他手打的人，職務在於擋住他的槌擊。因此，東西兩方的勞動者，又不能不在合作的前提下，而從事分工。總之，世界革命是超越國家的，而且是一個整個的有機構成，決不僅是各自努力本國的革命所能成功的。我彷彿聽見過這麼一種說法：以爲必須先把自己本國的革命弄好，然後再去與聞世界的革命；如果連自己的本國都弄不好，要去妄言世界，便是不着邊際的空談。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去，似乎很是合理，其實不然。在這世界社會早已打成一片的時代，你要關起門來談革命，除非先把你的國家搬到一個人跡不到的天邊地角裏去，否則環境不會讓你自由行動，不會讓你自由關起門來做革命，所謂先本國而後世界云云，真是一種夢囈呢。

165 問：你這種說法，似乎過於抽象，這裏且先問你：不把西方的產業工人聯做一起，何以見得東方的村落農民便不能成功？

答：這是很明顯的，東方的村落農民如果沒有西方的產業工人遙爲內應，至多只能

消極的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決不能積極的去消滅帝國主義。實在的說起來，就是消極的抵抗也不容易，因為帝國主義倘使沒有內部的工人牽制着，牠就可以利用他的武器，用暴力把你鎮壓下去。例如過去一切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無論他來勢如何兇猛，無論他能够支持到多少年月，結果往往總是失敗，即其明証。我們如果不是健忘的人，總可以記起十七年濟南的事件。日本帝國主義用種種手段阻碍中國的革命，一到非在暗地裡搗亂所能阻碍的時候，便不惜開明的來阻碍，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兵來與革命軍爲敵，因此便演成濟南的慘案。這一慘案，一般人只曉得中國人死傷了多少，財產損失了多少，殊不知革命的命根從此整個斷絕。何以故？因為經此當頭棒喝，革命軍不但不敢再存打倒帝國主義的慾念，而且連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都只好根本取消，被逼得不能不放棄革命的路線，走上絕路。後來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不再繼續阻碍革命軍的北伐，就是因爲大慾已遂，明知革命軍已經聽命，已經不會成功，無須再行阻碍了。此次革命大半便是這樣失敗了的。試想想，那時候中國的革命民衆倘使與日本的勞動階級早已有過聯絡，那就待不到她的大軍開到濟南，她們國內早已大起革命，還能够那樣自由自在的來壓迫中國嗎？農工群衆之不能

不合作，舉此一例，可概其餘。

166 問：那末，如果沒有東方的村落農民合作，西方的產業工人也不能單獨成功麼？

答：自然。帝國主義好比一隻狐狸精，殖民地便是她的一條怪尾，不把她這條怪尾斬掉，她就可以一變再變，變至無窮無盡。這意思就是說，帝國主義有了殖民地做牠的尾閥，讓牠搾取，牠就可以繼續不斷的搾取殖民地的金錢，拿去收買牠的爪牙和鷹犬，用以軟化無產階級，搗亂無產階級的陣線，使無產階級不能長期的屈服在「威迫利誘」四字之下。改良主義者便看清了這一點，便用了這種方法去和緩無產階級的鬥爭，一手矇蔽了無產階級的耳目，可憐許多無產階級便這樣的安於奴隸的地位了。試看各帝國主義內部的無產階級，大半都陷入睡眠的狀態，便是這個原故。反之，倘使一切殖民地能够擋住帝國主義的搾取，遙爲無產階級作外援，那末帝國主義內部階級的對立，立刻就會趨於尖銳化，無產階級立刻便會覺醒過來，從根本上去把帝國主義消滅了。現在西方戰線一般革命的先覺，已經能够看清這種事實，在那兒靜待着殖民地的好消息，不過還沒有真確知道如何的去聯合殖民地的村落農民。

167問：你說農工群眾不合作，革命便不能成功，只怕不能一概而論吧。最近土耳其的革命，未聞有西方的無產階級遙爲內應，蘇俄革命，亦未聞有東方的村落農民作他外援，何以各各都能够成功？

答：哼！土耳其和蘇俄的革命，能够說是已經成功了嗎？土耳其的革命，無非就是一種國民革命。那種國民革命，充其量只能做到外交文件中的自由平等，要想真正的得到解放，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土耳其的革命，從表面上看去是成功，實際上早已完全失敗了。至於蘇俄，單就他的對於內部的建設講，自然可以說是大功告成；但是，這種成功，倘使不把全世界的農工群眾聯合在一起，能够保持得住嗎？最近發現的那個驚人的干涉大陰謀，就明白的解答了這一疑問。我敢於斷然的說，蘇俄之能否保持他的成功，畢竟還要訴諸戰場，明白些講，現在西方各帝國主義正在暗地裏磨刀霍霍，預備共同烹食這個革命的嬰孩，倘使這嬰孩見機得早，能够連合全世界的農工群眾共同去抵抗，那末還有長成的可能，否則畢竟要遭帝國主義的毒手。所以農工群眾不合作，革命不能成功，這句話是普遍適用，一個例外都沒有的。

168 問：農工羣衆之不能不合作，現在已經明白了。然則合作之後，又須怎樣的分工？

答：最重要的便是劃清東西兩方的戰線，西方無產階級担任西方戰線的防務，東方村落農民担任東方戰線的防務，各守各的防線，絕對不可互相踰越。這意思就是說，西方帝國主義內部的革命該由他的無產階級去領導，東方殖民地的革命該由自己的村落農民去領導，不可互相侵犯彼此的領導權。帝國主義內部的無產階級，早已成爲勞動階級中最重要分子，而且事實上早已站上革命的最前線，假令有人說：帝國主義內部的革命該由村落的農民去領導，那是多麼狂妄！同樣的道理，殖民地的村落農民，明明是勞動階級中最重要分子，而且事實上明明站在革命的最前線，假令有人說：殖民地的革命該由無產階級去領導，這又多麼狂妄！革命的領導，這件事，一半出於客觀的物質條件，一半屬於主觀的革命技術，牠能够影響到整個革命的成功與失敗，所以必須明白確定革命的領導權，一點含糊不得。倘使村落農民要去侵佔西方戰線的領導權，西方戰線立刻便會陷入紛亂的狀態，反之，如果無產階級要來侵佔東方戰線的領導權，東方戰線便也同樣的立刻會陷入紛亂的狀態，兩者都可以斷送革命的前程，我們不可不深切的理解這一事實。

169 問：你的意思無非是說，農工群眾應該分別領導東西兩方的革命，這件事理論上固然講得過去，但事實上，東方殖民地也有一部分產業工人，他們能够接受村落農民的領導麼？

答：這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東方殖民地之有產業工人，正如西方帝國主義內部之有村落農民，假如殖民地的工人不會接受農民的領導，那末帝國主義內部的農民也是不會接受工人的領導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勞動階級的分分子很複雜，除了農工群眾以外，還有其他多種多樣的勞動群眾，如果東西兩方的農工群眾互相不能接受彼此的領導，那末一切勞動群眾都只好自己領導自己，這樣，就根本無所謂領導了。我們要知道，現代的革命決不是少數所謂英雄豪傑也者的人物所能够領導的，因為現代的勞動階級受了歷史多次的教訓，已經曉得那種英雄豪傑十分靠不住，不會再上他們的老當了。因此，真正的革命，必然不是少數的「個人」領導，而是多數的「社會群」或「勞動群」領導的。既然如此，那末較小的勞動群接受較大的勞動群的領導，換句話講，較小的革命勢力接受較大的革命勢力的領導，不是極其自然的道理嗎？很顯明的，村落農民是殖民地上最大最有勢力的勞動群，

我想除了少數存心搗亂的渾虫以外，誰都不會拒絕農民的領導。老實的說，殖民地的革命只有農民有領導的資格，其他任何勞動群都沒有這種資格。

170 問：這話恐怕有些不對，你看，中國共產黨不是很真確的在那兒領導着中國的革命嗎？

答：哼！這是一件稀奇的事實。你以為中國現在那些如火如荼的革命勢力，真是產業工人在那兒領導嗎？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一句，那種勢力一點一滴都是村落農民的。那些豈有此理的共產黨，手上拿着工人的旗幟，口上喚着工人的口號，却用清一色的農民做他的衛士和先鋒，並用清一色的農村做他的本營和糧庫，論其形式，頭上頂着工人的帽子，身上穿着農民的衣裳，不倫不類，十分難看！論其行爲，讓自己的工人靜靜的坐在工廠裏面，却把別人的農民拉上火線去作鎗靶，用心之毒，多麼可恨！我想將來農民一旦覺醒過來，第一着便要同他們算賬呢！便也因為這個原故，我可以斷定中國共產黨之必然失敗。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作爲，不但消極的證實了中國的工人不能領導中國的革命，而且積極的證明了農民確能領導中國的革命。



171問：農工群眾應該分別去領導東西兩方的革命，現在已經明白了。然則究竟應該怎樣的去領導？

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西方的產業工人趕緊去充實西方的戰線，東方的村落農民趕緊去統一東方的戰線，建設東西兩個革命的大本營。過去東西兩方的戰線都十分紛亂，其原因有三：第一，共產主義者沒有集中全力到西方戰線，在西方戰線上的工作過於鬆懈；第二，共產黨侵佔了東方戰線的防地，擾亂了東方戰線；第三，東方戰士未曾樹立自己的本營，致使各殖民地相互間缺乏必要的聯絡。基於這三個原因，西方戰線常常露出單薄的弱點，各國無產階級的實際鬥爭，常常限於本國，缺乏國際的行動，例如罷工一事，從未聞有國際的罷工，即其明證。東方戰線的弱點尤為顯明，不但各國的村落農民沒有統一的組織，而且連各自本國的行動都紛然而不一致。因此，革命的全線都不堅固，不但不能望前進展，反而常常給了帝國主義反攻的機會，大有全線崩潰的危機，這是無容為諱的。為今之計，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應該勇敢承認過去的錯誤，趕快撤回東方戰線的將士，讓出東方革命的領導權，並且傾其全力集中到西方戰線，加緊西方戰爭的工作。同時，東方戰

士趕緊樹立自己的本營，務使一切殖民地的革命民衆組織化，統一化，實際行動國際化。

172 問：你剛才說的要建築東西兩個革命的大本營，這大本營是抽象的，具體的？

答：當然是具體的。西方戰線的大本營，就是第三國際，牠現在已經巍然的聳立在莫斯科，這是人人知道的，無須細述。東方戰線的大本營尙未樹立，但已正在設計樹立之中，大概不久便有一個「東方國際」出現，並且地點就在中國。這東方國際便是東方戰線的大本營。牠的職務完全在於統一東方的戰線，要把東方一切殖民地的革命民衆集合在一起，正和第三國際之領導西方革命相同，很準確而且有效的來領導東方的革命。從前中國革命爆發的時候，印度革命民衆寂無動靜，印度革命爆發的時候，其他殖民地的革命民衆也毫無響應，因而一個偉大的革命勢力，有如海水化汽似的，一分子一分子的蒸發到空中，消失得連看都看不見。將來則不然，任何一個殖民地砲聲一響，其他各殖民地立刻響應起來，革命勢力將如揭開水閘似的，浪頭到處，那怕帝國主義是個海怪，也無法可以擋此驚濤。這一想像能否演爲事實，何時演爲事實，皆不能不視東方國際之樹立如何以爲斷。

173 問：原來爾想在第三國際之外，另設一個國際，這件事恐怕有些不妥吧。試問：爾要設立一個國際，他要設立一個國際，這不明明是拆台嗎？尙何統一戰線之可言？

答：呀！這是沒有真正理解統一的意義。難道定要大家隸屬在第三國際之下，才是統一？東方國際與第三國際立在同等的地位，各以同等的資格，結爲同盟，分工合作，便不是統一嗎？專制魔王，一手把持天下，固然是統一，委員合議，分工協力，也同樣的是統一，相信一元論者，這些地方應該充分理解。自然，革命本係非常之事，一地不容設立兩個黨部，一國不容兩個革命的主體，其所以然，就是因爲同一處地或同一國家的物質環境是相同的，在相同的環境裏面，自然不容兩個不同的革命主體同時存在。但若物質環境根本不同，革命的主體強欲使之相同，那是違反了唯物的原則，斷斷乎不可的。西方帝國主義內部與東方殖民地，物質條件不但不同，而且正相對立，如果強令西方革命隸屬於東方革命之下，固然使不得，強令東方革命隸屬於西方革命之下，也同樣是錯誤。因此之故，建立東方國際不但不是破壞統一，而且正是促成真正的統一。我想，第三國際的革命群

衆，必然深明此理，必然會像長兄扶持幼弟似的，助成東方國際的樹立。

174 問：至此，爾所說的世界革命，已經完全明白，無非就是這麼一回事：全世界的全體被壓迫階級或勞動階級一齊起來打倒西方帝國主義，並且東西兩方的勞動階級既須合作，又須分工，西方勞動階級担任西方戰線的防務，由帝國主義的內部殺出，東方勞動階級担任東方戰線的防務，由外部殺進，內外夾擊，以制帝國主義的死亡；並且，西方戰線的領導權屬於西方的無產階級，東方戰線的領導權屬於東方的村落農民，建設東西兩個大本營，分別領導東西兩方的革命，以竟世界革命的全功。然則，這樣的世界革命，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方才來臨，方才成功？

答：我所說的世界革命，誠然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幾句話。不過要問這種革命何時來臨，何時成功，那是預言家之事，我是沒有能力真確斷定牠。但是，有一點可以說明：現在世界革命的火線已經到處理伏好了，只要引火一燃，就到處可以爆發。爆發之後，勝利誰屬，不能不視決戰兩方的努力如何以爲斷。如果勞動階級能够努力，則帝國主義之覆滅

，必然近在目前，否則正如詩人所說：『山迴水阻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帝國主義的運命還要延長下去，至少比我們的壽命還長。大家不要忘記，帝國主義的壽命多延長一年，全世界的被壓迫群眾便在無形中多慘死二千萬。可憐的農工群眾們，起來吧！與其坐讓帝國主義無窮無盡的來吸血，不如痛痛快快的去流血！與其無聲無聞的零零碎碎的死，不如大聲有色的整個兒的死！

## 第六章 被壓迫階級的要求

### 一 關於廢止私有財產的批評

175 問：爾這裡所說的被壓迫階級的要求，就是關於革命後的新社會的建設嗎？

答：可以說，就是關於革命後的新社會的建設。不過這裡頭含有嚴格的時間性。爲我們參預革命的革命羣衆所要求的同時又爲現實的物質環境所容許的，那是一種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不是永久的，牠經過了一定的時間，又會變成與過去一切的社會相似的舊社會，從而又有更新的社會出現。這更新的社會經過了一定的時間，也免不了歷史的淘汰。因有這種繼續不斷的新陳代謝，新社會是無窮無盡的。我們所說的被壓迫階級的要求，就是專指現實的我們所要求的那個新社會的建設。

176 問：既是關於新社會的建設，那末爲什麼只說被壓迫階級的要求，不說全體人類的

要求？

答：因為只有被壓迫階級要求那樣的新社會，壓迫階級不但沒有這樣的要求，而且與此相反，要破壞新社會的建設。其所以然，就是因為被壓迫階級所要求的新社會，是在推翻壓迫階級的前提下實現的。

177 問：馬克斯以為被壓迫階級要求的是什麼？

答：馬克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完全是反常的。他常常把他自己除出在物質條件的範圍之外，而且常常把全體人類都除出在物質條件的範圍之外，好像以為人類只是有如僕人似的在那兒伺候人類以外的其他物質環境的起居，一切都只好聽從環境的意旨，自己不便有所主張，因而他便有如妓女揣摩嫖客的心理似的，盡其所能的在那兒揣摩着那個人類除外的所謂物質環境的意旨，換言之，迷困在他所說的那種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中，用了全副的精神在那兒一五一十的計算着矛盾的進展，同時却把現實的被壓迫階級的真正的要求忽視了。結果，他對於這個問題並無任何開明的積極的主張，只有一種含糊的消極的回答。這回答就是廢止私有財產。

178 問：這廢止私有財產，是全部的廢止，還是廢止某一部份？

答：關於這一點，馬克斯也沒有很明白很乾脆的回答。不過從他的全部學說的根本上看去，的確是全部的廢止，並且還是全部得很徹底的。一切生產手段，大自土地，工廠，小至一把鐮刀，一柄鐵錘，都不能歸由個人私有，這且不必說了；一切消費資料，例如糧食，衣料，住宅等等，也都全數屬於公有，再由公的機關平均分配給各人，而且不問個人的能力之有無差異，能力大的得有一件絲織的襯衣，能力小的也同樣的得有一件絲織的襯衣，總而言之，各取所欲，這是關於分配方面的話。至於生產方面，不用說，是各盡其能。這種各盡其能各取所欲的新社會，關於經濟的組織方面，我們只要極力把東方的家庭放大出去，放大到整個的世界那般大，想像之即得，因牠與此至少是相差不遠。馬克斯所說的廢止私有財產或他所想像的共產社會，便是這樣的。

179 問：那末爾對於這種廢止私有財產的主張有何批評？

答：我第一句要說的話，就是：這種廢止私有財產，不管牠應該不應該，也不管牠可能不可能，根本上就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換句話講，現實的被壓迫階級的要求，尙



有比這事情更重要的其他許多事情，馬克斯把這廢止私有財產六個字懸為終極的目標，是把事情的輕重倒置了。過去一切坐食階級之得以壓迫勞動階級，完全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面，那是不消說的；但是，無產階級只要廢止了坐食階級的私有財產就能够滿足了嗎？比方，一個常有土匪侵入的村莊，難道他們最重要的事情便是防禦土匪，此外就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嗎？依我看來，私有財產這件事，只是關於新社會的組織方面的一種比較重要的技術，並不是什麼重大的目的。被壓迫階級對於新社會的要求，只有把要求的內容很詳細的逐字寫出，才寫得到私有財產之如何廢止這件事，如果我們只是說說大綱，那便簡直連提都提不到牠。何況那樣徹底的廢止，應該不應該，可能不可能，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180問：爾以為那樣徹底的廢止私有財產，還有主觀的應該不應該的問題嗎？

答：馬克斯不把人的成份放入在社會的動力之中，自然根本不承認有主觀的應該不應該這件事。我不敢把我自己除出在客觀的環境之外，當然尚有主觀的應該不應該。其實，馬克斯自己也整個的有如醬蘿蔔似的，深深陷在那個環境的醬缸裏頭，何嘗能够跳出客

觀的環境？何嘗沒有主觀的應該不應該？他不過沒有像我這樣公然的明白宣佈而已。他認為那樣澈底的廢止私有財產是應該的（自然，他是繞一個灣子說的，並沒有這樣爽直の説）。他以為一切社會化的物質的生產，都是各生產者在彼此間的互相聯絡上作成的，任何一件小小的生產物都含有全體生產者的成分在內，所以任何一件生產物都不是任何一個生產者所得而私。這種理論，驟聞之似乎很是動聽，其實十分貧弱。任何一種社會化的生產物，誠然都有全體生產者的成分包含在內；可是同時，任何一種生產物，除了包含着全體生產者的成分以外，還包含有其他成分，例如牛馬之類的牲畜，也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成員，倘使某種生產物包含着多少生產者的成分，便該屬於多少生產者所共有，那末任何生產物，全體生產者也不得而私了。實在的說起來，每一生產物中所包含的固然有全體生產者的成分，但各生產者各自所佔的成分有多寡的不同。這種不同，若以個別的生產物說，則谷物中所含的以農民的成分為最多，用具中所含的以工人的成分為最多；若以生產物的總和說，則其所佔的成分，勤奮者多於不勤奮者，熟練者多於不熟練者。有了前一種的不同，便如歐亞二洲間之有烏拉山似的，能使某一生產物屬於某一生產者有了天然的分界。有了後

一種的不同，又使這天然的分界益發顯明，而且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坐食階級的不勞而獲，固然是一種不公平，但若對怠不分，優劣不論，也是同樣的不公平。以我主觀的判斷，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應該。所以，馬克斯所主張的廢止私有財產，如果包括一切消費資料在內，即使事實上做得到，也是不應該的。何況事實上還有不可能？

181 問：何以見得事實上還有不可能？

答：第一，歷史的趨勢極其顯明，私有財產的主體是漸由集團的變而為個人的。最初是羣團，由羣團縮小而為氏族，又由氏族縮小而為家族，現在復由家族漸漸縮小而為個人的了。家族的共產體，現已漸次破壞，例如由大家庭變為小家庭，又由小家庭變為親子夫婦間的各個經濟的獨立，即其明證。歷史之所以有這樣的趨勢，完全是由于人類物質生活的內容日益複雜的事實所促成的。從前物質生活簡單，無論生產抑消費，都容易把多數的人平等起來，所以較大的共產體得以存在。後來物質生活漸次複雜了，生產方面，一個勤奮或熟練的人能够抵上十個八個不勤奮不熟練的人，消費方面更甚，一個富翁能够消費幾千幾萬個窮人所消費的生活資料。因此，事實上便無法共產，甚而連親子夫妻之間都共不

住，只好讓各個人自己領有自己的私產了。由此可知，那樣的廢止私有財產，恰恰違反了歷史的趨勢。第二，我們靜靜的去觀察人類，可以看出下述三種事實：一，人類畢竟不是機器製造成功的，各人的生產智能及其消費慾望俱有大小的差異，而且生產智能的差異與消費慾望的差異常常不能均衡，即生產智能較低一分的人，他的消費慾望未必較少一分；二，人類有一種本能，即人人皆想以最小的努力獲得最大的效果，那種努力的支出與利益的收入是計算得非常認真的；三，各人皆能在衆人之中首先認識他自己，首先注意他自己，「人」和「我」的界線極其顯明，要使這種界線根本消滅，除非把那十八萬萬人的肉體併成一個，否則是不可能的。有了這三種事實，便映出這樣一種人性：即我的勞動效果必須屬於我，不讓別人來沾自己的便宜。因此，所謂共產，又是恰恰違反了人類的本性。第三，人類的所能與其所慾不是平行的，常常所能小而所慾大，故其能力易盡，而其慾壑難填，結果，各人的慾望，事實上不能不有所限制，這種限制，除了各人勞動的效果歸由各人自己所有以外，便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由于上述種種事實，我們便可以斷定那種廢止私有財產，的確是不可能的。

182 問：那末你是主張置產自由的了？

答：上面說過，廢止私有財產這件事，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不過既然把牠提出來，自然也可以隨便說說。這裡我們先得將財產的種類善為區別。財產大體上可以分為二種，一種是不勞而獲的，一種是勞力換來的。這兩種財產，前者應該廢止，後者必須保留。所以如果專就後者而言，我是主張置產自由的，即各人勞動換來的財產，應該屬於各人私有，歸由各人自由處分。自然，這自由也有牠的一定的界限，即以無損于別人的利益為界限，正如通衢大街之上不準隨地便溺的道理一樣，置產（勞力換來的財產）的自由也不能不受某種限制，那是不消說的。不過有一層：如果某種物品，因為生產力發達之故，牠的出產已經能夠盡滿衆人之慾，比方糧食的出產已經多到海水那樣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那便糧食這一物品，當然無所用之私有了。因此，私有財產的範圍並不是固定的，到了什麼時候，什麼東西已經無須私有或公有比較私有有利，便歸公有；反之，什麼東西事實上還不能不私有或私有比較公有有利，則劃歸私有，這樣時時可以變動的。

183 問：私有財產的範圍既然可以隨時變動，那末將來各種物品的生產力統統發達之後，不是就可以根本廢止了嗎？

答：不管牠是不是這樣，將來的問題總要留待將來的人去解決，我們是無權過問的。將來連地球都保不住不會毀滅，如果我們要把將來的事情全盤放入考慮之內，那便什麼話都會成了廢話。馬克斯輕輕把一般被壓迫羣衆的現實的要求置之不論，倒把這渺茫不可捉摸的將來的事情懸爲目標，以致淆混了革命羣衆的視聽，真是罪過不小。

184 問：你以爲廢止私有財產這一主張，在革命的實踐上，有什麼不好的影響嗎？

答：影響極大而且極壞。我們要知道，現在一般人的意識是很奇怪的：差不多越是貧困的人，他的私有的觀念便越發濃厚。一位貧農的主婦，她的唯一的財產比方是一隻母雞，她重視這隻母雞的私有，其程度差不多要勝過大資本家的重視他的銀行或工廠的私有。所以廢止私有財產這件事，在我們的理想上，至少總可以得到勞苦羣衆的同情，可是事實不然，勞苦羣衆也是反對的，甚而越是勞苦的羣衆，反對得越發利害。這不是勞苦羣衆的不革命，實在是在因爲勞苦羣衆的要求不在此。馬克斯迷困在那所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的矛盾當中，沒有看出被壓迫階級的現實的要求，至少是沒有看得清切，茫茫然提出這種不着邊際的綱領，致使被革命者既有所藉口，革命者亦望而生畏，無形中摧毀了革命的重心，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

## 二 建設社會之三大原則

185 問：你以為新社會的建設是可以由我們預先打好圖案的嗎？

答：在兩個前提下可以這樣做，而且必須如此做。這兩個前提就是：一，限于我們自己所要求的新社會；二，限于當前的物質條件所能許可的範圍。人類的行為，看在那個包括一切的大自然的眼中，可以說，是無目的的；但若看人類自己眼內，那便一舉一動都有某種預定的目的。這件事用不到奇怪，比方停放在我棹上的這一根銅條，若以這銅條的全體說，牠此時並沒有移動，可是若以牠內部的分子說，那便每一分子都飛動得非常猛烈，由此可以推想得之。我們現在不是研究那個包括一切的大自然，而是研究人類，所以不能不說人類的行為是有預定目的的。人類的行為，既有預定的目的，那末我們要建設我們的

新社會，不能有預定有計畫，正和建築房子不能有圖案，同其自然。不過我們只能計劃我們自己所要求的新社會，至於幾十百代後的子孫所要求的是什麼，那是非我們所能過問的。其所以然，就是因為我們只是當前的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只有對於當前的社會有發言權，只能推動當前的社會。這可以說是時間的限制。同時，我們要推動當前的社會，又不能不依據當前的物質條件，比方當前的物質條件只允許建設一個地上的社會，我們就只好就地計畫，不能把牠計畫到空中去。這可以說是空間的限制。我們如果一心想建設一個天堂似的樂園，把那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忘記掉，那便變成一種無政府主義者的妄想；反之，如果我們自己過于見外，不敢說出自己要求，或雖說出而不敢直說，那又變成一個傻頭傻腦的癡漢了，共產主義者便有點這樣的傻頭傻腦！

186 問：那末我們究竟要求一個怎樣的新社會？

答：第一件事，我們要求一個能够確實保障人人幸福的社會。我們日常所感到的最大的痛苦，就是個人的幸福沒有保障。一般被壓迫階級的人們，當他呱呱墜地的時候，全世界一切養育所必須的物品，甚而連新鮮的空氣和充足的光線，都被少數人霸佔淨盡，以



致他們的養育毫無保障。稍長之後，一切教育機關也給少數人把持住了，因而教育也沒有保障。成人之時，一切生產手段又皆落在少數人手裡，徒有勞動的能力，却無勞動的機會，即有勞動的機會，也不一定就能維持相當的生活。衰老之後，那更不用說了，只好和倒斃在馬路邊旁老牛瘦馬同其命運，而且誰都不會來憐憫他。可知被壓迫階級一生的幸福，毫無保障。被壓迫階級是如此，壓迫階級也強不了許多，不過方式稍有不同而已。那些坐食的人們，縱情過度，小則墜落了他的志氣，大則摧殘了他的身體，何嘗有什麼保障？一旦投機失敗，或浪費過甚，也不免流為盜賊乞丐，踟躕于街頭巷尾間，辱人辱己，何嘗有什麼保障？藏金必然引盜，一旦強人光顧，輕則攫物以去，重則身命難保，何嘗有什麼保障？物可不勞而獲，勢必不免于爭，戰場上人命不如草芥，一個活潑健康的人，瞬息間就會變成一堆模糊的血肉，這又何嘗有什麼保障？總而言之，這個世界，正像一個廣大無比的賭場，人人都在賭場中過生活，時時刻刻充滿着極度的驚惶，時時刻刻充滿着失敗的危險，時時刻刻充滿着慘死的恐怖，誰都沒有謀生的把握，誰都不能保障誰自己。因此，我們不能不要求人人的幸福有所保障。能够當此保障之任者，惟有社會。

187 問：社會只是個人的總和而已，怎能保障個人的幸福？

答：要保障個人的幸福，不能不有一種巨大的力量，社會便有這種力量。這是很顯明的事實，過去的人類，差不多統統呻吟匍匐在社會的勢力之下，無形中受了社會的支配和壓迫，足見社會的確有一種無上的威力。這種威力，不用說，是因為人類駕馭牠不住，才會轉向人類壓迫，正像發明輕氣球的初時，發明者往往缺乏駕馭的能力，其命運往往受了氣球的支配，隨着氣球飄到天外去了。不過人類是智慧的，最後的勝利畢竟屬於人類，正和氣球之終為人類利用一樣，社會的勢力畢竟不能永遠壓迫人類，終有轉為人類利用之一日。社會科學已經發達起來了，社會科學就是駕馭社會的一把機器。社會勢力有了這種機器的駕馭，便會造成一種龐大無比的勢力，不但不會再來壓迫人類，而且不能不承人類的意旨，來為個人的幸福作保障。所以我們首先要求于新社會的，就是確實保障個人的幸福，這是建設新社會的第一個大原則。

188 問：然則我們將如之何而後能使社會的壓力變為人類的群力，駕馭之以為幸福的保障？

答：最要緊的事情，就是組織的合理化。過去社會勢力之所以能够高高聳出在人們的頭上，壓迫人類，完全是在各種不合理的組織，即無政府不統一的狀態中產生出來的。這裡試作一個比喻：比方，上海永安公司前面，那個站在十字馬路中的紅頭阿三，正當職務繁重的時候，突然害起神經病來，失掉指揮的能力，試想想，將會發生一種怎樣的結果？不用說，不到三分鐘，那些東南西北來往的行人車馬便會擠做一起，而且愈擠愈密，這樣密擠之後，跟着便有悲劇發生了。那些行人車馬，各有各的欲走的方向，誰也不肯退讓而且無法退讓，結果只好各人拿出各人自己從娘胎中帶來的氣力，盡力望前直擠，于是乎，有些能力比較薄些的，便無條件的被擠倒在別人的脚跟底下，踏成肉餅，這且不必說了，就是能力比較強一點的人，也沒有把握可以擠得出去，只有少數坐汽車的人，或許安全一點，但即僥倖擠得過去，也免不了捏一把大汗。你道可怕不可怕？現在的世界，恰恰是如此。各人謀生之路，本是一條寬平大道，如果有了井然的秩序，一行一行的排列着走過去，誰都不會擠着誰。只是因為沒有統一的組織，大家都是亂糟糟的亂衝亂撞着，以致擠塞在一起，誰都沒有必能找到出路的把握。社會勢力就在這種紛亂的幕後閃了出來，高高坐

在人類的頭上，支配了人類。因此，我們要求有一種統一的或合理化的組織，務使各種無政府無秩序的狀態，統統變成有政府，有秩序，這是建設社會的第二個大原則。

189 問：究竟必須怎樣組織，方能算爲統一而且合理？

答：這完全是技術的問題，只好留待將來的工程師，設計師以及組織學者之類的專門家去解決。我們只是估量這事之是否可能，只要能夠確定牠有可能，便算我們的任務完畢了。依我看來，這件事不但可能，而且容易不過。試舉一例：現在各種物質的生產，不是最無政府最無秩序嗎？要把生產的組織統一起來，使成爲合理化，只要把那各個工廠各個公司各自獨立的經理和股東之類的閒職取消了，再添上若干更高級的設計師和統計師就成。試看現在已經有了許多生產事業都漸次合併在一個大托辣斯之下，將來只要更行合併一次，把統統的托辣斯都統一在一個組織之下就成，不過將來的合併沒有股票和創業者兩種東西而已。你說這件事有什麼難處？自然，那些股東和老板們免不了要來反對，但若沒有這種反對，革命的健兒便將無所事事了。舉此一例，可概其餘。

190 問：那末建設社會的第三個大原則是甚麼？

答：我這裏要借中山先生說過的兩句話來說明我的意思，即：『人各盡其才，物各利其用』。上面說的組織合理化，還不過是消極的把社會整頓一下，我們要使社會進化起來，而且要使進化的速度加快，才是積極的建設。如何而後能使進化的速度加快？這裏先要明白作成進化的條件是什麼。進化就是人力與物力的總和，詳細些說，進化是由人力和物力所作成的。所以越發能够人各盡其才，物各利其用，則其所作成的進化速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因此，我們不能不用種種方法，務使人各盡其才，物各利其用，這便是建設社會的第三個大原則。

191 問：何謂人各盡其才？願聞其詳。

答：我所說的人各盡其才，並非選賢與能的意思。賢者能者不使他的天才埋沒，那是不消說的。但賢者能者究竟還是少數，僅僅盡了他們的才能，還是沒有什麼大用的。我們重在要使一般人的天才，統統盡量的發展出來，而且統統用在有益的事業上面。我們敢于斷然的宣佈，人人都有一種天才，不是這方面的天才，便是那方面的天才。如果能使各人的天才都有發展的機會，那便各人都有很大的供獻。那些貧民窟裏的男女老幼，除了知道

若干粗劣的言語和動作以外，差不多什麼都不知道，乍看之，似乎是一些天生的笨傢伙，其實，他們生來五官四肢都是完全的，生理上並沒有弱似那些所謂知書識禮的先生們。他們從娘胎裏帶來的一分天才，不見得就比那些科學家發明家的天才能格外小。他們只是投胎不準，投在貧民窟裏頭，正如谷子放在不帶泥的乾石上，無從發展其天才，只好將他那分天才原封原樣的包藏在心坎底下，跟着他的死滅而消滅。試問誰有這樣大膽，敢說貧民窟裏頭沒有發明家和安琪兒的種子？全世界埋設在這種惡劣的環境當中的人力，只怕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爾道可驚不可驚？此外還有種種人力的損失，例如在社會的壓迫下慘死了的壯丁，如上所述，每年將近三千萬，這是一批；失業的人四五千萬，又是一批；坐食階級化費于遊手好閒，及其所浪費的奢侈物品的製造者等等，差不多又有二萬萬個以上的人力，這又是一大批；浪費在各種惡劣生產及各種不合理的組織當中的人力，恐怕也有數百萬；此外消耗在開明的鬥爭和掠奪當中的人力，例如軍隊，警察，武器製造者，以及盜匪流氓之類，也不在少數。由此可知，現在世界的人力，十分之九都在無形中埋沒了，其他十分之一，雖沒有完全埋沒，但又大半用在無益於人類的方面，或根本沒有運用的機會

。可見人各盡其才這一件事，是十分重大而且十分切要的。

192 問：那末何謂物各利其用？

答：這也不是單純的不使貨棄于地的意思。那些地力水力要盡量的把牠利用起來，出產的貨物要把牠迅速的消費掉，這些都是不用說的。我們是要以大多數人的福利爲前提，每用一物，都要使牠合于這個前提。我們看看，現在世界的物力是怎樣利用的？一言而蔽之，就是浪費二個字。茲舉浪費之大者，約略述之如下：第一是戰爭的浪費。在這亂糟糟無政府不統一的社會裡面，戰爭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每逢戰爭一次，便有一次極大的損失。例如一場歐戰，便化掉三千七百三十萬萬美金之多。如果我們將這一批物力用來建築住宅，那末全世界十八萬萬人個個都有關氣的洋房住。第二是國家經費中的大部分。其中耗費最大的莫過于國防費。戰爭有時間斷，這國防是常年如此的。這種國防費，全世界每年約合二百五十萬萬美金，並且還在逐年增加，大抵每隔十年至十五年就要增加一倍。此外還有許多不必要的支出，例如皇室費，財務費，以及其他不必要的機關費等等，每年也有數百萬萬之多。我們如果將這一宗物力用來製造衣服，那末全世界十八萬萬人個個

也都有了闊氣的衣服穿。第三是坐食階級個人的浪費。這一項浪費，差不多要佔全世界總收益的五分之一。其中單就奢侈品一項說，就多得使人不易想像，例如一九一九年美國一國所消費了的奢侈品的價值，便有二百二十七萬萬美金之多，約佔全國民的購買力之三分之一。我們如果這將一項浪費改爲食物的生產，那末全世界不但沒有飢餓的人，而且上等的羊糕美酒簡直吃喝不盡。第四是不良的生產組織和不良的分配方法中的浪費。例如各種疊床加架的組織，限制生產，以及週期的恐慌等等的損失，皆屬於此。這一項浪費，雖無法可以統計，但若給牠一個大概的數目，大概無形的損失與有形的收穫同其鉅大。我們如果把這不良的生產和分配改善起來，以其收穫而爲各種有益事業的建設，還有什麼事業建設不起？此外還有許多空閒着的自然物的浪費，例如農田，水利，森林，礦產等等，其物力也有大半未曾利用出來。由此可知，物力也和人力一樣，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有形無形之中糟蹋了。人力和物力糟蹋得這樣厲害，進化的速度如何，不難推想得之。現在有句常人慣說的話，說道：「物質文明，一日千里」，意思是說進化得很快。殊不知這點點文明，正像一夥小孩子在蘋果樹下打架，當那打得起勁的時候，偶然有一兩次觸到果樹，



無意之中振動下來的幾只蘋果而已。倘使我們能够人各盡其才，物各利其用，有計畫的去促進文明，那是多麼好！

### 三 保障個人之四大均等

193 問：有了建設社會的三大原則，何以還要這保障個人之四大均等？

答：歷史教訓我們，革命的成果，往往會被少數的野心家和投機分子中途所竊據，致使革命者毫無所得。這裡面的原因很複雜，我們精密的考察起來，大半是因為革命者一起便沒有公開顯明的要求。大家只是有些兒知道要革命，却不知道自己所要求的究竟是什麼。因此，往往一到打倒幾個反革命的頭目之時，野心家和投機分子便揚言革命已經成功或已在成功的過程裏面，一般人不知道究竟怎樣是成功，只好莫名其妙的忍耐着，忍耐着，于是乎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便這樣馬馬虎虎的結束了。所以我們不言革命則已，言革命，便要首先明白確定自己的要求，一點含糊不得，好給革命者自己有個判斷的標準，不為野心家和投機分子所欺瞞。上面說的三個原則，還是極其抽象的，還不能當作一般人判

斷革命的標準，所以不能再確定具體的要求，以免野心家和投機分子的中途竊據。這保障個人的四大均等，就是那種具體的要求，換句話講，就是把那一般革命分子心裏欲說而又不知道怎樣說的話說明出來，使一般人得一明確的概念，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麼，知道怎樣才是革命的成功。

194 問：你所說的均等，究竟是怎樣的均等？

答：務使人人得到充分的發展機會，即機會均等。現在的社會，只有少數富裕的人有發展的機會，多數貧困的人一點發展的機會都沒有。正如賽跑時大家不同在一條平線上出發，有的一步便可以走到終點，有的距離終點非常之遠，那種不公平的佈置，使人無論如何都是容忍不住的。這種發展的機會不均等，不但個人方面萬難容忍，而且社會的全體也有莫大的損失。上面說過，要使社會能夠進化，不能不使人各盡其才。怎樣能使人各盡其才？不用說，要給各人以發展的機會，而且這機會必須均等，否則正如不公平的賽跑，機會吃虧的便會宣告退席，社會的進化會現出畸形的醜相來。所以社會保障個人的幸福，就是保障人人有均等的發展機會，不使有一個人向隅。

195 問：那末究竟必須怎樣，方能算是人人有了發展的機會？

答：人的一生，可以劃分為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四個時期。幼年時期最重要的事情是養育，青年時期是教育，壯年時期是勞動，老年時期是休養。我們要使人人得到發展的機會，便要養育，教育，勞動和養老這四件大事有所保障，而且要有確實的保障。養育的機會均等，教育的機會均等，勞動的機會均等，養老的機會均等，這便是保障個人的四大均等。

196 問：何謂養育的機會均等？

答：養育的機會均等，就是兒童公育。兒童是社會將來的主人翁，社會對他不能不負完全的責任，那是不消說的。兒童不但是個體發展最初的出發點，而且他的發育，無論在生理方面抑智能方面，皆有極大的速率，差不多要勝過中年以後的速率幾十百倍，所以兒童的養育如果稍有差池，影響于後來的結果即大至不可思議。我們每每走到外國人的公園裏面，看見那些肥美活潑的洋娃娃，同時想起中國一般貧民的家庭狀況，立刻就發生彼強此弱的臆想。所以，我們對於兒童，不能不給以均等的機會，使他能夠充分的發育起

來。要使兒童能夠得到這種發育的機會，除了社會公育以外，便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197 問：親子之間有一種自然的愛情，兒童由社會公育抵得上父母私育的周全嗎？

答：父母對於兒女愛護之無微不至，在我們的理想上，誠然是一個最適宜的養育者；但在事實上，絕對沒有這樣簡單。試看貧民窟裏頭，那些爲父母者大半沒有扶養兒女的能力，或雖有而不充足，故往往坐視兒女的飢餓，疾病，死亡而毫無辦法，徒有愛惜兒女之心，有何用處？再看那些富貴人家，對於兒女則過事溺愛，因溺愛而傷害了兒女的事實，比比皆是，這又有什麼好處？不但如此，在我們眼前所看見的那些父母對於兒女的愛情，常常是不純潔的。他們之所以愛護兒女，大半不是爲了繼承自己的產業，便是爲了老來有靠，差不多是一種買賣式的愛情。試看棄兒溺女之事，相習成風，即其明證。不但如此，養育兒童這件事，畢竟需要專門的技術。現在科學日益發達，社會的分工日臻完備，眼見得保姆就要成爲專門的技師了。那些僅有常識甚而連常識都不充足的父母，無論他們能夠怎樣的愛護兒女，結果總趕不上專門家養育之爲完善而無缺點。現在一般幼稚園的成績，已經充分的證明了這一事實。凡是幼稚園裏養育的兒童，無論體育方面，智育方面，抑

德育方面，平均起來總要勝過家庭養育的兒童數倍。此外公育比較私有經濟得多，尙其餘事。你看公育與私有，孰爲周全？

198 問：兒童公育，在養育的技術方面，誠然比較私有爲善，然若資質較優的兒童與資質較劣的兒童同其待遇，不是等于減少了優秀者特殊發展的機會嗎？

答：這是一個奇怪的疑問。各人先天的資質，稍有不同，或許是事實；然而人人生來一律都是無罪的，如果當他呱呱墜地的時候，便把他加上一個劣種的罪名，減少他的養育資料，試問誰有這種權柄？對於生來資質較劣的兒童，只有格外同情他，格外幫助他，才是正理，才是人情之常，如果欺弱助強，那是最不人道的。實在的說起來，先天資質的優劣，毫無標準。現在一般坐食階級的人們，大半都有一種錯覺，以爲他們的兒童資質較優，那些貧兒的資質較劣，殊不知他們不遠的祖先，也是乞兒一般的窮人，甚而連他自己都是貧民窟裏爬出來的。我記得前幾年聽到一位有名的社會學教授，曾經給了他的學生一種奇怪的教訓。他的大意是說，我們智識階級的人應該早婚，爲什麼？因爲現在提倡晚婚的結果，智識階級的人誠然是晚婚了，可是一般窮人依然早婚如故。因此，窮人的兒童便一

天多似一天，即惡劣的分子漸漸加多了，這是一種很壞的現象。所以我們智識分子應該早婚，因為我們早婚的結果會使優秀的兒童加多，無形中提高社會的程度，至少可以使牠不會望下墜落。這一段議論剛剛發完，當時便有幾個曉得細底的學生吃吃作笑，原來這位教授有兩個兒子，一個是有肺病的，而且常常發着輕微的神經病，另一個身體雖然健康，但又不務正業，聽說常在上海狂嫖濫賭，無所不爲。我這裏不是故意挖苦這位教授，無非借此舉出一個實例，藉見一斑。

199 問：養育的機會均等已經明白了，何謂教育的機會均等？

答：遠古的人類，因為物質生活簡單之故，差不多各人只要憑着各人的本能，便可以謀得生活。後來物質生活比較複雜了，各人于謀生之前，漸漸需要一種預備的工作，否則不能謀生，即能謀生，亦非落後不可。這種謀生的預備工作，便是教育。最後，又因科學的發達日新月異，教育的作用越發偉大了。那些受有完全教育與未受教育兩者之間智識的差異，差不多要和人類與牛馬之間的差異同其程度。因此，在那無政府的社會裏面各人自由競爭的結果，未受教育者便不得不像被馴服的牛馬一樣，屈服于受教育者的勢力之

下，做了奴隸。由此可知，要使人人得到均等的機會，這教育的機會是非均等不可的。不如此，上面說過，貧民窟裏也有大科學家大發明家的種子，只是因為沒有得到發展的機會，以致埋沒了他們的天才，這不但是個人的損失，而且就是社會的損失。所以在社會的進化方面講，要使人各盡其才，尤不能不使各人得到充分的教育。這便叫做教育的機會均等。

200 問：現在教育都是公開的，甚而還有強迫教育，教育的機會不是早已均等了嗎？

答：哼！這是坐食階級慣用的滑頭話。現在的教育，表面上已經沒有階級的限制，並未阻止任何青年入學，這固然是事實。然而誰都曉得，讀書是要本錢的，而且要很大的本錢，那些沒有本錢的人叫他怎樣入學？試看全世界十八萬萬人當中，受有完全教育的人，不到千分之一，粗粗識字的人也只有百分之一二，其餘統統都是文盲。那些文盲難道都是自願放棄教育的權利嗎？決無其事。至于現在流行的那種所謂強迫教育，尤為滑稽。一般的勞動階級已經被剝削得專靠個人的勞動不能維持家庭的生活，因而不能不把他們那些未成年的子女拖入工作場內，所謂強迫教育，無非就是強迫父母枵腹而已。我相信任何父

母，莫不願意他的子女能受教育，所差的就是經濟的壓迫太厲害，事實上不容許他們如此做。我想大家總還記得，從前科舉時代，讀書雖然也要本錢，但其本錢比較不大，所以大半的父母還能够送他子女入學；現在則不然，至少必須小康之家，才有得到中等教育的機會，至于完全教育，則非貴族富商的後裔，休想問津。這樣的教育能够說是機會均等了嗎？實在的說，現在的教育表面上是一律公開，實質上是富人獨佔，與從前明令禁止某某階級的子弟入學，性質相同，而程度尤有過之。

201 問：然則必如何而後方能稱為教育的機會均等？

答：教育的過程有三，即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有了養育的機會均等，已經不成問題。社會教育是直接加入生產後的教育，社會雖不能不有某種相當的設備和保障，但仍須視個人的興味如何，個人自願放棄，社會無如之何也。惟有學校教育，乃係謀生的純粹的預備工作，個人方面既不能不有此等工作，社會方面亦須負其責任，給以充分的保障。故教育的機會均等，即重在學校教育的均等。如何能使學校的教育均等？一言而蔽之，即無條件的完全公費。當在學校教育的時期中，學子沒有直接參加生



產的義務，其生活費不能由別人供給，這是極其自然的。過去學子的生活費全由父母供給，而父母的能力既有大小的不同，其對於子女的責任心亦不能完全一致，因而大半青年沒有得到教育的機會，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既然如此，那末要使教育的機會均等，除了完全公費以外，便無其他更好的辦法。自然，公費教育的期間，適應於社會物質生產力的進步，學校機關設備的完善，教育內容複雜的程度，以及科學部類的不同等等，無論全體的抑個別的，俱有伸縮的餘地，其中尚有許多問題。不過這些問題全是關於技術方面的問題，將來自有專門家來解決，用不到我們憂心的。

202問：免費的教育，自然是個個青年所歡迎的，但有許多事業，尤其是一般的肌肉勞動，差不多一弄就會，用不到特別學習，如果人人給以同等的教育，不是有點近于浪費嗎？

答：提起這話，倒引出一件重大的事情。現在各種作業部門，有的進步很快，有的進步極緩，致使社會的發展，現出畸形的惡相來，這是什麼原故？一言而蔽之，無非就是因為各生產者的智識不齊而已。例如一般生產落後國家的農業，幾千年一仍舊慣，毫無進

步，其原因就是人人把牠當作一件簡單的事業，不以專門的人才去作。假使個個農夫，都有充分的學識，用那廣大的農場當作實驗室，一面實地耕種，一面研究學理，還愁沒有飛快的進步嗎？試舉一事：西便門一帶最惹人注意的現象，恐怕莫過於那些成群列隊的糞擔。農夫們挑起那種露天無蓋的糞桶，每日成群列隊的穿過熱鬧的市街，弄得滿街臭氣彌漫，無論對於行人抑對於農夫自己，都是一件極不衛生的事情。可是數百年來一仍舊慣，毫未改善。這是什麼原故？不用說，是因為糞夫的智識太壞。假使這種運糞的職務，改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去擔任，我相信，搬運的方法立刻便會進步起來。舉此一事，可概其餘。一切事情都是先由簡單而漸次進于複雜的，簡單之事，若由缺乏智識的人去作，便永遠是簡單，永遠沒有進步，一旦落到有智識的人手上，則簡單之中立刻就會生出複雜的道理來，進步就是這樣作成的。所以我敢斷然的說，將來教育的機會均等之後，一切事業定有均齊的發展，而且發展之速，簡直不是我們這點點簡單的智力所能够想像得到的。

203 問：教育的機會均等，現在也明白了，何謂勞動的機會均等？

答：勞動的機會均等，就是要使個個壯年的人得到相當的工作，換句話講，要使全

體的壯丁沒一個失業，而且要使各人的工作合於各人的所長。工作一面就是個人經營生活的起點，同時又是作成社會進化的實行，不能不使個個壯丁盡其所長而從事工作，這是不消說的。現在的社會，那些家無恆產而且未受教育的人們，只好聽天由命，絕無可以找到相當工作的把握，這且不必說了，就是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常常充滿着失業的恐怖，甚而終年僕僕，走遍天下，找不到絲毫工作，即使找到，也是相去自己的期望甚遠，回頭想起過去の間學求知，簡直等於多事。這種現象，可說是自古已然，不過越到近來，越發已甚。這是社會對於個人不負責任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所以我們要求社會給以確實的保障，務使人各有其工，工各應其長，這便叫做勞動的機會均等。

204 問：現在失業這件事，已經成了普遍的現象，無論那一國都沒有解決的辦法，你以為這是可以根本解決的嗎？

答：自然，如果目前的這種支配人類的社會勢力打不破，那種壟斷一切的個人資本毀不掉，失業問題是無法可以解決的。可是社會一旦有了秩序，生產和分配有了統制之後，失業二字便不用取消而自然會消滅。何以故？第一，從消極方面說，現在生產界之中，

差不多有數萬萬未成年的童工和失學的青年雜在裏面，將來社會一有秩序，單把這種童工和青年的位置騰了出來，就够盡數容納失業的壯丁，何況各人的勞動時間尚有伸縮的餘地。第二，從積極方面說，人類的慾望是絕對無窮的，物質的供給也是相對無盡的，莫說現在還是百廢待舉之時，就算各種物質建設已經十分完備，也可以精益求精，無窮無盡的發展下去，那有失業的問題可以發生？我們精密的考察起來，如果社會有了統制和秩序，那便人口愈多，工作亦愈繁，而且還可以這樣說，人口是依算術的比例增加的，工作是依幾何的比例增加的，決沒有人口過剩之患。有些一知半解的學者，狃于資本主義的成見，看見人類的悲劇頻頻發生，不曉得對那作俑的資本主義與師問罪，却同一些無罪的精虫和子宮過不去，而有所謂節制生育的怪主張，真是該死。

205 問：依你這樣說起來，人各有其工，是沒有什麼問題了，然則怎樣能使工各應其長？

答：職業自由。我這裏所說的職業，是指勞動的職業而言，那些不勞而獲的勾當，並不是職業，當然不在此限。我相信無論何人莫不願意作他拿手的工作，盡量把他的長處

發揮出去，所以職業必須自由，方才能够人各盡其長。現在的社會，表面上人人都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其實，音樂師餓到不能再餓的時候，只好去沿門賣曲，教書匠窮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只好去擺攤論相，何嘗有什麼自由？我們要求將來各種產業都永遠開着大門，無論何人都可以隨時參加進去，必須如此，方才算是真正的職業自由。

206 問：教育的機會既然均等，職業的選擇又聽各人自由，那末有些比較辛苦的工作，還有什麼人去做？

答：各種工作的辛苦與否，不在于工作的本身，而在于報酬的厚薄和貴賤的歧視上面。我相信，運用腦力與運用腕力同是勞力的支出，兩者只有數量上的差異，並無性質上的不同。例如著作家籌思運想，弄得白天頭昏腦塌，夜裏煩悶失眠，以之與碼頭上的氣喘力疲，汗流浹背的扛夫比較，要說辛苦，便同樣是辛苦，要說不苦，便同樣是不苦。所以工作的本身，並無所謂苦與不苦的不同。不過報酬的厚薄，的確是苦樂的分界。那些半坐食階級，糊亂化些少量的勞動，便可以豐衣足食，而一般的勞動階級則辛勤終日，猶不得一飽，前者是樂，後者是苦，這是很明白的。但這苦樂的界線，將來人人所得的報酬與其所費的

勞動能够相償之後，便失其存在的意義了。至於貴賤的歧視，那是坐食階級養尊處優，作威作福，正待打破的一種惡劣的觀念。澡堂中擦背刮腳的行爲與醫院裏通胃洗割的行爲，性質本是相同的，不過一個是有學位的先生，人們便覺得比較尊貴，因而認作比較不苦，一個是沒有學位的夥計，人們便覺得比較下賤，因而認作比較辛苦，如是而已。其實，在這分工的社會裏面，只要是社會的必要工作，上自高踞寶座的執政，下至街頭巷尾的挖糞，莫不同樣是神聖，同樣是尊嚴。那種貴賤的觀念，已由歷史的演進漸次淡薄下去，大概不久便要歸于消滅。將來報酬的厚薄一調勻，貴賤的歧視一消滅，辛苦這一觀念便不能再蟠踞在人類的意識之中，無論什麼職業，莫不仍然有人去作了。

207 問：勞動的機會均等，現在也明白了，何謂養老的機會均等？

答：人類因爲生理上的關係，一到老年，便失却工作的能力，必須得一休養的機會，以終其天年，這便叫做養老。過去一切的社會，養老之責，原則上都是屬於個人的子女的。這件事，就理論方面講，子女既不是父母的私有物，育幼須由社會負責，則父母也不是子女所得而私，養老之責，也不能屬於子女個人。再就事實方面講，育幼養老之事歸由

各自的親子自己去解決，若在社會關係簡單的時代，那是適當有效而且極其自然的；然而一到社會關係複雜的今日，則弊病叢生，非把牠根本改革不可。上面說過，有許多父母雖有愛護子女之心，却無保護子女之力，以致坐視子女的飢餓，疾病，死亡，而毫無辦法；同樣的情形，有許多子女雖有供養父母之心，亦無供養父母之力，以致坐視父母的飢餓，疾病，死亡，而無法挽救。不但如此，事實上還有許多沒有子女的老年以及雖有子女而子女不孝的父母，他們有的根本無所依靠，不得善終，有的受盡兒媳的白眼，惶惶然不可終日，這是極其常見的事情。所以養老若責之於個人的子女，是很不妥當的。不過同時，養老又沒有育幼那樣簡單，不是把社會所有的老年送進養老院給以同等的待遇所能夠了事的。兒童和青年，因為未曾加入生產，個性比較不發達，關於生活方面誰都願意享受同一的待遇，社會只要把他送進幼稚園和學校就成。至於老年的人，却不是如此。他們是參加生產的過來人，個性比較發達，而且過慣了獨立的生活，誰都不願把他辛辛苦苦得來的成果讓給其他怠惰的人去享受，所以社會必須給以充分的獨立和自由。然則將如之何而後可？我說，老年人既已參加過直接的生產，並且生產時期，社會又曾給以均等的機會，那末養老之責，

原則上應由各人自己去負擔。不過社會爲保障各人老年時的沒有危險，不能不有一種均等的保險機會，使各人得以平安享受他自己壯年時所收獲的成果。至於保險的方法如何，那是將來的專門家之事，不過根本的原則，不外如此：無論何人一到生產的時期，便由社會的保險機關逐年徵收養老的保險費，按照各人收益的多寡而異其數額，待到工作時期完畢，再由保險機關依照各人徵收的成分，按照百分比例，逐年發給各人。這樣，各人的養老既有保障，而且壯年時多勞作便多得養老費，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非常公平。所以養老的機會均等，就是保險的機會均等。此外關於個人方面的意外事變，例如殘廢，災害，疾病等等，社會都要絕對負責，那是不消說的。

208 問：育幼養老之事既不由親子間自行解決，教育和工作又由社會給以均等的機會，那末家庭的關係必然鬆懈，此事影響如何？

答：要說明這件事，先得明白歷史的趨勢。人類本是群居動物之一種，原始的人類，是一大群一大群過着群團生活的。那種群團大抵皆由血緣的關係結合而成，群團以內，大家經營着共同生活，並且禁止與別個群團通婚，故每一個群團即等於一個家庭。那種家庭



少自數十百人，多至數萬人不等，不但範圍比現在的家庭大出許多，而且各成員間的相互關係亦比現在親子和兄弟間的關係密切，因為現在的家庭至多數代就要分爨，那時的家庭則非有特別原因是永遠不會分散的。後來父權確立，各群團互通婚嫁，因而群團內普遍的血緣關係鬆懈，以男性為中心的特殊的血統關係成立，家庭的範圍遂由群團縮小而為氏族。漸後，又因各種經濟關係漸次複雜，財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氏族內無形中有了定期分爨的必要，於是家庭的範圍又由氏族縮小而為近代式的大家庭。現在中國差不多還是大家庭制度，可是西洋各國因為科學比較發達，又再縮小而為小家庭了。我們看了這種歷史的事實，由群團而氏族，而大家庭，而小家庭，可知家庭的關係逐漸鬆懈，乃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明白了這種趨勢之後，問題就在無形中解決了。家庭的範圍既然跟着歷史的演進而漸次縮小，那末現在的家庭再行縮小一下，縮小而為更小的家庭，也是自然的趨勢。現在的家庭是父母子女四大要素作成的，將來的家庭就是一男一女，這件事絲毫不足為怪。不過或許有人顧慮到倫理方面，以為家庭的關係鬆懈之後，人類那種「父慈子孝」的美德便不存

在了。這一觀點的錯誤，落在不認識親子間的感情內容。我相信在一夫一妻的對偶婚的制度沒有改變以前，親子間的感情是不會消滅的（實在的說，對偶婚的制度改變以後，也是如此）。因為這種感情乃是立在生理的關係上面，並非立在經濟的關係上面。人類也和其他哺乳動物一樣，親對于子的愛護，大抵都是出乎天性，並不是預先存着老來靠子的經濟關係的慾念而後始加以愛護的。親對于子是如此，子對于親亦然。四大均等下的親子關係，僅僅是解脫了經濟的條件，與那生理上的本能的感情毫無所損。不但如此，現在事實上有許多貧困的父母，因為負擔不起子女的教養費，以致對于子女抱着厭惡的態度，甚而把子女活活的拋棄了；又有許多子女因為無力供養父母，或因父母不能滿足他的慾望，以致視父母為眼中之釘，甚而做出大逆不道的勾當，這都是爲了經濟的關係而損却本能的感情。所以親子間的經濟關係一解脫，不但那種「父慈子孝」的美德不會消滅，並且還能夠增進骨肉的感情，澈底些說，骨肉的感情必須解除了那種買賣式的經濟關係，而後始能純潔，而後方才可貴。

209 問：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你所說的那種四大均等的社會裏面，人人自然用

不到競爭了，可是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的學說，差不多已是顛仆不破，人類要是沒有競爭，還能夠進化嗎？

答：所謂生存競爭，含有兩種意義：一種是生存爲物質上的限制所衝動，不能不起競爭；一種是競爭便是進化，因爲競爭可以淘汰劣種。人類的生存不會爲物質所限制，這件事已在上面解答明白，無須再說。這裏單說競爭與進化的關係。所謂「適者生存」，所謂「自然淘汰」，無非是說，一切動植物除與自然災害抵抗及與異類鬥爭之外，同類中因爲食物相同，居處相同，其競爭尤爲激烈。在這激烈的競爭場中，競爭者只要有一點細小的特長和輕微的特異，便能使個體得到勝利。這些勝利者將其特長和特異遺傳給子孫，那些子孫一面承襲祖先的特長，一面又要自己另有特長方能生存，因而一代比一代的特長增加，于是有特長的優種便得以存續，沒有特長的劣種皆歸淘汰，進化就是這樣演進而成的。這種學說，一部份是近理的推想，一部份則根本不能成立。一切動植物因與異類鬥爭及抵抗自然災害，無意中演成生理上和智能上的進化，這是近理的推想。若謂同類的競爭更爲激烈，則與事實絕對不符。依我看來，同類間只有一種類似競爭的競賽。這種競賽的起因，不外

下述三種：一，遇有自然災害，發生食物恐慌之時，不知不覺之中而有探求食物競賽，其中具有特長者易于得食，孱弱無能者則成爲餓殍，但這種競賽是極其偶然的，因爲無論那種動植物，平常不會發生食物的恐慌，我們只要看看面前的各種動物，例如虫魚鳥獸之類就可以明白；二，角逐異性的競賽，數雄角逐一雌，或數雌角逐一雄，其中也是有特長者得到勝利；三，受孕競賽，兩性交媾時，幾千幾萬精虫之中只有一個或數個得到發育的機會，勝利自然也是歸于比較活潑的分子。我們要注意，這種種競賽與運動場上的競賽毫無差別，各與賽者都是各盡自己的力量，在不侵犯別人的範圍內去奪錦標，並不是先把別人擠到，而後自己追上去，或將別人手裏的錦標搶了過來，換句話說，並不是互相侵害或互相殘殺，所以只能說是競賽，不能說是競爭。至于相殘相殺的競爭，則同類中除了人類以外，恐怕就沒有第二種，尤其是羣居動物的群團之內絕對沒有這種競爭。同類相殘，不但不能促成進化，而且會絕對的或相對的惹起退化。因爲既屬同類，必然有其共同的目的，這共同的目的，往往是共同合作比較單獨去作容易達到，例如一人敵不過一隻野牛，數人便可以把野牛殺掉，一人不能開礦，幾千或幾萬人便能够開成，此等例雖甚簡單，却可以

類推一切。然則同類之中何以只有人類會自相殘殺？這也很容易解釋，人類對於同類並不是特別的沒有同情心，只因爲社會的範圍太大，人類的能力控制不住自己的社會，於是這個野馬一般的社會便在不知不覺之中長出一種壓制人類的勢力，好像魔鬼似的驅使着人類自相殘殺。

我們退一步說，同類中的生存競爭即使是可以促成進化的，這種進化，也是極其緩慢，只能適用於別種動物，並不適用於人類。何以故？因爲人類有一種人工的進化，這種人工進化的速率高出自然進化的速率幾十百倍，換句話說，有了這種人工的進化，便不需要那種得不償失的自然進化。何以人工的進化勝過自然的進化？這是事實問題。例如花棚裏那些僅僅施用過人工幾十年的花木，如果讓牠自己去作生存競爭，那就幾百年幾千年還進化不出那樣美麗的花朶來。人類將來優生學發達之後，對於人種的進化，可以人工作成，用不到那種生存競爭。並且，我們不能專閉着眼睛去理想，還得睜開眼睛看看事實。現在社會裏面，是不是要有生理上某種細小特長的人方能生存？是不是沒有生理上某種輕微特異的人就要衰滅？很明白的，現在這個社會，不是人力與人力的競爭，只是金錢與人力的

競爭，結果是金錢壓倒人力，並不是坐食階級有什麼生理上的特異而得到勝利。試想想，假如那些弱不禁風的小姐太太，那些笨頭笨腦的公子哥兒，坐在沙發上或躺在煙榻上，用指頭點着他們自己的鼻尖對你說道：『我生理上有某種細小的特異，所以得到勝利，所以能够生存！』你聽了心服不服？老實說，現在的社會，越是得到勝利的人，便越是拙劣的分子。他們出生的時候，雖沒有什麼特長，自然也沒有什麼特短，可是，掉下娘胎以後，因為受了過分的保護與溺愛，便一天一天走在退化的路上，無論體力，胆量，智力，以及技術等等，都在相對的或絕對的退化着。這不是我的臆測和妄斷，大家可在學生的成績表上看得出來，例如日本的承繼權屬于長子，已經有人統計過，長子的成績比較次子以下的成績差得很多，即其明證。既然如此，競爭與進化的關係如何，我們不難認識了。

210問：那末在這四大均等實踐下的人類，必然是很幸福的了？

答：自然是很幸福的。那種幸福的程度之高，只怕我們連想像都想像不出。或許可以勉強這樣說：關於社會方面，那時候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已有均齊的發展，自然科學進步一分，社會科學也進步一分，人類的幸福便也跟着增進一分。社會勢力不但不會再來壓

迫人類，而且反爲人類利用。社會有如萬能的上帝，一切個人解決不了的事情，可以統統推向社會身上，社會皆能無條件的給你解決。那時候沒有戰爭，因爲已有統一完善的組織，全體人類的利害已經完全一致，並沒有對立的團體。那時候沒有壓迫，因爲政府已經解除武裝，只是一些會計師工程師之類的被僱傭者。那時候沒有剝削，因爲個人的資本已經根本剷除，坐食階級已經完全消滅。那時候沒有搶奪，因爲人人都有充分的生活資料，無須冒險搶奪。總之，社會上沒有一件受人詛咒的事情，偶然有一兩件不合理的事情發生，一剎那間就被人們解決了。至于個人方面，人人皆得幼有所長，少有所學，壯有所作，老有所終，從出生以至死滅，有若干時間活着，便有若干時間的快樂。「生活問題」四個字不會再在人類的意識中聯做一起，一切煩悶，苦惱，恐慌之類的感覺完全消滅。只有遇着某種學理或發明一時弄不出結果的時候，發生一些焦急的情緒。各人相互間的對待既無所謂傾軋和欺騙，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人人一見面便是極其親熱的朋友，隨便什麼祕密的心事都可以像小孩子一般的任意向那不認識的人宣佈。各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只有神經病者無故侵犯別人的時候須受限制。總之，那時候無論何人，都覺得自己配作最高等的動物，

對於「地球上的主人翁」這一頭銜受之而無愧。

問：然則這四大均等的社會，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實現？

答：這件事與革命那件事絕對不能分離。我們可以這樣說，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四大均等的社會實現之時，也可以反過來說，四大均等的社會實現之日，便是革命成功之時。我們無須請教預言家，只要努力革命就成。大家最要留心改良主義者的誘惑。我們知道江湖上賣假藥的人是很荒唐的，他們背起滿箱的假藥，告訴你裏面都是萬應靈丹，吃了他的靈丹便可以百病消散，有時候也真的可以給你止痛一時，可是把你的錢騙到手以後，轉瞬間你的痛又復發了，並且復發時的痛更甚。改良主義者的荒唐恰恰與此相似。他們對你的要求，一一都會表示同情的態度，可是教你無須革命，只要如何如何便可以達到你的目的，並且有時候也會同賣假藥的人給你止痛似的，能夠使你覺得他的話有幾分可信，可是結果總是使你失望。要使我們所要求的目的實現，除了革命以外，絕無第二條途徑。我們還要牢牢記住，革命遲一年成功，不但所要求的目的便遲一年達到，而且還要多慘死二千萬個壯丁，或許你自己便是這二千萬慘死者當中的一個。現在一切物質條件早已齊備，



全世界到處都有革命勢力埋伏着，革命的勢力正像已經裝在砲身中的巨彈，只待撥動釘針，輕輕一擊，便可以爆發起來，放出光華燦爛之花。最後，我們有了革命的決心，還得知道應該怎樣去革命，大家來喚幾句口號吧：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勞動階級聯合起來！

西方的無產階級和東方的村落農民各自站到自己的防線去！

西方的無產階級和平讓出東方革命的領導權！

打倒吃人的帝國主義！

剷除封建勢力！

建設四大均等的社會！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科學的大同主義萬歲！

## 跋

我是一個生長在貧農之家，未受完全教育的粗人。因目擊勞苦羣衆的悲慘情狀，夢寐不忘勞苦羣衆之解放運動，已十有餘年。在此十餘年內，雖無日不陷在半飢餓的狀態中，但由憤激而興奮，復由興奮而忘記了自身一切的困苦，吾行吾素，卒未爲惡劣的環境所屈服，亦云幸矣。惟有一事不能不引爲遺恨者，即時至今日，猶真如處女，尙無黨籍是也。

回憶五年前當那隆隆的革命礮聲到達耳鼓之時，欲加入戰綫，則自問心中朝夕思索的如何解放勞苦羣衆一問題尙未得到確切的理解，不願輕率盲從，欲不加入，則又有如戰馬聞了軍號，熱血上奔，不能自己，乃致躊躇復躊躇，最後始決定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加入戰綫，由今思之，其狀頗爲可笑，而其心實至可憫。

我在未曾充份認識革命之前，貿然加入革命，雖自覺大半爲理智屈服于感情所致，然亦有我之固定目的。目的爲何？即欲藉此以實地觀察革命的內容是耳。故自國共分家，革命前途之危機畢露，自思目的已達，遂毅然退出戰綫，此爲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之事。

從此以後，即摒除一切，專心一意致力于諸種社會學說之研究，精誠所至，一切困難不解而自解，孜孜矻矻，五年如一日，良有以也。

在此五年中學識之收穫，自信超出前此十五年全學生時代所得的總和。從前模糊在眼上的社會現象，至此已豁然清明，從前憧憬于胸中的諸種意識，至此亦澈底領會，總之，我的純研究的工作，至此已可告一段落。

「知」的完畢，便是「行」的開始。我覺得自己當前惟一的急務，就是將我所得的成果整個的供獻給勞苦羣衆，以促起勞苦羣衆的覺悟。因此，遂決定將此成果分寫爲三本書，酌量環境的需要，陸續發表之。本書即此三書中之一。

惟有不能不請讀者注意並原諒者數事：第一，此書與其說是重在消極的破壞，無寧說是重在積極的建設，惟此建設尙有待於演繹而已；第二，我是一個貧農子弟，求學時代並無餘力顧到文體方面，以致文字粗劣不堪，深願讀者不以文廢意。

去領會。第三，此書脫稿在六月三十日，本欲再加一番修改和補充，因脫稿後初忙于籌款，繼則國難臨頭，不能不先急其所急，以致未克如願，其中錯誤之處，自屬不免。亦即

因此之故，倘蒙讀者不吝教益，我必欣然接受，即有質疑，亦必誠懇答覆。

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吳惟平。

---

馬克斯學說批判跋

二七二

# 馬克思學說批判

\* 翻 不 所 版 \*  
印 准 有 權 \*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

每册實價大洋 圓貳角

著 者 吳 惟 平

印 行 者 兼

通 信 處：北 平 馬 神 廟  
東 方 學 會 籌 備 會  
國 立 北 京 大 學 第 二 院

代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